

八月的鄉村



八月鄉村的

蕭軍著

作家書屋刊行

前記

爲抗戰後八月的鄉村初版而寫

正相同我們底民族以及我自己，這本書，在那偉大的抗戰年代裏，受過試煉了。——這證明它還稱得起是一本有些用處的書。即使在今天，我看它也還該有些用處，因此就決心把它來印。

這書，它也正相同我自己以及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，在過去，曾經一直不被容于「中華民國」底某些地方，如今它將要被「容許」了！這是標誌着我們民族解放的光榮；標誌着中國人以及整個人類進步的光榮！……我是願望着

能夠：生活，工作……在這樣光榮的拂照裏，一直到我離開這世界的一天。

二

在今天，我來看這書，就寫作的方法和表現的能力上，固然有着若干使自己不滿意的地方，但是却並沒有什麼愧怍的心情，當我寫作它的時候，雖然還年輕，也已經盡了我那時能夠盡的力量了，因此就很安然。同時，也還不想有什麼更改。這雖是一本小小的書，它不獨馱載着我個人過去的苦痛和歡情，也蓋滿了這古老民族底恥辱和光榮的印記！我雖然喜歡更完整的「美」，比較起來，却更愛好于「真」啊！

三

「年來故友飄蕭盡，待賦「招魂」轉未能！」這書重版在今天，喜歡却淹不了我底悲情；雖然我們民族最兇惡的敵人已被打倒；國家也一天天被引向了進步的方向……；但自己這點悲情，却是不能夠離開心窩、相反地，它竟像一顆

鉛彈似的深深地嵌進了人底靈魂啊！

爲此書寫過「序言」校過錯誤的魯迅先生，爲此書抄過原稿，給我出版以鼓勵的蕭紅女士，爲此書印刷而盡過力的「奴隸社」友伴葉紫……想不到他們僅在此數年中，竟一個接着一個地……離我而去了！

四

「死別已吞聲，生離常惻惻！」

我活着，還要好好工作下去——爲了自己，爲了生者，爲了紀念他們；——我所尊敬的先生和伙伴！

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夜寫于張家口

蕭軍

序 言

愛倫堡(Nia Ehrenburg)論法國的上流社會文學家之後，他說，此外也還有一些不同的人們：『教授們無聲無息地在他們的書房裏工作着，實驗X光線療法的醫生死在他們的職務上，奮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漁夫悄然沉沒在大洋裏面。……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。』

這末兩句，真也好像說着現在的中國。然而中國是還有更其甚的呢。手頭沒有書，說不清見于那裏的了，也許是已經漢譯了的日本箭內互氏的著作罷，他曾經一一記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樣爲蒙古人所淫殺，俘獲，踐踏和奴使。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舊向殘山賸水間的黎民施威，在殘山賸水間行樂；逃到那裏

，氣焰和奢華就跟到那裏，頹廢和貪婪也跟到那裏。『若要官，殺人放火受招安；若要富，跟着行在賣酒醋。』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。

人民在世騙和壓制之下，失了力量，啞了聲音，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。

『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』就是秦始皇隋煬帝，他會自承無道麼？百姓就只好永遠藉口結舌，相率被殺，被奴。這情形一直繼續下來，誰也許忘記了開口，但也許不能開口。即以前清末年而論，大事件不可謂不多了：鴉片戰爭，中法戰爭，中日戰爭，戊戌政變，義和拳變，八國聯軍，以至民元革命。然而我們沒有一部修補的歷史的著作，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。『莫談國事』，是我們做小民的本分。

我們的學者也曾說過：要征服中國，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。其實，中國民族的心，有些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鬧開之盡征服了的。近如東三省被佔之後，聽說北平富戶，就不願意關外的難民來租房子；因為怕他們付不出房

租。在南方呢，恐怕義軍的消息，未必能及鞭撻土匪，蒸骨驗屍，阮玲玉自殺，姚錦昇化男的能夠聳動大家的耳目罷？『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。』

但是，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，還是時代太近，還未湮沒的緣故，我却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佔的事情的小說。這『八月的鄉村』，即是很好的一部，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，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『毀滅』，然而嚴肅，緊張，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，土地，受難的人民，以至失去的茂草，高粱，咽喉，蚊子，攪成一團，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，顯示着中國的一份和全部，現在和未來，死路與活路。凡有人心的讀者，是看得完的，而且有所得的。

『要征服中國民族，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！』但這書却于『心的征服』有礙。心的征服，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。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，明曾以黨獄

替滿清辯口。這書當然不容于滿洲帝國，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于中華民國。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。如果事實證明我的推測並沒有錯，那也應證明這是一部很好的書。

好書爲什麼倒會不容于中華民國？那當然，前面已經說過幾回了——『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！』這不像序。但我知道，作者和讀者是決不和我計較這些的。

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之夜，魯迅讀畢記。

一：流

在茂草間，在有水聲流動的近邊，人可以聽到蛙，蟲子……諸多種的聲音，起着無目的交組。和諧的隨伴着黃昏；隨伴着夜，廣茫的爬行。

成羣或是孤飛的老鴉們，掠過人們的頂空；掠過白樺林的高梢，飛向天的一邊去。那邊是一片甯靜的田野，田野的盡處是一帶無綿盡的遠山。太陽就是由那面一個山脊的部分滾落下去的。老鴉叫出的聲音，常常是不響亮，低啞，充飽着悠沉和倦怠。

樺木林是叢密的，從這一面不容易透視出那一面。中間雜生着非常茂盛的狹葉草和野蒿。那是很挑皮的小東西，沿路生着的，時常會絆住行人的脚。其間野藤的牙齒，更很容易能夠將你的脚踝絞出了血。

這裏的蚊蟲，唱着集合的曲子——槍聲在這個時候也漸漸瘖啞下去。人們的脚步也開始鬆弛；不經意會踏翻一塊石頭使牠落到小溪裏面去。

一切被窒息在黃昏裏一樣，誰也不交談一句話。放棄一般任憑蛙，虫子和溪流佔據了這長谷的空間。

小溪不大迂曲，伸長在腳底下，靠近路的右邊，那是和這條小路並列，常常維繫着友誼的關係。每行一步人可以聽到牠在唱。至於蛙們呢？因了人們的經過，暫時會跳進水裏去，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叢草裏面。隨後牠們會自由的再爬出來。

爲着便利，任是某個時間全可射擊；全可以和追趕自己的敵人們開火，所以步槍並不拘泥，任便每人取着合適的準備姿勢。

每人的子彈袋全變得空虛了！病蛇般的軟垂在人們的脅下。隨着人們的腳步在動蕩。

就如纔想起什麼重大的事情，小紅臉摸出了自己的小菸袋，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來的地方。他想着：

——這是不行的呢，還不是吃菸的時候啦！

他的小菸袋已經是一個整天在他的嘴裏出現過了。平時小菸袋很少離開他的嘴。當他的小菸袋咬在嘴上的時候，他快活，閒暇……一副充血的臉色，喝過燒酒般，紅紅地；腫腫近乎黃金色；眼臉有些浮腫，他還生着不甚濃密的鬚鬚……

他一隻手並不捨開還在摩挲着菸袋。同時開始在思想：爲什麼還不该停下歇歇，讓他吃一袋菸呢？槍聲不已經沒有了嗎？他側開頭，避開前面別人腦袋的障礙，瞧一瞧走在更前邊的「領隊」。——他還是不鬆懈，沒有思慮的走在前面——小紅臉近乎失望了！他想還是不如作農民時候自由多了！他可以隨便什麼時候吃一袋菸。就是在手裏提着犁杖柄手，也是一樣哪，也可以使小菸袋很安全的咬在嘴裏呢！那樣的日子不會有了！不會再有一個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給他過了！他遙遙看着那邊的田野在嘆息！小菸袋又悽默的捏在手裏。

「我們該歇一歇了吧？」小紅臉不大的聲音提議着。

「小紅臉同志說的對——我們全該贊成他。」

這是誰的聲音呢？人們沒有工夫去覺察。他們祇是哄笑這咬字眼的，和不常說不常聽的話。什麼「同志」什麼「贊成」，他們覺到誰能說出這樣幾個字眼，那真是太進步的傢伙！

全是疲乏的。全贊成小紅臉的主張。但是人們的腳步誰也沒能第一個就停下來。小紅臉的菸袋還是如先前一樣，空空地捏在自己的手裏。這是說，還沒聽到「領隊」發「停止」的命令。

這樣又是一段路過去了，橫在面前的是一躡廣平的大石頭。在隊前頭一隻臂向着天空舉起來，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，接着有很平靜的「停止」兩個字的聲音，使每個人全聽得很清楚：

「弟兄們，我們就在這塊石頭上歇一歇吧。不過這裏也不是安全地方呢！歇不多少工夫的，知道嗎？我到對面那個小山上去担任警戒。你們可以替換着到底下小河裏去喝點水；洗臉，吃點乾糧……無論怎樣，明天一早晨，我們也必得趕到王家堡子——每人應該擔心點自己的槍，不要平放在地上，或是碰到石頭……」

「領隊」的話並不被誰怎樣注意着。不如平日那樣吸引着人們。人們的心中祇是佔據着那清涼的水流；袋裏的乾糧；小紅臉呢？祇是他手中的小菸袋。誰也不注意肅明說完了話，怎樣自己挪了步槍，走下谷底，跨過小河，努力的弓下身子爬向對面的小山上去——

在小山的上面，可以超視過樺木林，看到那一帶遠山。人家的房屋不常見，儘是一些不規則的樹林。太陽已經完全沒有了，在疊山的後面，有着很濃黑的晚雲開始發動。

他默然的數着，日間他們和敵人接過仗的每個山頭。隱約還可以看見那個獨立而不甚高大，有些乳頭形的山峯——在那裏被擊斃了兩個弟兄，眼見着敵人割了腦袋！

——這又是弟兄們的犧牲！

蕭明的眼睛有點朦朧——不能說的悲傷和疲乏攻打着他。從這一面石頭上，他看出那是劉大個子，腿拉長的睡着了。別的幾個人，蹲伏着身子，有的像蛤蟆一樣飲着水，澆着頭髮。小紅臉吸菸時的火光，很急速的閃動。

蛙聲更是顯得響亮了。晚雲發展的非常迅速，不到多大工夫，已經快佔滿了半天。

落雨在人們是平常的事，就如飢餓一樣。

「伙計們，就在這石頭上過一夜吧！他娘的，實在够受了——今晚還得向王家堡子趕？」

劉大個子手交搭在自己的肚子上，閉起絕望的眼睛，接着說：

「我算沒氣力再趕下去了。趕到王家堡子不保準就能遇上？」
一任劉大個子自語着，誰也不去理他。

由於袋一閃動一閃動的光亮裏面，可以看到小紅臉的臉，比起日間更紅了。鬍子稀疏地，半閉了一隻眼睛。

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。什麼時候他再可以自由底咬着菸袋去耕地？是不是馬上就可
以來的？那個神祕的日子來到的時候，是不是可以將欺負過他的人們，和硬佔了他的田地的
日本人，殺得一個不剩？他的老婆可以不再挨餓了嗎？孩子們呢，可以同有錢的孩子們一樣
，到學堂裏去念書，不再到鐵道附近去拾煤渣……

這些可憐的題目，一直在小紅臉的心裏埋藏着。他有多少次要去問問蕭明，可是當這青
年人的眼睛一看到他的時候，他就如蒙了解答樣。在眼睛裏，似乎永久埋着這樣一句話：

——這是一定的。

這次趕到王家堡子，他想：那是可以遇到蕭明一向所說的本部隊嗎？那是可以會合在一
起去打日本兵。什麼時候日本兵可以打完呢？他有些爲這不可知的日期憂傷了！他想到他的

妻，一個良善而又能幹的女人！他們從不吵架！孩子們也是他所喜歡的！他甚至想到他養大起來的一隻狗。這樣想着，菸袋全有些憂傷了！但是想到他那被強佔去的田地；硬逼着給拆掉了的家屋……菸袋火的閃光，又開始連續的在擴大——頭是側斜的，兩臂始終是抱住自己的膝蓋。

劉大個子只是拉長自己的腿，再什麼也不說了。一動也不動閉起他的眼睛，不關心天空的雲，也不關心什麼虫子，蛙……這樣喧擾侵擾不了他。起始他幻想：如果馬上吃一頓無論什麼樣的飽飯，而後就睡在這石頭上，就是追襲他們的敵人真的到了，捉住他去槍斃，他全不在乎。他不甘心離開這石頭。

「弟兄們起來，我們馬上就走吧！天是不可靠，怕是要下雨——」

在對面小山上守望的蕭明回來了。他拍着劉大個子的腿；和他身傍的小梁興。

劉大個子還是繼續響着鼻子。夜雲刻刻在天空起着層積。

「起來——我們馬上就走——」

「再歇一刻不好嗎？——蕭同志！」劉大個子沙啞着嗓子，這說話是近乎玩笑樣的哀求

蕭明沉默着，他坐在大石頭近邊一塊小石頭上，整理自己的鞋子頭——埋在黃昏裏，野蒿在身邊搖顫。

別人也全沉默的，整備着自己的事。一切全停當。劉大個子還是繼續地睡在石頭上，鼾聲更顯得響亮了，這是假作的，誰全知道。

「這條癩皮狗，你不起來……我們丟下你……叫敵人檢你的「蛋」！」

在模糊中人們聽出來，是李三弟的說話。平時他常和劉大個子開玩笑。

小梁與去扭大個子的耳朵。

「大個子不要再撒懶……」蕭明的聲音近乎酸楚：「我們誰也不是誰的長官，你一定知道我們不會槍斃你。對的，我們是弟兄，同志。這完全是我們自己的事！你應該想想在白天的……徐同志和高同志……被割去腦袋的情景！一定要忍耐，什麼困苦全應該忍耐過去！爲了那死去的弟兄們……」

使每人全刺痛，在日間一幅活現的，人與人之間殘殺的畫圖，又重擺在每人的記憶裏。

「檢查檢查自己子彈的數目——」

蕭明挺直了自己的身子，走近大個子躺在地方的地方，用拳頭抵着他的腿說：

「我們九個人裏，死了兩個強壯的了！現在只有你，還比我們結實！你知道：梁興他比你更年青十幾歲；崔大哥呢……要大過你二十歲啊！——起來，檢查子彈——」

劉大個子的飢餓忘了！疲乏忘了！他跳起來。

「每人還有多少粒？全放在這石頭上——」，蕭明命令着。

「四十五——十五——十七——九——二十五——十三——……？」

祇有孩子梁興的數目太少了。他喜歡亂放鎗，這時很不過意拿出自己的數目，也放在石頭上。他猜想蕭明也許會說他什麼。

「小夥計，你就剩這三個玩意嗎？」蕭明的眼睛計算攤在石頭上的子彈，計算該怎樣分配纔能平均，纔能沒有一粒廢餘。同時和平着聲音，向孩子說：

「記住！小夥計。不要亂放槍，我們的子彈應該每粒全有用——四十五加十五，十七……」

……九——一粒要頂我們敵人一百粒用！——九……二十五……——現在我們均分吧！一共是

一百二十七粒，用七除，每人應該得十八粒。還多了一粒隨便誰拿了去。」

「……這粒子彈你們全不肯拿，就放在我這裏——弟兄們，要當心，現在我們的子彈太少了！馬上……再和敵人開一次火，一定要吃虧！必得要趕到王家堡子。在明天一早晨。」

……

開始前進——

又開始沿着這無邊際的樺林，探索着無邊際的夜，踏了蛙的聲音和虫子們的聲音。

一向在腳下，在後面，如一條會唱歌的蛇啾唧的跟蹤着人們的小河，現在漸來漸遠了！向路的右邊爬過去。

飢餓，疲乏，燃燒着每個人！死亡在四處籌備着；閃着光不甚遙遠的襲擊落在了後面。

夏天的雲，賊一樣的快！所有天的空隙處，已經再看不到一顆眨眼睛的星。老年的崔長

勝，詛咒着說：

「眼睛太不濟事了啊！老年的東西，真是什麼也要不得的啦！」

人是鉛一般的沉默！小紅臉走在他的前邊，梁興走在他的身後。老年人常常要被路上的

石頭開玩笑！人們祇有梁興比誰更關心他：

「當心點腳底下的石頭！不要儘說話啦！我的爺爺！」

「喊！年青的小兄弟，你爲什麼開玩笑，叫我「爺爺」呢？不要這樣輕視我！我們是同志！你們全是年青強壯的小伙子！你們能够眼看着把那些日本兵趕跑，你們一定會享受到「新世界」的福啦！我呢……？一生也就是這樣的啦！什麼苦楚我全吃過……！」

「崔大哥不要儘說話！總要小心跌倒了。」小紅臉親切的說。

「不是這樣說，你們都是年青，強壯的小伙子！我呢！只要一看到蕭同志說過的「新世界」，是不是像說的那樣好？只要看到，只要一看到……我就甘心呢！反正老的東西什麼也沒有用！我死在那裏，你們就扔我在那裏——蕭同志——你說的那樣好的世界，什麼時候才能來呢？把日本兵全趕跑了就成嗎？」

「老伙伴！當心腳下的路吧，雲彩今天遮得太黑了！——對啦，只要一趕跑那些日本兵，「新世界」馬上就來！這是一定的。」

在陰夜裏，蕭明走在六個人的前頭。爲的辨識不要使大家跑錯了路，眼睛常常要睜大着

。這樣工夫一久，那會發生很不好受的脹痛！汗又開始在前額和身體各部分沁流。他知道自已這樣說話在欺瞞老年人。這話他自己全不信任。實在自己也估計不出「新世界」究竟誕生在那一天。不過他知道「這是一定的」，新的世界一定會來到的。

「一定的嗎？蕭同志？啊——？」

「一定的——」

「蕭同志，今晚非挨澆不可！非挨澆……他媽……澆吧！」梁興在隊尾喊着不甚大的聲音。

「倒霉！挨澆是小事，也總得到那弄點東西吃吃啊？蕭同志，你是我們的「領隊」，這裏的地理你熟習。」劉大個子說。

「不長進的傢伙！你再回去吧！給他們叩頓頭，他們也許饒了你，給你個官幹幹。」

久久不說話的李三弟沙着嗓子又在嘲弄着劉大個子了。如果在日間，可以看到那表現頑強，固執，頭髮濃密密地壓着那不廣闊的前額，而眉毛似兩條不蠕動的毛虫的人。眼睛深陷。他不大說話，除開和劉大個子說說玩笑，他常是陰鬱的，沉默着咬緊自己的牙齒在思想。

爲了他會是個縫鞋匠，習慣的坐在無論什麼地方，兩個膝蓋總喜歡對併在一起。

「閉你的臭嘴——」劉大個子罵人的時候並不回頭。

「你以爲誰也不如你有耐性嗎？我們不吃飯，不歇一歇，跑一百里看——」

李三弟不回答他的話。人們誰也不管他們。蕭明也覺到這樣門口，可以使人們暫時忘了疲乏，他並不阻止，還加了這樣一句說：

「是的，大個子的耐性，也真不弱於李同志呢！」

李三弟不服了：

「嗯！屁的耐性？僅僅是幹了這幾天，就睡在石頭上放懶。說尿包話！小子骨頭跑那裏去了？趕快回去給你的主子當狗去吧！」

「你個臭縫鞋匠，你要不是我們的同志，我非槍斃你不可！」

劉大個子真的激起憤怒，同時脚步也在加快。

「不錯，一點也不錯！我是個臭縫鞋匠！還是祖傳哩！你知道嗎？你現在腳底下穿的鞋，破的時候是誰給你縫的？你還要槍斃我嗎？好東西，你也要學會那些王八羔子們的方法，

動不動像宰牛一樣來槍斃人？」

除開小紅臉和張德先以外，連老人家崔長勝，全捧聲大笑，爲了李三弟這樣罵人。

「老崔，把槍給我——」

小紅臉幾次回頭看崔長勝走路的艱難，恐怕他跌倒下去，槍掛在肩上是危險的事。他走出隊伍，讓這老人將槍交給他。

「哦呀！不用吧？老傢伙真是中用的啦！這要累贅……累贅……你們！你要多……多吃力哪！」

老人家纔斷斷的說。聲音是感動的，有顫抖在裏面。在暗中彼此略能看清輪廓，他將槍交給了小紅臉。

小河流動的聲音，已經不再聽到了。蛙啦，蟲子啦，一片叫着的聲音，也遠遠落在後面。身近邊是樺木林，也是漸漸地疏遠起來。他們已經努力飄到長谷斜斜的左邊一帶長崗上面。橫在前面的，又是一帶墨樣黑的針葉樹。那吼叫是廣漠地，潮水一樣的聲音；大河流走一樣的聲音……

「站下——」

來到林緣，蕭明發出停止的命令。

「把槍準備好，上刺刀——這個林子在往常不很平安。狼，狗熊，全有……要注意一點，無論遇到什麼，聽我的命令，不要亂發槍，發槍的時候，應該瞄準牠們的腦袋——張德先同志，你應該担任全面警戒。你的槍我知道全比我們發的準——前進走。」

在每人全感到一種興奮！孩子梁興他比別人更興奮！不能自制身子起着顫抖。幹麼呢？這又該放槍了。這是射擊狼和狗熊，不是和日本兵打仗。他想也許會有一隻什麼倒霉的東西——無論是狼，還是一隻小的野兔，給他們碰到。

老人崔長勝也拿過自己的槍。但是他可以不必準備的，安全走在別人的中間。

在森林裏走路，不如外面容易得多了。要在每條放倒或是聳立的樹幹間穿走；要在樹身上去尋指路的標記。不然走錯了，是不容易很快的就能穿出。

多少挾着威脅意味的騷聲，一直在人們的頂空上流動。

「小心！不要被橫倒的樹幹，樹蹲子，弄跌了。」

蕭明還是在前邊走，因為他比別人熟習這條路。

松林是平安地被他們度過了。人們又開始呼吸到森林外面的氣息。流了汗，這一刻的輕鬆，在誰全是愉快的。

「他娘的。連一隻兔子也沒碰到！打一隻兔子，到人家燒燒吃也好——」劉大個子失落了興奮，掛下頭，走在蕭明的身後面。

「什麼樣倒霧的兔子，也不會碰到你吧？」這又是李三弟開玩笑。

「閉緊你的臭嘴，什麼事情也少不了你，這礙着你什麼事？」

「礙着我的事多着咧！」

「立定——」蕭明低聲命令着。「取下刺刀——」

天際的雲，層積得完全沒了空隙。聽來不甚遙遠的方向，有狗在吠叫。現在他們已經停止在長谷右面一帶高崗的脊背。眼底下的田野，人家，樹林……完全被不可分解的夜糾纏，組織，在一起。

張德先取刺刀，把槍的探條弄掉了，尋找了一刻。

「探條這東西最容易丟失的。應該擰緊一點。或是弄一條什麼繩繫住牠……」

「雨點！」第一個是劉大個子敏感地喊出來。

是的，在一陣夜風出崗下面扯過來的時候，真的有雨點吮到人們的臉了。

「真是雨點呢！」

「這一定要很大哪！」

「閃~~~~閃~~~~」

「聽吧！雷馬上就來……」

「在閃下面，看見什麼嗎？」

「離我們十里左近，好像有人家？」

「有人家？」

雨的脚步，開始有踏着草原，踏着田野的聲音。已經清切可以判定，從下面，從有狗叫的方向，開着輕快的步子向這面來了。

夜風變得輕狂，亂打着每人的帽子。他們知道這運命是不可以逃避的。人對於明知不可

逃避的災難，會變得更安定。

「雨是來定了。這地方萬找不到能够躲避的地方。躲避現在也來不及。這附近雖然有人家，有狗叫的地方，還不能去。會用槍打我們。在這夜裏他們也不會給開門——馬上爬到崗的上頭去吧……看見嗎？到那塊大石頭底下去集合……」

蕭明借了電光一閃動の間隙，指給他們看：

「……看見？就是那塊最大的，探出身子的石頭。趕快去集合。這裏一刻會有山水捲着石頭滾下來；馬上就去。」王同志——小紅臉——你幫助崔同志。把你和崔同志的槍給我們——走……」

天的周垂，電光玩笑一樣，接連地，拋動不規則的火帶。閃光過去，就是雷的轟鳴。在閃光的照耀裏，人們田鼠一樣開始了艱難的攀登。

沒有溫情，急遽，輕爽，雨腳已經開始踏到這些灰色田鼠的背脊。

——聲音是一片沙響……

二：這些全是什麼人？

夏天的雨水容易降落，也很容易收場。從不甚遙遠，山下面河水的流動，有着喧擾和開闊的響聲。身傍每塊石頭的縫隙間，唧噥唧噥……也有水在流，像秋天蟋蟀唱的歌。

林啦，田野啦，以及看不出茫茫遠遠的地方，全逞着意料外的甜靜！這會使人聯想到一個哭疲乏了的孩子，現在睡着了。

雨後的羣星，變得更繁多，更美麗了。牠們不是在有意注視什麼，看來只是無聊的眨動

……

蕭明熟習的尋到了「北極星」——那是在「大熊星」五倍的地方，恰是「小熊星」的尾

巴——他清明，他覺到他們還得馬上就走。

小紅臉的頭托到自己豎起的膝蓋上。小菸袋空空地捏在手裏說：

「弟兄們，誰有一根沒濕過的洋火嗎？」

明顯這會使他失望！雨水將人身上附帶的什麼東西全儘可能的濕過了。誰也不會有一根洋火給他。

「我們挨下這個崗去看，如果那里人家沒跑盡，到那裏去烘烘衣裳，順便再找些東西吃——王同志也可以吃袋菸——立起——」

夜涼開始侵襲着人。衣服黏緊着人的身體。褲子阻礙人的走路，鞋子當然全是濕過的，油滑不得力，常常還要踏入路上積水窪裏邊，濺起來的水星，不被誰注意，又自己落到地面上。

帽子呢，再不能頂在頭上了。順了髮梢每行一步，全要有後繼的水滴滴流下來，直接搗到地上，或是緣沿着人們面頰上鬆鬆的間隙，周折沁到嘴角邊。有時舌頭也可以舐嚐得到——滋味是不很好呢！

「他媽拉屎的，這回才算洗澡呢！連長那王八蛋，放餉扣我們每人五角錢——你們不記

得？強迫我們非到他有股子的那塘子裏去洗澡不可！那麼多的人，就給一池子水，簡直是給豬預備的陰溝！他媽那股味，活人也給薰死。……王八蛋！就知道扣錢……」

劉大個子近乎大胆和放肆的罵着。他還是在這小隊先頭的第二個走着。他前邊是蕭明。

「他娶小老婆子的錢，你們忘了計算嗎？」這聲音是張德光，他是第三連的老弟兄了。和劉大個子在一班，是一等兵。

「娶小老婆子？別說，那小娘們還真不錯！可惜，我就見過她兩回……那回我和老李到他家去攤勤務……」

「對啦？」李三弟在隊尾巴上答應着：「對啦。她不是還瞧着你笑過嗎？你個不知死活的鬼！待兩天她還許跟你跑呢！可惜你跟我們來啦！」

「不要你多嘴。」劉大個子粗魯着聲音。李三弟還是繼續着說下去：

「你不要發氣，實在呢……你比那個一脚可以踢碎的大烟鬼，不是漂亮得多了嗎？她一定會看中你的，可真糟，你的脖子和大腿還應該再長點……腦袋再小點……臉蛋再黑點嗎……那就更漂亮了——她有機會非跟你跑不成！」

在人們的哄笑裏，劉大個子氣憤到不能再說話一樣。暗中裏也可以看得出他的脖頸挺得很吃力。

「去——滾開——該挨揍的東西，什麼事全要你插嘴。」

李三弟並不爲劉大個子罵他而生氣。他還是繼續的說：

「我說的是……你總是忘不了舐主子屁股的想頭啊！」

「兄弟們！同志們！不應該這樣常常吵嘴吧？這能傷和氣呢！是不是？蕭明同志，不是常說革命的同志……一個階級的弟兄……比什麼都親切嗎？」

老人家崔長勝說話向來是緩和的。

「崔大哥說的很對，革命的弟兄應該你尊敬我，我尊敬你的，親切再沒有的啦。」

——這比我的菸袋，我的老婆，孩子，田地和家畜還親切嗎？這話是埋在小紅臉的肚子裏，他沒有說出，只是响了一下鼻子。劉大個子是這樣想着：

——我不大相信什麼「革命」馬上就能來的。「革命」來了，我還是我啊！還不如現在去到那個「柳子」（註：胡匪的羣）掛個「柱」（註：入夥）混二年，弄幾千。到人不知道

的地方一住；娶個小老婆，管他媽的日本兵走不走呢！管他媽「革命」到不到呢！什麼……什麼呢……

……
從山坡的腰端，有小狗吠叫的聲音發出來。蕭明在前頭儘可能擇選沒有水泥的地方走。右邊羣巒着不同形的山峯，有的和一隻臥倒的拳頭樣，每處全是生了樹木，可以聽到樹葉交互滴水到地上，嗒嗒地响。

那所茅草垛成的房子，雖然距離已經是不甚遙遠，看來輪廓也還是不清楚。那像什麼呢？低窪，臃腫，背脊貼近山腰，那裏正好是一處凹下的坑，房子全部在坑的裏面，就如一隻狗，一隻懶惰的狗，縮睡在偎就的狗房裏。外面還有牆一樣的東西，全部用雜色石頭砌就的。這已殘頹得不成形了。偶而看來，那只是一些亂石堆。

院心的面積不寬大，任意生長一些雜草。日間由山上下來的人，一些也不用費力，就可以看到院中所有的什麼——一個有了缺口的石製的「豬食槽」，和早就塌壞位置在牆角的「養鷄倉」。當然現在不會再有什麼鷄和豬生活在這裏面了。

樹枝編成的院門，經過相當的日月和風雨的侵蝕，已經變成與房子，與這房子主人的命運相調協了。

爺爺睡在土坑上。窗外小狗吵叫的聲音，使老年人由夢中清醒了自己。他吆喝着狗同時他想：

——這又是誰們來了啊？

不爽快的睜開老人的眼睛。窗紙透着灰白，他繼續吆喝這條狗，他怕這不安定的叫聲，激怒了來的人們，這條小命又要被斷送！老人的狗不知道被送過命的幾條了。這隻是新從三十里路外擄來的，還是一個幾月的小狗雛。

屋角和炕的那一端由屋頂沁下來的水，很勻整底敲着地。破了的邊半附在窗框上的窗紙，爲了風的絮貼，使老人更焦煩！

孩子睡在爺爺的身邊。孩子的頭緊抵在爺爺多骨的肋下，活似一隻脫了相的癩皮小狗，偎傍着老年的母狗。——被薄薄的皮膚包裹着，卽當底放在那裏。老人什麼也不擔心，只是擔心這個孩子，和小瓦罐裏的半罐米。

小狗吠叫的聲音近乎發狂了。老人手掌撐着炕，半翹起背脊耳朵向外傾斜，身體開始起着痙攣——漸漸聽到吱吱喳喳……樹枝門呻叫的聲音了。門似乎象徵着老人的命運樣，被解着體！老人熟習這該是什麼事情臨到了？——馬上是一些奇妙，沒有溫情的面影浮現在眼前。那該是一些拿着槍和不拿槍的，鷹一樣狼一樣疲乏和饑餓的人們。

——天保佑！讓鬼全抓了他們去吧！

老人祈禱一樣合起眼睛，兩隻手撫蓋着孩子的頭。已經再聽不到狗叫了！窗外有人在說話：

「老人家睡着嗎？開開門，我們要進去歇歇腿腳，隨後就走——」

聲音在老人聽來似乎很熟悉。同時他想這人怎會知道我是老人家呢？

「你們要進來？這裏可沒什麼吃的啦！」老人的嗓子沙啞着。

「我們歇一歇就走的！」

「那麼……？嚶嚶我就去開門——」

在一刻慢慢的摸索聲響裏面，有火柴剗動的响聲。窗紙上現出焦紅的光亮，投射出老人

放大帶些搖顫的頭影。

門開了，老人躲在黑暗裏。一直待所有的人全走進來，他又將門拴好：

「辛苦呀！諸位老爺們！」

老人勉強笑着自己的鬍鬚。當他說完這句話，立地他又感到一種錯誤似的慌張！他想：他們是官軍呢！還是？？呢？這是應該說「發財」，說「辛苦」是不相當的啦？暗小的眼睛，從順，勉強，儘可能躲藏在眼盂裏面。

人們，誰能够答覆這老人的詢問呢？他們似乎全明白老人怎樣估量着他們：他們被當做什麼人在看待着。

屋子立地感到更狹小，低壓……要窒息死人！動轉是不便利的。爭先每人脫下自己的步槍，使他躺在炕上，或是倚立在人踢不倒的牆拐角地方。不經意，脚下踏到地上的積水，雜响出唧叫的歎息。

孩子感到慌張！一種驚覺後迷惘的不安，包圍着他。偎蹲在近窗一個炕角裏。眼睛擴大隨着每人在不靈活的轉動。使人想到，醫生在酒精瓶裏浸存着不足月的胎兒——一個頭顱四

肢不調協的小東西。

「老爺們，一定够辛苦了啊！坐下歇歇腿脚吧！」

老人的嗓子有什麼阻礙着似的，聲音一點也不响亮。他一向是猜度的看着這些人。這該是些什麼人呢？官軍沒有這樣安定，不喧叫。胡子嗎？胡子在老人是見慣了的。胡子裏面老年人不多見，有的多是壯年的漢子，也許有些不安定的孩子們。他只是昏聩的想不出什麼道理來。似乎又熟識那個正在擽身上水溜的青年人，他想在窗外叫他「老年人」的，也許就是他？——孩子却一刻已經熟悉這一切。由炕角爬出來，又偷偷偎在爺爺的身後，他說：

「爺爺，爺爺？那是蕭叔叔！」

被蕭明聽到了，他伸展着兩隻手，那是表示他的手上有水還沒乾，走過來：

「你還認識我嗎？小成！」

「認識你，你是蕭叔叔！」

老人爲了孩子的聰明，顫抖地笑着！蕭明也笑了！

「老頭子，有什麼吃的嗎？拿出點來！多多的，快——」

着。

劉大個子扯着他習慣了的嗓子，好像當兵時候，在鄉村對付吝嗇農民那樣命令和恫嚇着。

「這裏能有什麼吃呢？別再這樣吹鬍子瞪眼睛！你不知道我們現在是幹着什麼嗎？」李三弟赤着背膊，狠狠地擦着身上的泥漬。說話時眼睛嚴肅的逼着人。

「老爺們，這裏沒有什麼可吃的啦！」

劉大個子不言語，又如在石頭上那樣氣悶的睡在炕上。小紅臉尋到火柴。已經開始吸起小菸袋。

「老人家，你要是有米，拿出來我們煮點吃。」

蕭明商量着老人。老人他不曉得這當前的問題應該怎樣解答。他不自然地充作大量說：「隨老爺們的便吧！就有罈子裏一點米了，老爺們喜歡怎樣就怎樣？柴火是不好點的啦——全濕了，這幾天儘下雨下雨……」

劉大個子第一個告奮勇去燒飯。梁興也去。老頭子從一堆亂東西的下面，提出一隻小罐，罐口已經有了殘缺。

「米就在這裏嗎？」劉大個子蔑視的，將手探入罐子裏：

「就是這點點？」無疑地人們全爲這太少的米，啞默下去。

「我們每人少吃點吧！熬粥還可够吃的。」

粥好了，因爲飯碗不足，祇好輪流的吃。老人如同在受難一樣看着每個貪吃的人。他們是那樣的不謙遜啊！

蕭明指着那個孩子說：

「這是個聰明的孩子呢！一年以前我來過這裏，現在他還認識我！他爸爸我們同過夥伴。一個很忠實的人……我們打白石山……，他過去（註：卽死）了！很慘！日本兵完全用刺刀弄死的——現在你問這孩子，他會告訴你，他的爸爸和媽媽全是怎樣死的。」

「你爸爸怎樣死的啊？」

「日本兵拿刀殺的！」孩子發音完全清楚。

「媽媽呢？」

「也是日本兵。」

「你怕不怕日本兵？」

「我……？」孩子看看每個人說：

「怕？——不怕？」

這時老人放心了。他知道這不是官軍；同時爲了這孩子的乖覺，使他歡喜到要流淚。忘掉了咒詛，也忘掉了那半罐米，他很大胆的問着：

「你們諸位一定不是官軍啦！你們是打日本兵的「義勇軍」嗎？我的兒子也是來着……他「過去」了……！這孩子……長大我一定也讓他去……替他爸爸媽媽報仇，把日本兵全殺死！我現在老了，要不……反正窮人就是一個死！日本人得住老百姓，只要你年青一點……就非給弄死不可。日本兵也常從這裏過，哪！他們常常嚇唬我，用刺刀在我的頭上擦着玩！」

老人興奮起來活似一個青年人。他又向蕭明說：

「……在去年這個時候，你不是常到我們家裏來嗎？那時候，我的兒子，兒媳婦全活着——怪不今天我聽你的口音，就覺得熟呢！」

蕭明感到一種傷心——他看着這老人可憐的興奮！

「老人家，我們不是「義勇軍」——我們也打日本兵！」

「你們不是「義勇軍」嗎？」

老人的眼睛灰暗下來了！又恢復了他的衰老！

在黎明的時候，他們才開始離開這個小屋和這個老人。蕭明把一柄小刀送給那個孩子。

——這些全是什麼人啊？老人手領着孩子，迷惘地立在門前，一直看着，一直看着……

山谷的樹葉把他們蓋沒了。

……

太陽已經高升到距地平線快近四十五度方位。

山坡傾斜也顯得緩和，漸來漸緩和……

下了這個山坡，由兩山中間鞍部又向右面折下去，底下又是一帶長谷——

樹葉上面，草葉上面的積水也閃光。一種雨後的苦熱，既悶氣又潮濕！所有山窪地方的

積霧，全升向山峯的地方，一刻又變成行動很慵懶的雲，順着風的方向轉動着浮開。

下了那兩個山的鞍部，又是爬行一般走在谷底。兩邊的山峯雖然不是怎樣陡立的，不過這谷底却是很狹窄呢。人只能單行的走。

「同志們，快了，出了這個谷口，再過一條河，對面在幾個山懷抱裏的那個堡子，就是王家堡子——出了這個山口子，就能看到一個砲台，石頭堆的，在那邊山頭上。砲台上面一定定有紅旗，如果他們要在那裏——他們一定有人在這裏等候我們……」

由老人那間屋子走到現在，誰也不知道已經走過多少里，除開蕭明。——那是天還沒有黎明就出發的。

「現在我們應該更努力，起勁走幾步——只要一脫出這谷口，一看到那「卡子」上有紅旗，就什麼都安全了。」

這是一種希望！在老人那裏吃過的粥，現在已經消化完。「希望」就如稀粥一樣，代替着在每人的肚子裏消化——只要一挨出谷口，一看到「卡子」上的紅旗，便什麼全得了救。

。不可避免，每人全在揣想。揣想當前曾夢一般希望過的希望，現在真的就遇到了嗎？那

該是怎樣呢？他們全是從那裏去的弟兄呢？他們在怎樣生活呢？我們到那裏不會當作另一樣看待嗎？因為這樣莫明的疑猜和興奮，隊尾的李三弟竟唱起歌來：

××！××××××××……

××！××××××××……

××××××××××……

××，××××××××……

×××……

一刻全為這歌聲感動得合唱起來。老人崔長勝流着淚，感動的舒展着臉上的紋皺。——這歌聲是沒有節奏，缺乏訓練，不整齊的……

「蕭同志，有工夫你也要教教我！我不是也應該唱嗎？這是再好沒有的歌啊！」

「好，我們一定應該全會唱！這是我們的口號！現在我就教給你，這是最容易學——來！先唱第一句：

××！××××××××……

××！……」

蕭明爲崔長勝改正着老年人的聲音，和解釋着錯誤說：

「……「起來」兩個字，更是「來」字，應該拉長和再高一點，「飢寒交迫的奴隸」的那個「隸」字長一點，沉一點……像一條鐵撐成的繩……」

就如軍隊行軍，或是出操時候唱歌一樣。蕭明唱一句，崔長勝和別的人們復誦一句。一刻是整齊了！加上山谷的回應。——啊！這是一片蟲鳴！這蟲鳴一直是由山谷裏傾瀉出來，向着對面山頭上有紅旗飄動的方向，廣漠的飛撲過去。

三：第三枝槍

田野上，高粱紅着自己的穗頭，在太陽下面沒有搖曳。收割的日子雖然一天迫近一天，今年却不被人們怎樣重視。村子裏少壯的農民，更是不注意到這些。鐮刀在房檐下的刀掛下生着鏽……所有的什麼也沒準備。全是迫切的掙着自己的槍巡邏呀，守望呀！在被指定的地方。有的時候偶然聚在一起，他們也會談論由隊部那裏聽到的，是一向由他們祖先也沒聽到的過的一些新的話，新的故事。在他們誰也不肯顯示自己不聰明，全要顯示自己是英勇的，沒有一點胆怯或憐憫來殺一個日本兵，更是殺日本軍官。他們卑視這些東西，他們知道這些東西再無能也沒有！有時竟嘲笑到俄國人，聽老人說，在日俄戰爭的時候，好些俄國兵全被日本兵給打敗了。就因為俄國兵沒紀律，全喜歡喝酒。

「媽的，這年頭非幹不行。反正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！眼看日本兵一天比一天兇！我們的老婆孩子，爸，媽，不幹還不是教那些王八羔子們，白用刺刀給通了？——司令那傢伙真是條漢子，真可以。」

「你說司令嗎？他的老婆孩子要不全教日本兵給弄死，他恐怕幹的還不這樣起勁呢！人反正他媽媽得『逼』！——聽說新掛上的七個人，是從興隆鎮拉出來的。全有槍……。」唐老疙疸，躺在一棵樹底下。眼睛半閉，他的步槍也並排的睡在身邊。

「聽說。這七個人……原先是九個，半路上『過去』兩個，蕭明原先就是我們的人，那不能算數的。」

「蕭明，那小伙子也真行，本來是個學生，能和我們一樣吃苦、沒白念書。」

正午的太陽，火一樣燃燒在人的頭頂上。全躲在這棵樹蔭的下面……

高粱葉顯着軟弱；草葉也顯着軟弱。除開蠅蠅在叫得特別響亮以外，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音。豬和小的豬仔在村頭的泥沼裏洗浴，狗的舌頭軟垂到嘴外，喘息在每個地方的牆蔭。一任狗蠅釘咬，牠也不再去驅逐。孩子們脫光了身子，肚子鼓着，趁了大人睡下的時候，

偷了園子裏的黃瓜在大嘴啃吃着。

這好像幾百年前太平的鄉村，鷄鳴的聲音，徐徐起來，又徐徐地落下去，好沉靜的午天
啊！

唐老疙疸，睡不着，坐起來，尋到一枚草葉學鳥叫。人們罵他，他吹着草葉提起自己的步槍走了。他要去看看李七嫂。七嫂是住在離此不遠大路旁邊的一所小房子裏。

由樹條籬笆的縫隙，他看到七嫂整個的胸膛了。她正在捧着一隻大的乳頭，乳娃娃。頭在低垂。頭髮濃密得怪沉悶。嘴裏唱催眠歌，在唐老疙疸聽來，這歌聲和那胸膛同樣有迷人的氣息！他停止下脚步，拾了一顆小石塊，輕輕投向七嫂坐在的窗口下面去。

「誰呀？」裏面的聲音不很響亮。他知道這是怕驚覺了孩子。輕輕推開籬笆的門扇，先使自己的臉探進去。這個臉使七嫂吃驚一樣的笑了。笑的時候，充滿了蜜一般的單純。

「你個「下色郎」！爲什麼這樣鬼頭鬼腦的？怕有狼，還是怕日本兵吃了你嗎？」

唐老疙疸的眼睛成一條縫，嘴角開始向兩邊拉長。他一直是沒有聲音，祇有動作，來在對面可以伸手摸到七嫂任何部分的窗口前面。步槍安放在一邊，兩個肘子抵到窗台上。那窗

台只是幾段手臂粗細的圓木拼成的。一切什麼全在晌午太陽的下面安靜着，沉睡着。

「你不去守望，又跑到這裏來幹麼？」七嫂的眼臉浮腫一點，眼睛發熱，一直熱望的追隨着這個年青農民每個動作。那濃密黑黑的頭髮，那棕色寬闊完全裸露的肩膊頭……什麼全使她驚心！

「孩子睡着了嗎？」

「孩子睡不睡，管你什麼事？你個屁東西……又打什麼念頭？」七嫂這樣說，唐老疙疸却只是沉靜着聲音，更甜蜜的在七嫂不提防中，擰了她一下充血的頰。這使七嫂的臉更紅了！顯然可以看出她心臟起伏的不平勻：

「你等着……我放下孩子……非痛打你這東西一頓……你不知道利害！」

孩子是放在炕上了，七嫂却没有真的來打這個年青的農民。她只是紅着臉頰不敢抬頭來整理自己散亂下來的頭髮。

在一刻的輾轉中，這個青年農民的短鬚，已經開始刺到那充血的嘴上。棕色，寬闊，而多肉的肩膊頭，也早是高高的壓到那雙值得誇張的乳峯上。起始什麼全是無抵抗的和諧的，

繼續是死一樣在鬥爭了。嘴裏罵着，粗野的罵着，誰全要將誰裂食了那樣才甘心！

.....

在不甚遙遠的那棵樹下，人們的槍全握在手裏。

——有什麼事情發生嗎？

他反掩了七嫂的門，身體感到病一樣的鬆軟。步槍在他的肩上比來時要加重了五斤。不再用草葉學鳥叫了。

「你這驢，到那去躲懶來？什麼全要被你就誤了。這樣……我們要到司令部裏去講話

——

值班隊長發怒，他高高的身材，一點也不弱的站在那裏。手槍掛在腕子上，儼然似一隻沒有翅膀的「鷹」，他曾是奉天戚家店的一個農民，當過兵，當過胡子，現在他也來加入「人民革命軍」，開始和日本兵，和一切阻礙他們展進的敵人鬥爭。他殺起人來一向是沒有溫情的，他嚴厲的如官長一樣對待他的部屬，人們綽號全叫他「鉄鷹」，這是象徵他的猛犴和敏捷。

「去——將這位同志送到司令部去。回來你也要和他一同回來。」

唐老疙疸在這樣隊長的面前，他一向是沒有辯白的。他領着那個穿了農民服裝的，而確似一個工人的人——由他的鼻孔和眼窩，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在鐵工廠生活過很久的。

「同志，從草市來的嗎？」

「從草市」那個人因為走路太急速和過多的緣故，顯着疲乏。他頻頻的問到司令部的路程。唐老疙疸本心想要知道這個人是來報告什麼消息，或是有什麼任務。但他知道這全不是他本分裏的事。

「你在車站工廠嗎？」

「對啦。」那個人用眼睛看一看唐老疙疸的臂章——那是紅色布製成的，嵌了一顆單純的星，顏色是黃的。爲了風雨和日光，顏色變得不鮮明了。不過那是紅的，也還能辨得出。——隨後又笑笑地說：

「你們全是有武裝的同志啦！我們那裏只能夠罷工！除開「罷工」什麼武器也沒有。現在工廠的四周全有鐵電網，地壕機關槍是日夜在那裏哪！日本兵就駐在附近。他們不敢用

我們的弟兄——」

看到紅旗飄動了。這個工人脫掉帽子，他在致敬禮。在他的眼睛裏飛射愉快的閃光。

「那就是我們的司令部嗎？」

「是啊！那就是司令部。」唐老疙疸覺到這個工人過於喜悅了。喜悅得什麼全忘掉了一樣。同時也感到自己是在幹着光榮和偉大的事業。李七嫂的胸，那值得誇耀的乳峯，也在這偉大的欣喜裏消泯到沒有了。

「這位同志，你貴姓啊？」

唐老疙疸告訴自己的名字給他。更興奮的訴說自己以及全隊幾次作戰的英勇。

有風飄動高粱葉和豆葉的聲音。一股野蒿和小水溝混合發出的氣息，使人感到燥渴。

「日本兵才是尿種呢！笨得像狗熊一樣！他們也想爬山！他們的東西到這裏什麼也沒用！砲啦！機關鎗啦！會拉屎的飛機啦！那有什麼用呢？我們什麼全比他們熟習。那裏有山洞？那裏有小道？我們全知道。我們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的啦！就說現在，每天有人來投降……你到司令部……一定能看到一個姑娘……她要和你講話……她常常要召集我們講話的啦！她

也會放鎗。她教我們認識字，也常說我們爲什麼非打跑日本兵不可的理由……」

舌頭因爲缺乏相當的濕潤，在他的嘴裏感到不靈活，而他還要繼續訴說他所知道的：

「……你不能看出她是一個外國人，她真的可是一個「高麗」呢！她的爸爸是一個高麗革命黨的首領啦，聽說在上海；也不知是教日本人給弄死了？還是……？她是在我們中國念過書——」

通過了村子的堡門，由值班的略略詢問幾句，便單獨的帶了那個人去。唐老疙疸斯混在別的小伙伴羣裏，開始去說笑。

.....

日暮的時候，那已經什麼全佈置妥貼。

鐵軌靜靜睡在枕木上，叢草和田野上的莊稼，沒有騷動。三十個人還只有二十枝鎗。三個人兩枝鎗，這是沒有富餘的。

太陽在背後不被注意的沉落，鐵鷹隊長，手鎗仍然懸在腕子上，來回的走。轉動他猛擊像鷹樣的眼睛，察看每個人的位置和姿勢，是不是適宜呢？鎗口或是頭頂翹得太高了，會被

敵人發見。如果他們停止了駛進，或是有着準備，這是要棘手呢！會白搭了子彈。

「同志們——一切要聽我的口令。」

鐵鷹隊長說話總是這樣斬絕。他不等待誰的理解。當他執行命令的時候，他會變成命令的本身。唐老疙疸不高興他這樣，但是還是一點沒有違抗的遵行他的命令。他嘴裏咬碎一枚草葉，吐在地上，接着第二枚又咬到嘴裏——七嫂的胸膛又擒住了他。在路基兩旁不甚深的叢草中間，人們的身子可以全部埋下去。頭呢，帽子除掉了，用草作成一個環替代了帽子，這樣可以掩護得更周到。沒有鎗械的人感到一種空虛，他們開始聚攏一些峻利可以拋擊的石塊在身邊。

「還不見影子啊？」伏在那邊一個人說。

「這鐵道一點動靜還沒有啦！」

「倒霉的東西們，必定玩够了，才來送死呢！」

「從草市到這裏，也是百十里路哪！王八們準是又全喝足了酒啦！他們在車上也準帶了不少吃的東西，酒啦！煮熟的肉啦！牛肉盒子……一定也全有！不信？」

「嘿！」

從距離似乎不很遙遠的方向，有汽笛悠長鳴叫的聲音可以聽到。隨着是一種固執而單純的車輪行在鐵軌上的騷動。

前邊一棵樹上瞭望的人，手中的小紅旗也開始向這面伸出展動——這是一種信號。兩面山峯是險峻的，這是隧道一樣的不可逃避。鐵鷹隊長更接近的，在伏着隊伍的前面，口笛咬在嘴裏，手鎗已經不再掛在腕子上——那是說他迫切的又要開始和自己的渺人賭生命了。

鐵軌條在枕木上增加的起着騷動！人們的頰骨開始突出着。眼睛燃燒，握槍的手變得簡直有點不準確。差不多這是窒息了一樣——雖然這門爭並不是第一次。

晚風颯得涼爽，一個美麗的黃昏。隨着一種轟鳴，一種近乎殘暴的轟鳴，在口笛的尖叫裏，這個軟癱的長蛇，早已被拋在了一邊。那每個機輪，還在轉動，這是一個運命的結束。騷亂很容易就平靜的。在那邊是一堆沒有死掉的兵。他們是官軍，由草市向平泉為日本兵去送給養和麥酒，還有彈藥……

「兄弟們，該多謝你們哪！很辛苦要你們送來這些鎗——」

鐵鷹隊長，看來很溫和，但是他的眼睛還是在迴翔。手槍又開始掛在腕子上。那是灰色的一羣，他們困疲一樣的暗着眼睛。一刻有點熟習了，一個兵他竟很熟悉的喊到鐵鷹隊長的名字：

「隊長，我是認識你，你繳過我兩次械哪！你應該放了我們吧？我們會再給你們送第三枝鎗……第三枝……一定的！」

「對啦！弟兄們，我們本來不應該傷害的，這是不得已——馬上就放你們走。」

在一切完結了的時候，祇有那個連長應該槍斃——

每個人的槍全是變的。在歸去的時候，鐵鷹隊長的手腕，又照常掛了他的手鎗。

.....

這裏遺留下的是什麼呢？跌破了的麥酒瓶，不必要的彈藥箱。列車伸長的躺在一邊。機車裏沒燃盡的煤火，現在也不再有多少煙可冒，所聽到的聲音，是幾個傷殘的士兵不能動轉的呻吟。他們不斷的吟呻和大罵：

「這，遭了什麼王八羔子災難啦？」

「遭了日本兵的災難啦！」

「說話的是誰？——啊，還是你，我的一隻腿算完了！」

「救急車還不到嗎？軍醫這些鬼子們，一個好心腸的也沒有——」

「放我們在這裏——噯噯！連身都不能翻一翻，我的腰骨，一定是完了！這些「義勇軍」王八們，幹事真缺德！他媽拉屎的，得伴他們非槍斃不可。噯，噯~~~~~啞~~~~~」

「喝他媽的什麼浪酒？連長這東西，晚間睡女人白天睡覺！現在橫豎完了。——你們看，那個大個子的「義務軍」隊長，要槍斃他的時候，該多尿！磕頭。平常你看那神氣：還了得嗎？真是……」

「當兵的命，到那裏也是一份窮兵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聲音漸漸不連貫，含糊到不能聽清楚，麥酒的氣息還是很強烈的發散。留在看守這殘破人羣的人，全躲到高梁地裏，將由車箱弄出來沒跌破的麥酒瓶，魚盒，肉盒啦，還有橘子和

蘋果，開始吃和說。有時他們想到不能動轉的人，他們用一個人將一些東西送到他們手可以取得到的地方。至於已經死了的，就誰也不再去理他。

「忍着疼，也要吃點，這是機會啦！若不，能撈到嗎？這是給日本二大爺預備的！一樣是「兵」，人家就要吃這個！」

「「義勇軍」怎樣？一定弄去很多吧？跌昏了什麼也不知道。」

「沒有，連一盒煙捲也沒動，這真該佩服人！就是把鎗全弄去了，子彈也沒剩——裏面還有我認識的呢！我們在一起當過兵！這些人真够朋友，可憐他們的衣裳穿得可太不够朋友了——光着腳的全有！」

一個兵他發亮的吸着香煙。在每個跌傷了的眼前，放下一些可以吃的東西。要吃烟的他給他們燃着了火柴，但是他並不給他們麥酒喝。

完全是安適的。這儼然是一個行樂的機會。他們並不就心義勇軍第二次再來。他們知道義勇軍對於兵士是沒有傷害的。許多的弟兄全知道。

幾條毯子鋪在就地上，高粱被四開的壓折下去。兵士們嘴裏唱起思鄉的小調，興奮的時

候，便響亮的向山壁上拋着牛肉的空鑊和麥酒瓶子。

「百靈鳥，你再唱一隻想老婆的調調子，俺的老婆現在不定摸誰的鷄巴睡呢！」誰在嘆息了！於是「百靈鳥」當真又唱起一個思鄉的調子：

一更裏來，月亮照窗台，

奴家的丈夫怎還不回來？

當兵啊，一去三年整……

這樣的滄月怎麼叫人挨？

……

二更裏來，月亮照滿窗。

悔不該嫁了一個當兵的郎！

當兵的人兒是東流的水，

只要離家啲！就沒有個還鄉……

「唱三更……」人喊着，粗魯的喊着，冤枉的喊着……

三更裏來，月亮正當頭！

天河兩岸呀！織女與牽牛……

神仙哪……一年還有個團圓團圓的日呀……

夫妻呀，相逢還要幾千秋……

……

四更裏來，月兒半朦朧，

夫妻們呀……夢裏怎也不相逢？

少柴無米呀……才逼走了你，

恩愛的夫妻呀，兩啊兩西東……

……

百靈鳥的歌聲不能唱下去了！一種酸心，一種說不出的惱怒，激怒了攤在地上那些傷殘了的人。他們開始怒罵百靈鳥：

「百靈鳥小鬼子，唱得要人命啊！唱個別的，唱個轟轟烈的——別儘教人難受——」

「不，百靈鳥，還是接着唱這個，唱第五更呀！唱！唱！第五更。」

百靈鳥，一個很漂亮的小兵崽，在日間一定看到他臉色要漲紅。

「伙計們，聽吧！唱完第五更，救急車就會來的啦！」

百靈鳥的歌聲又起了，還是不如先前响嘍：

五更呀裏來，月兒掛西天，

世間哪有誰知當啊當兵的難！

打了個勝仗呀沒有個歸家的日……

打了敗仗呀，骨肉不團圓。

打了敗仗呀，骨肉不團圓……

「你他娘的我們這是爲誰打仗啊？」

這聲音一直飄過深谷，飄過每個人的心孔，浸濕着無限際的遠野，不疑解答的橫飛過去

了！

.....

勝利戰勝疲乏。

「同志們，這槍全是半新的哪！一色大蓋（三八式步鎗）是不是五十枝全繳來了，有沒有損壞？好，回去再看吧！那個狗連長的一枝手槍在誰的手裏？」

鐵鷹隊長嚮噓着嗓子，在暗夜裏，顯得身材更挺直了。漂亮的，嘴裏吹着哨音。吹着各種小曲，走在前面。

唐老疙疸，摸一摸那手槍的尾巴，還是很安適的塞在自己的褲沿裏。他什麼也不說，在隊伍裏，槍比什麼都親切哩！手鎗更是難得的東西。

「那一枝槍，並不好，不過那是一隻手槍呢！」

鐵鷹隊長，他顯着比誰全愉快，把話又轉到別的身上去：

「你們一定聽到啦！那個當兵的弟兄說，他還要給我們送第三枝槍！」

「隊長同志——」一個人在隊尾巴上說話：「你爲什麼要斃那個連長呢？弟兄們不也是一樣嗎？」

「那狗東西是非槍斃不可的。弟兄們呢，全是好弟兄！」兵不打兵」司令不常是這樣講

嗎？那是總得看在什麼時候了。日本兵也是一樣，得住不一定就殺了他——可是官一類的東西都是饒不得的。」

歸路經過李七嫂的門前，已經聽不到孩子的哭聲，也沒有燈光。

經過每一部卡子，那全要有「口令」問答的——這是第一道卡子：

「口令？」隨着是扭槍機的聲音。

「勝——」

「勝。領字？」

「鐵——」

緩和了，在沙囊後地坑下面有人爬出來。燈光一閃，探視出相互的面貌。

「鐵隊長同志——」

「蕭明同志——」

「回來很快！司令知道你們必定勝利，所以沒派援隊去。命令我在這裏接援你們！」

蕭明親切的握過鐵隊長的手。相互舉臂膊沒有行軍禮。他讓這踏着勝利步子的——

這已經近乎勉強——一隊，過去了。這裏是有些燈光的，這全可以用鬼一樣的眼睛相互傳達着尊敬的笑意。偶然發見了在赤着腳的上面，有了勝利的血漬！

蕭明嘆息埋在自己的心裏：

——這是勝利嗎？

劉大個子和李三弟到前山去巡邏，回來了，他們知道勝利的消息，特別是李三弟，他歡喜得不知道該怎樣。

「蕭明同志，你一定看到啦！他們弄回多少槍來？那一定一人要背三枝兩枝？」

劉大個子並不怎樣關心到槍，他問蕭明：

「他們是不是截的給養車？那樣，他們繳械，一定要吃一頓餅乾……罐頭，保華麥酒也許很多咧！噫！我押送過這樣的車，也是給日本長官們送去……」

半睡在地坑裏的別人，也被他們擾亂醒了，接着第二班巡邏的人又開始出發。

露水是很濃重的。爲了一種內心的煩亂，蕭明很悶氣的不再蹲在地坑裏。輕輕地爬出來

.....

草間露水浸入鞋裏另有一種沁涼。天東已經有海水一樣的雲了。太陽還沒有光帶放出。在幾千米遠地方的樹木也還是很模糊。

輕輕聽到有汽笛在什麼很遠的地方不斷的長鳴。

——這許是敵人要來攻擊嗎？

遙遠地，遙遠地，是什麼聲音呢？飛機不很輕快穿着薄薄的雲層，向這面飛動了。

他觀察得够確實，他寫了報告，用腳觸醒了劉大個子：

「什麼事啊？」朦朧的坐起來。

「去，趕快，將這報告送到司令部去——」

「什麼要緊的事，這樣急！」

「敵人快要來攻擊我們——」

劉大個子不相信一樣，挺起他黑細的脖子：

「叫李三去吧！」

「一定要你去，李三在這裏還有用。」

蕭明變成嚴厲。

「好，我去，我去……我回來還到這裏嗎？」

「那是當然的——」蕭明接着說：「司令如果有什麼命令，你要趕快帶回來。」

劉大個子挾起自己的步槍，爬出了地坑，聽到飛機叫的聲音了。他感到一種空虛——這如果接連投下幾個炸彈，便什麼全完結了。

沿着樹蔭前進，時而要伏到地面上等待動靜——事實，飛機並不會爲了他一個人就投下爆藥來。

儘可能利用他當兵時候由每次戰場上記憶起來的經驗，躲避着，前進着，他知道這報告是非趕快送到不可的。

——天照應吧！革命的紅光照應吧！

這是一種祈禱，一種盼望，使劉大個子由空虛轉到了充實。

——該是一種錯誤吧！「革命」和當兵是一樣的危險啦！全要賭生命！娘的，全要賭生命！

他很悔，不應該不和李三弟一同來。那是一個胆壯的傢伙！什麼也不怕。有他在跟前，他也不會這樣軟弱的，爲了面子的緣故。

——當了半輩子兵，也沒娶到一個老婆！現在革命了。也許「命」革完了，大家就全有了老婆了。革了命老婆就可以不用錢買得啦——娘的，飛機一下蛋，就什麼全完了！

思想是幾千條電的閃光。但他的眼睛還是不能改變的盯住前面。

四：夜襲

「非得退却不可——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司令對面那個高麗姑娘話說了。這在劉大個子比聽司令的命令還要緊。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小東西，眼睛像兩塊黑寶石；同時在前額表現着充分的頑強——突出的，生着很濃黑的頭髮的一個飽滿的前額。

「你寫一個命令！」司令隨使用兩隻骨節奇突的手指，輕輕觸動桌子。他發音不很漂亮，而且又有些重濁，命令着他的女祕書說：

「要這樣寫：接到命令，就將原有守地的堡壘破壞，馬上退却。隨便採那條路。在下午兩點鐘，一定在龍爪崗集合。教他們不要驚動住民——寫上發命令的時刻。」

司令說話直到完，他的面部也沒有變動。每個字似乎全在思索，全艱難的從那很整齊的牙齒裏迸出；眼睛投射着遠方，一刻又投射到命令紙上：

「就是這樣吧！謄清了我來押名字。」

命令一共是五份，每張都要押上「中華人民革命軍第九支隊司令，陳柱」的名字。

「這位同志，把這份命令你拿去，交蕭隊長同志。」

「沒有別的事嗎？」劉大個子雖然用習慣了當兵時候的姿勢，挺立着講話，他的眼睛，却貪婪的看着那個高麗姑娘——她在忙着整理什麼呢？筆啦、紙啦！一直是向着囊子裏裝。最後把一枝手槍也掛在自己的肩上。

「就是這樣，你要用跑步——馬上就走——」這是單純，什麼不走的理由也沒被劉大個子找到。

陳柱眼睛透着這個長條個子，轉動着不大強健，也不大靈活的背影走出去。他沒有批評，也沒有思量。

「你收拾。收拾好了弄妥自己的手槍，我們馬上就要開拔——」

女人沒有說什麼……

陳柱眼睛顯着深陷的，聲音也一同近乎深陷的走出去。口笛一頭的皮條套在脖子上，笛子却裝在左面胸上一個衣袋子裏。袖子高捲到胳膊根，習慣一隻手常常要抓緊腰間的細皮帶。雖然他的手槍是掛在他身子的右面。

天氣有點陰慘！太陽被朝雲遮蔽得够受，纔透明，又被後來的雲層增補了這縫隙。朝霧也還沒有散，在後來竟變成準備要落雨的天空。屋前的石堦像被雨水浸過一樣濕潤。

「……同志們，在半點鐘以內，把什麼全弄好，現在把不必要的東西先埋在地下——不要驚動鄉民。崔長勝同志呢……把他送到可靠的人家去……他是個老年人，還在病着，敵人就是進來也許傷害不到他。解散。半點鐘聽我的哨音，還在這裏集合。我要檢查——」

崔長勝深深睡在東面一帶廂房裏。在起始集合的哨音就叫醒了他。接着他聽到紛忙的脚步聲，接着是司令的寬大而不甚响亮的講話。而後呢！又聽到關於他。

——這是怎樣了啊？要向什麼地方退却呢？一定是日本兵進攻來了啊！是的，他們夜裏弄來了那些槍！我是被留在這裏了！日本兵一定會殺死我，這堡子裏的男人，除開太小和太

老的，一定全跑的啦！賸下些女人們！還有我……

一種酸心和嫉妬的交流很兇猛的穿過他的週身：

——要留下我嗎？爲什麼呢？我是應該叫敵人的刺刀穿死的啦！

一種憤怒激動得使他要坐起來，也同別人一樣，拿起自己的步槍。但幾次掙扎使他失敗了！他失敗得像一個孩子那樣哭着。當每一抽動，可以看到那肋骨怎樣的透露。外面又聽到紛忙的脚步聲，他知道這是解散。恐怕馬上就有人到這裏來，如果看到他這樣，這是一種侮辱！

——爲什麼呢？老的東西不應該死掉嗎？這是很合理的——這是爲「革命」死的哪……他寬慰自己，努力使自己偉大，可是不過一刻又使他陷入了不可分解的悲愴！空曠的大炕上，席子不完整和污黑，地上，炕上以及每處，可以看到破得難堪的鞋子和被遺棄的子彈空壳。

對窗屋子裏拉槍拴和說笑話，使他格外的焦心！他知道同來的伙伴一個也沒在那裏。他已經幾天沒見到了蕭明。他也想到小紅臉吃菸袋時的樣子，至於劉大個子呢，他一向便不喜

歡他。切心的想念着孩子梁興。

「崔同志，怎樣？」崔長勝在夢一般的朦朧裏，覺到有灼熱的手掌撫到自己的前額。他將眼睛翻到陳柱的臉上，隨着他看到站在傍邊的是那個高麗姑娘。但是他說不出話來。

「我們暫時要離開這裏，你怎樣，我的意思……你留在這裏……不會有危險的，我們已經安排妥了一切。」崔長勝只是不適度的點點頭。

高麗姑娘拿過他的手，一面凝視自己腕子上的時錶針，崔長勝感到一種很不安的舒適。

「多少？比昨天？」陳柱說。

「漸少……」高麗姑娘緩緩地又將那隻手送到原來的地方。

「我們就要出發，立刻就會有人來抬你——同志！我們很快就會見到。」

崔長勝用眼睛送走這兩個溫和的影子，現在他恬靜，安適，也不感到酸心！只有笑着老人的臉，等待他們或是任誰給與他的運命。

在臨出房門的時候，安娜低低說給陳柱，那老人的脈搏，比昨天一百動又多了十幾動。

陳柱的眼睛祇是更深陷些。

一具軟床抬着這老人走了。陳柱站在屋前石階上。口笛咬在嘴裏。太陽還是透不出光芒，天空顯得狹小，南邊遠遠的河流，像不動的水銀。

「……不要驚動，半點鐘到堡子西頭『羊腸口』那裏集合。沿着有行樹的方面走，記清，就是那個小樺樹林子裏。——現在正是八點。出發。」

一共是五個小隊。陳柱目送着每個小隊全走去——嚴肅，沒有煩擾。口笛照舊投在袋子裏。增加了一隻步槍，掛在肩膀上。走在他後邊的是安娜和另外三個人。她沒有步槍。只是一個囊子，和一隻手槍。

有飛機撥着翼層發着嘆息了。人們的脚步輕急而巧妙的，躲避路上的石頭。

.....

命令像有翅膀的火蛇，穿着每隊，穿着每個人的心孔。——這是退却的消息。

退却在老隊員們是和攻擊一樣平常。沒有感動，沒有騷亂。雖然新加入部隊不久的伙伴們，會感到不安。這不安很快也就變成安定，就如什麼全安排了一樣，全循着這安排走。

小紅臉安定的吸了幾天菸袋。在他預感到也許又沒了他吸菸袋的機會了。劉大個子空虛

的垂下頭蹲在地上，爲了疲乏的緣故，他這時看來什麼興致也沒有。不說話，兩隻手像獅子攀樹似的，使自己的步槍豎在地上。

由前邊退過來的小隊，很散亂的取着各種各樣的姿勢。而部上看不出什麼不一致的表情來。隊長們有的走在隊前面，或是後面。最後是鐵鷹隊長的小隊。他向道面打招呼：

「同志們！」隨着嘴裏掙個呼哨，樂觀的走過去。蕭明也舉起一條臂膊，揮動着，也是一樣樂觀的目送着。

「這傢伙，真來得，看身量！够一條漢子吧！多麼壯！」

李三弟，他起始就愛着這個鐵鷹隊長。他常常有機會就稱讚他：

「好傢伙！」

所有前面的小隊全撤退了，蕭明的小隊應該在後面擔任掩護一個時間。必要時那是有滅滅和撲殺敵方偵探的任務。不過總要避免和敵人正面衝突。

「李同志。」蕭明命令着：「你和澤同志在後面擔任警戒，必要時放槍——三發——距離在五百米遠以外就可以——我們開始走。」

轉過幾段高粱地，蕭明和別的人們的影子全看不到了。李三弟和梁興伏在地上，儘可能使草叢埋下自己的身子；槍口伸向前邊。

這地勢近乎凸起，同時也可以展望得遠闊些。——那是一片伸着很整齊穗頭的田野。一個人從後面跑來。是唐老疙疸。

「爲什麼一個人跑回來？」李三弟扭着頭使自己前額微微翹起一點。

「有任務——」

「什麼任務？」

「這不能說給你！」

「我有權力，不許你通過……」李三弟微笑着。同時真的把槍身橫過來。

「不要玩笑，我沒工夫嗎！」

「來會李七嫂嗎？」李三弟眼盯着那面一所孤獨的小房子說：「真的，她住在那裏不安，日本兵來要吃了她，趕緊教她到堡子裏去——」

李三弟看着唐老疙疸走着，加緊搖動着肩膀和背脊。身上的衣服被汗透成黏濕。他也没

有帶着自己的步槍。

梁興發起孩子樣的笑聲，用一隻拳頭抵打李三弟的肋骨說：

「這像灰真是老婆迷啊！什麼時候啊，他還顧她，不要命啦！」

「你還是孩子哪！不該懂得這些個。」李三弟將梁興的拳頭扭離開自己的肋骨。

門扇沒有掩緊，唐老疙疸性急的竟使這門解了體。立地聽到一種充斥着驚悸的喊聲：

「誰呀？這樣推門！」

孩子哭聲開始响亮，媽媽在拍着孩子，嘴裏接連哼着不連續的催眠歌。及到她看清了是唐老疙疸便什麼全安貼了一樣，眼睛不堪擴大的盯着這個青年的農民說：

「你怎又來了啊？隊長知道了一定要敲你的骨頭——今天早晨有飛機來過，你看見嗎？」

日本兵要來吧？——還不好好去守望，儘往這裏跑，像離不開乳媽的孩子似的。」

女人真是有點迷人呢！這話在平常該怎樣甜蜜？今天却不啦！

孩子又哭了，媽媽斷了話，來哼催眠歌。她豐滿的大乳頭，貪婪的在胸前垂掛着，起着誘惑的顫動。——唐老疙疸今天他喘息，暈嘔，一直看着李七嫂。嗓子起惡心急切使他不能

說明他當前所要說的。

「你怎麼？」李七嫂沒有把握的問。

「全得完，全得完！日本兵一來了，像你這樣年青的娘們，至少他們要用二十個人來幹你！吃了你！趕快呀！小媽媽娘收拾吧！抱着孩子到堡子裏去吧！孩子不能抱就扔他……誰也顧不得……反正孩子是可以再養的……快呀……」

李七嫂的血正如一缸騰熱的豆汁，唐老疙疸的每一句話，正是滴水，這會形成一種可憐的分解！

「究竟怎麼回事啊？日本兵到什麼地方了呢？你們的隊怎麼沒開槍？——孩子不能扔啊！孩子怎能扔呢？日本兵殺了我也好！」

「他們不殺你，他們要用你哩！用够了才殺了你！走啊！掉眼淚有什樣用呢？這是什麼時候，這……噯……你還掉眼淚？我們的隊伍退却了，這裏一個隊員也不能留，這是司令的命令。」

李七嫂像鑄在炕上一樣，不動轉，只是一把一把擰下鼻涕和眼淚向地上拋……

孩子噉叫着，唐老疙疸忘了自己流下來的汗，流到嘴裏是什麼滋味，——在遙遠聽到砲聲鳴動了。飛機嘆息的聲音，也有了！李七嫂忽略這些，一直是向地上拋眼淚和鼻涕。

天空恬靜，附近豆叢和高粱地裏有蝻蝻叫，林子裏也有鳥叫，鳥叫的韻節很不齊一。土圍牆殘缺得不成樣子。自從李七哥死了以後，什麼土牆啦，房上的茅草啦，也全像死了一樣。

在生着叢草的牆角裏，有一隻犂杖被埋沒的攤臥着，僅還能看到那被雨水淋白了的柄手。房檐下鈎曲的鋤頭和鏟刀，也全鏽得沒有了光亮！

透視過窗口，當前的就是鷄冠山。要到龍爪崗集合，就必須要爬過那帶山梁。

唐老疙疸他主意打定，在七嫂不注意拍着孩子的時候，像一隻老鷹捉小雀抓過孩子便向外跑。後面七嫂不拋鼻涕了，什麼也不顧，她要爭奪她的孩子。

「你要嚇死他，你要他的命！你要我的命！啊……好孩子不要哭……不要哭……你爲什麼挾着他……該死的……他的小命一定要叫你斷，斷——了呀！」

唐老疙疸什麼也沒聽到，孩子抓他的胸，他的眼睛只是盼望一步邁到堡子裏。

這好像瘋狂的轉走。砲的轟鳴，飛機的嘆息，在他們看來全是浪費。

.....

李三弟嘴裏咬碎一片草葉，滋味很澀，很苦！一種近乎苦痛的渴燥在嘴裏燃燒！梁興要睡過去，一隻手附在槍握把上，有輕微的鼻聲响動。——太陽在天空炙灼人。

大路上看去似乎很平靜；一切也全似乎很平靜！如果不是提示着當前就埋着血的鬭爭；……人許忘掉這是什麼世紀！人臥伏在這草叢裏作什麼？

「不要睡——渾蛋，這裏是做夢的地方？」

李三弟扯動梁興的一隻耳朵：「聽！有砲响哪！」

茫然的，孩子由夢裏被拖回來，起始眼睛朦朧着，什麼也不了解一樣看着李三弟。李三弟用手向前面指指，他又順了李三弟手指的方向，朦朧而茫然的看過去：

「有敵人哩？」他近乎驚愕要跳起來，李三弟止住他。

「不要動——敵人還很早，放砲的地方離這裏，起碼要有十里地哩！」

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還是臥在這裏？還是爬上去看看？」

「砲彈在半空炸了，那叫開花彈——看那白烟像雲彩一樣的小團，就是開花的地方。底下的高梁至少要壞一畝地——你沒打過大前敵，他媽的這東西纔討人厭呢！」

李三弟用着有經驗的說話，梁興覺得更幼稚，看着前方——距離這裏有五里地上面的天空，那團團近乎白色雲一樣，緩緩游動的彈烟。他滿懷着新奇說：

「這老遠放砲，打他媽的誰？狗屁也打不着！」

「他們不是真的想打人，——這裏面也有我們的同志，一定的——日本兵在後面，前面是中國兵！他們放砲是嚇唬我們——」

「司令那傢伙，爲什麼偏要退却呢？幹一下多麼好！」

梁興扭開自己的槍大栓，輕輕的拉下着，又無意識的看了看睡在彈巢裏的子彈——一共是五顆，一顆被推上去，推進彈倉裏面。只要下面的扳機用手指一觸，便可以發射，一個生命便可以完結！他的手指却只是附在護手圈的外面，嘴唇不經意的在顫動，他期待的看着李三弟說：

「怎樣？還願在這裏？這多沒意思！」

「扭好你的保險機——」李三弟短促的命令着梁興，同時他的眼睛一直盯緊着那隻拉槍栓的手說：「幹麼？總是這樣孩子氣！槍走火是危險的，我們這是在做警戒——記住，無論什麼時候總要注意槍走火！不放的時候，就要扭死保險機——我們還得留在這裏一會，唐老疙疸弄老婆去了，我們走了那會叫敵人檢他的蛋！」

一種騷動，唐老疙疸跑在前面，孩子在懷裏死一樣的嘶鳴！李七嫂的頭髮散亂在臉上，脖子上……她的衣襟沒有扣好，一隻乳頭顫顫地落到外面。

「怎麼地啦，日本兵不會就來的！唐老疙疸你這鬼！你要怎地？」

唐老疙疸不說一句話，李七嫂也不說一句話，他們一直向堡子方向趕過去。

孩子的嘶鳴，女人的詛罵，全隨着風跑開，這裏沒有留下一些痕跡。李三弟他們還是照舊爬着，爬着……一刻砲彈轟鳴聲由遠而近。

「怎樣？我們還是這樣？」梁興看着前面，懷着希望一般。

「前進——」李三弟提起自己的步槍。

「前進？」梁興疑惑着，心臟馬上增加跳動，機械的隨在李三弟的左面。他們拋開大路

在高粱地裏穿走。高粱葉子常常要割到人的脖子，活似一柄玩笑的小刀。附在高粱幹樁上的
 蝟蝟們，聽到有人走動便停止了吟唱。人走去不多遠，牠會重新再吟唱起來。

「在家你常捉蝟蝟嗎？小孩的時候。」

「捉——你呢？」說話的梁興不經意踢折了一棵高粱，那穗頭是深深的躺下去。

「小心摔倒——我小時候也捉過，後來就沒有工夫了！」

「你爲什麼要學釘鞋匠呢？」

「老人們的主意。」李三弟如有多少沉重的東西，全埋在這句話的裏面，接着說：「老
 子是個釘鞋匠，兒子也沒有權利不釘鞋！」

「你幾歲開頭的？」

「八歲。」

李三弟也許毫沒有興致說到他的童年。童年猶如一條曾咬過他的蛇，他近乎恐懼和憤
 怒，只要一想到或是提到他的童年，也一直這樣想着：

——將來總是光明的，只要死一般地幹下去。過去的叫他滾蛋吧！

豆子地裏穿走比較要困難。他們還需要隱蔽着身子。頂空上有飛機威脅的聲音了，他們暫時停止，順了壩空向大道方面觀看。——一會似是馬的嘶鳴，蹄音在不甚遠的地方打打着地。

「注意，這一定是敵人的騎兵偵探！」兩個人如兩隻山兔，柔弱的順了壩溝伏倒。槍口探向大道的旁邊。

「射擊吧？」

李三弟不理他，祇是側起耳朵，眼睛不轉動的望着……

馬走得並不急速，同時聽聲音也不繁多。馬刀鞘發光，馬槍在人的肩頭上不穩當的串動。帽子扣到腦後，在下面招展着一條毛巾。每人全這樣，那是爲了遮蔽陽光，擦汗，和企圖招來一點涼風。

軍官走在前面，他顯着疑慮，畏縮，同時是懷着不可知的災害樣，吒聲的催喚着自己的馬。四個乘馬的騎兵走在他身後。他們很坦白，沒有什麼踟躕。

馬全很膘肥，皮毛起着光澤，全是有汗的。

「怎樣？放吧？」梁興的槍扭到壠台上，不可掩的槍身顯着顫動了。李三弟看到這一點，他笑着說：

「不要慌，孩子——扭開保險機呀！噯噯！向上一推，向右——對了……瞄準那個軍官，看清嗎？發光的，騎鐵青馬的那一個。預備——放——」

在升起的花輪裏面，人影擴大着滾在一邊；馬的前脚高高的亂打着天空……

……

鐵鷹隊長無顧慮的走在隊的前面。道路熟習的前進是迅速。一直到拐上另一個山梁，他才發見在隊尾巴上單獨少了唐老疙疸。

「唐老疙疸那裏去了？在後面拉屎嗎？」栗色的眼睛轉動着，他讓過隊身，暫時站在一邊，急切固定的問着每個人：

「大概去看李七嫂——」隊尾巴上一個隊員這樣不確定的說。

「李七嫂？那是很接近敵人的地方啊！——他的槍呢？也帶去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這裏給他揸着哪！」一個隊員很輕妙的回答。

「倒霉的東西，爲一個娘們子，什麼全忘了！命也不要了！弟兄們的命也不要了——非給敵人檢蛋不可……」下面應有這樣一句話：「……那非招認出我們的地方不可，知道地方就什麼計劃全完。——只要一頓皮鞭子，這樣的癩蛋！」但是他沒有說。覺到應該還是埋下去吧！這會增加了隊員們的不安。祇是擴大的咬一咬自己的頰骨。

「站住。」小隊漫然的停下。「把那棵槍給我。誰還願意去？祇要兩個人，我們去看看這個倒霉的東西！你們先去龍爪崗，見到司令就說我們馬上就到……不要說什麼……就完了。」

兩方開始分開，背馳的走去。小隊爬過山梁看不見了，這裏開始聽到砲聲的轟鳴。除開織隊隊長另外還有兩個隊員。他把腕子上的手槍插起來，肩頭上掛着唐老疙疸的步槍，只有一袋子彈。

「聽見嗎？砲——應該趕快迎上去——檢小路走。」

小路曲折得够艱難：野藤蘿糾絞人的腳脛，非常刺痛。一刻有很新鮮的血沁出來。遙遠是砲的轟鳴聲，這裏的山壁全蒙到震動。

「李七嫂是怎樣個女人？唐老疙疸這樣着了迷！誰看見過？」

鐵鷹懷着一種說不出的靦腆，同時也還矜持。雖然他不是怕別人說他不嚴肅，事實嚴肅並不在談說女人。他一向是矜持的，無論在同志的面前；在司令的面前。這固然不是資產階級的軍隊，但他總覺得革命軍的紀律比資產階級的軍隊，更要嚴肅，更要認真。他無時無刻不想要模範的，沒有溫情的作個鐵般軍官樣子的隊員。

「那女人嗎？老實是不錯！大乳頭，強壯，嘴唇是厚厚的……」另一個隊員說着的時候，顯着很貪婪，更特別興奮使自己的步槍向上串了串，眼睛眯着，翹起一嘴黃牙齒，和一張沒有鬚鬚的麻子臉。鼻子扁平的。「媽的，就是她看不上我！這算沒辦法！那傢伙是非常利害啦！她看不上的人，連話也不和你說一句。」

鐵鷹隊長看一看他微笑着。鼻子起着拱動的摺紋。溫和的自己在想：——是這樣一個來得的女人嗎？——一種本能的力衝盪着他。還籠罩着淡淡一層嫉妒！——她怎麼給唐老疙疸那傢伙弄上了呢？

「真是危險，日本兵一定不會饒掉她，我們應該趕快吧，拉她到什麼地方去，堡子裏我

們的敵人一定要佔領，那也是不妥。」

「最好，還是叫她加入我們隊裏來一齊『革命』。司令那裏不是也有個高麗姑娘麼？革命也不能少女人啊！司令不是說，革命隊裏不分男女嗎？也不許男人打女人……」

鐵隊長不再聽這個麻子臉隊員關於女人的提議了。他向另一個隊員——一個大身材的不是三十歲的農民——說：

「有槍响了！聽，一下……這是那方面射擊呢？不像很多人放槍——不很响亮嗎！——這一定是打中了人——馬叫——飛機——」

沿着一帶高粱地前進。工夫不大，聽到順着那面大路有雜亂馬蹄的騷動，和馬刀鞘交組的聲音飛跑過來。

『臥倒——槍瞄準好——聽口令——放——』

接連是一並排嘭嘭嘭嘭三响，一樣是在血輪擴大的瞬間裏馬的前腳擡打向天空……

第一個是鐵隊長先跑出來，步槍抓在左手裏，右手抓緊手槍，脚踏到正在地上抽搖，受着苦難的，還沒有死掉的一個的前胸。手槍逼住他，問着：

『你們共來多少王八蛋？』

『……』他眼睛翻絞着，牙齒擊打着，有團團血的泡沫從嘴向外，向地上飄轉。馬蹄踏過人的頭顱，飛跑過去。兩個隊員，每人分攤一個檢視那早就死了的傢伙。開始取下他們的馬槍和子彈。好的鞋子換下來，拋開自己的破鞋子，而後全來圍住這個垂死的，受着難苦的傢伙！

『弟兄們，這傢伙活不成了！送他回去吧！誰來作？不肯？好，看我來，閃開點——』
什麼苦難和罪惡，全在這「砰」一聲裏結束了。

戰鷹隊長插好手槍，他要取下那馬槍，槍已經不中用了，折斷了握把。祇是拿到兩袋子彈。

『我們應該就走——』

沿着高粱地，他們忘了是來尋唐老疙疸，只是爲了這樣意外的獲得，興奮着每個人。

『隊長同志，臥倒吧！對面又有人前進哪！』

很快就認出那是李三弟和梁興。他們正在追趕才死掉的三個逃跑的敵人偵探。

每人的臉色全焦急和興奮，紅紅地，背上又多了一隻槍，和兩袋子彈。梁興顯着很吃力。

『噫！你們還幹嗎（讀：麻）？』鐵鷹隊長舉着他一隻胳膊。

『隊長同志——怎麼你們也跑到這裏來？——那三個騎馬的你們收拾了吧？』李三弟顯得樣子固執，剛強，接着說道：『正好，我們收拾兩個，他媽拉屎的，還有個小官慰子！』

『我們來找尋唐老疙疸！』

『唐老疙疸？他向堡子裏去了。懷裏挾一個孩子，李七嫂哭着嚷着跑在後面——』

鐵鷹隊長沉思了一下，說：

『好！讓他自己去到龍爪崗吧！我們不能再停留在這裏，也不能再到堡子裏去——我們儘殺的是一些本國的弟兄們！日本兵，這些王八蛋，儘在後面，真聰明。我們是主張「兵不打兵」，不獨不打本國兵。外國兵也不打，只是和那些統治東西們算賬！現在實在是講不了！』

鐵鷹隊長這樣感動，在誰也沒看見或是聽到過——他一向是剛強的。沒有爲了什麼感動

過。

.....

身子拉長着，劉大個子睡在的地方，離司令和那個高麗姑娘很近。這是一片平靜很好的廣場，沒有石頭，也沒有野藤。有草，柔順得像乳羊毛一樣。

四圍山崗上有守望的，路口有步哨，應該休息的人，可以安心睡一刻。吃菸，談話，隨便說女人，這裏是沒有禁止的。可是人們全似靜止着的水一樣沒有騷動。谷底好像沒有過什麼增加，照常的空曠。小紅臉孤獨的自己吃着菸，每次吸動閃起的火光，也是不起勁。有幾處响着鼾聲。周圍山上的樹木也是靜靜的……

『該是出發的時候吧？』高麗姑娘在說話。劉大個子聽得出來。

『還要待一刻，等那面回信來，就可以出發——反正什麼全齊了。』司令陳任的聲音，劉大個子也聽得出來。粗啞得很好笑！接着他又說：

『現在的步槍……每人可以攤到一枝很好的——白天，鐵隊長他們弄來的四枝馬鎗，也是很好的。你不要來一枝嗎？那比步槍要輕一點。』

『不，還不需要，我有手槍就可以。』

他們暫時沉默着，靜待着什麼一樣。

劉大個子很不安寧的躺着，用手扯地上的草，使自己的身子仰臥，看天空的星雲。——很層密，不能透視到底，像一條邊幅不整齊的白色帶，橫貫過天空的他知道那叫「天河」。在他幼年的記憶裏，他也知道天河兩岸有「牛郎星」和「織女星」，「王母娘娘」每年七月七日才許他們見一次面。

一個黑影從山崗上面低低地爬下來，一直向司令坐着的地方爬過去。司令向這個來人閃了一下手電燈：

『孫同志嗎？——怎樣？』

『那裏萬事齊備——這是齊同志的報告。』

借了手電燈的光亮，司令和高麗姑娘看報告。送報告的人興奮着眼睛向四周迴翔——空曠裏埋着些什麼呢？誰在唱起低低的歌來了。接着有人在合唱。那歌是每人所熟習的。劉大個子使自己的身子又翻過來。

『馬上出發？』

『……』在昏暗裏高麗姑娘問話。沒有回答，祇是陳任笨拙的動一動頭，接着輕輕吹動兩下金屬的口笛——集合各隊長。

『同志們，我們馬上就出發，要按計劃走。那裏萬事全齊備——在兩點鐘的時候，必須將堡子佔領。現在正是十一點半。對準你們的錶。』

手電燈一齊閃光，接着什麼全活轉了。一刻以前還是被人們熱愛着的草地，現在像被遺棄了的女人。會熱愛過她的人們，又開始去愛鬥爭。

小隊長按照着自己的任務自己的路綫，分別的進發。這時候，這時候應該是誰也不能顧誰的時候。充滿每個隊長和隊員當前的希望就是鬥爭。誰不會想到這次鬪爭會使自己死掉，更不會想到死掉以後的事情。羣的力鼓勵着，在鬪爭後面好像才有生活。

劉大個子不再記憶那個好看的姑娘了。一任她和司令走在後邊，他不再想到那高麗姑娘和司令那傢伙會有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。他覺到別人也許不會擬想到這些事上去吧？爲什麼呢？他會想到這些？他想着「革命」一定能够給他一個老婆。

爬過一個山崗，又是一個山崗，爬過一個谷底又是一個谷底。一切全是安寧的，和諧的，不安寧，不和諧的祇有衝鋒的人們的心臟和血流。

『停——』

在一處不甚大的樺林裏，兩個小隊停止下。第四小隊長檢點他的人數。蕭明也是一樣。『休息十分鐘——馬上我們就要搶敵人的窠子。楊隊長同志你攻左面的圍牆，那裏他們不容易守的，我和蕭同志一隊攻大門——只要我們一動手，裏面齊同志就會接應。這裏人數還不够一連，裏面有一個日本連附，和一個軍士，單獨住在一個房子裏。大約就是我們原先的辦公室——如果他們抵抗的時候，就鎗斃——』

司令並不站在固定的地方說話。他沿着這近乎四十人所在的周圍走着，似乎察看着每個人。

樺林起始輕輕地响着葉子，漸來是有風聲走動。蕭明和第四小隊長楊克達，並排坐在一棵橫在地上的柵幹上。——那是一個個子不高大的，臉上有些麻子的人。說話時聲音尖銳。

『楊同志，你攻西牆，小心開鎗……你不要打了自己人——認清了我！』

蕭明和他玩笑，楊克達用拳頭槌了蕭明一下大腿說：

「「槍仔」是沒有眼睛的！」

「沒有眼睛可有「麻子」哪！」

人們笑了，連坐在一邊的高麗姑娘全笑了——這使爬在樹幹上的劉大個子，起了一種莫名的喜悅。從這時候人們便叫楊克達作「槍仔隊長」。

司令凸着他的顴骨；一樣也是讚成旁人的笑。

「槍聲——」

「接連上了——」

「準備好——出發。」

深深的爬過了一條長溝，槍聲更繁密了，漸漸能聽到有彈子尖叫着飛動的聲音。沿着每處的牆角，儘可能利用着遮蔽，採取各種姿勢躍進。

有火光冲上了天。不馴順的烟柱打着盤旋，女人們孩子們各處起着不統一的哭叫。狗發狂的吠着，子彈頑固的沒有溫情的一直穿走，劃着空氣尖叫着；或是像低飛的麻雀。——正

在逃跑的媽媽，懷裏的孩子被流彈貫穿了腦殼，她沒有覺察，還抱緊在懷裏，顛簸着髮髻飛走。一直到發見孩子的腦袋有了流水洞孔，才摔到地上，却忘了哭聲。

無數條火舌瘋狂的迴捲着。有無數已經慌亂得不成人形的東西，從這火舌迴轉的底下，爬着，滾着，跳躍着死下去……向這面奔過來的赤着背膊，但是還掛着他的手鎗，在皮匣裏；一個盲了眼睛樣的日本軍官。

『跑~~~~』

在不知誰的鎗聲下面，他倒下去。懷着一顆日本皇帝給與的忠心倒下去死了。將來在某次「慰靈祭」的時候，在靈位一個角落裏，也許會發現一塊小的木牌寫着他的名字。

在東邊，~~德~~鷹隊長一直守候到聽見了鎗聲，接着看到了火光，喊聲……他知道司令和其餘的小隊已經攻到了敵陣地。並且已經得了勝利。也知道敵人的援隊馬上就要到來。

『注意！我們那邊已經得了手……聽見嗎？敵人一定要來救援隊……將人數分開，一邊十二個，我在左邊；李三弟同志你們在右邊。讓開路口，爬下去，聽口令再發鎗……』

夜風變得張狂，背後的鎗聲已經不似先前紛擾了。人們的耳朵側着，眼睛探視着前面。高粱葉互相磨擦着，高粱穗顯着很沉重，窈窕的搖搖擺擺……

「馬怎麼直眼差？我要下來……你們牽着牠。」隔着高粱地有這樣聲音傳過來，接着是刺馬針碰到馬鐙的碎响，誰用鞭子在抽打靴筒。狠狠地吐着痰。

「誰？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營長」

「口令？」

「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嗎？渾蛋們！」

「你是營長？營長也得有口令！」位置妥當，距離恰好，真切的三個人三個馬，營長走在前面。

「報團字——放——」

『第……』在「第」的下面，營長很順從的倒下了。兩個隨從也沒有例外。馬却跑開。

『這小子穿這樣亮筒的皮靴哪！』鐵鷹隊長閃射着手電燈。

『雪亮的刺馬錐——』

『這小子，快要叫大烟埋死了，看這樣！』

『「樣」不起眼，家裏保不定有幾個漂亮小老婆哩！』

紛忙着解除下槍，鐵鷹隊長拿過從那個營長身上解下來的圖囊——裏面有鴉片烟藥，白色的小丸和一張軍用地圖——他拿出地圖，笑笑的將那圖囊又拋開去。

有命令傳來要他們即刻到王家堡子去集合，全部去，不必留監視步哨。

司令站在火場的前邊，眼睛垂下着，面前停着三具屍身。其餘的人們一樣也是眼睛垂下着。

鐵隊長跨過火場，一股刺鼻說不出的氣味，要窸息死人。不全的屍身，每處全是，被火煉出來的油在噉叫。一面是幾十個衣服不全的俘虜。

『齊同志，這是第一隊鐵隊長同志，你們握手吧！』司令的聲音陰沉的，鐵鷹隊長同志

個官軍裝束的長條身子的人，機械的握了一下手。彼此用眼睛這樣問訊和酬答一下：

「弟兄——」

「鐵同志——我們就走的——看看吧！這是劉同志，崔同志，張同志的屍身！」司令的身子背過去，他的寬肩頭抽動了兩下。

靜靜地劉大個子的身子拉長着！更顯得細瘦。旁邊是張求才和崔長勝。

「崔同志，怎樣也弄到這裏來？」

「他在人家裏自己殺了自己！這兩位同志，一個是點火時候叫敵人射死的；一個是被自己弟兄們的流彈射死的。」

鐵鷹隊長靜默着，蕭明坐在那兩個屍首旁邊，無盡無止的流着淚！用手撫摸崔長勝的已

經黏結了的鬚鬚……

「這些俘虜怎辦呢？鎗斃？」鐵隊長的一句話，使俘虜隊中感到一種騷亂！

「我們全是兵，兵啊！兵啊，兵啊……沒有一個官長，沒有一個日本官！」

聲音簡直是狂亂。司令一隻手在面前伸出，又慢慢的壓下去：

『不要叫——一個人也不鎗斃你們，願意走的一會放你們走，不願意的歸齊同志率領，我們大家同心合力替中國人民，替勞苦的弟兄們，替全人類造幸福吧！用革命來剷除屠殺我們勞苦大眾，強佔我們土地的，鎗殺驅逐我們農民的日本軍閥，乖狗，和地主們……』

悄靜的，這聲音一直是漫過遠近的山崗，沖洗着黑夜。

在三鎗放過以後——這是在祭奠三個同志的犧牲——一片龐大的悲哀和憤怒，燃燒着這一羣迅速爬走了的長蛇。

火場上還是寂寞的燃燒，燃燒……渲染着夜的天空。

五：瘋狂的海濤

三天以後，王家堡子成了廢墟。

彈窩在每處顯着貪婪的擴大；牆垣頹翻下去，像不整齊的老年人的牙齒。茅草在各處飛揚着，屋頂開了不規則的天窗，太陽能够從這樣孔洞投射下，照到死在炕底下的屍骸。小孩的頭顱隨便滾在天井中。

沒有死盡的狗，尾巴垂下沿着牆根跑，尋食着孩子或是大人們的屍身。到午間再也聽不到山羊充滿肉感的，帶着顫動的鳴叫；也沒有了——一隻雄鷄；麻雀子們很寂寞地飛到這裏又飛到那裏。

89
村東山頭上幾十天高飄着的紅旗，現在不見了！代替的是日本旗。在村後大廟的旗杆上

，也有日本旗飄在着。下面駐扎着半個中隊日本兵，歸一個大尉率領。沒有勤務在院子裏的士兵們，毛巾繫在脖子上。他們這時不再高興去尋女人，開始說着，罵着，不巧妙的講着淫猥的故事。或是粗嘎的唱着鄉歌……

松原太郎，一個二十歲的入伍兵。軍衣穿得很整齊，刺刀也掛着，遠遠坐在廟前的石塔上，用有釘的皮鞋底，輕輕拍打着石塔。吹着肉口笛。眉毛顯得濃黑粗重；嘴巴上新刮過的鬚鬚，痕跡青悠悠地。將帽子除下來拭一拭裏面的汗漬，又端正的戴好。他不被注意的走出去。

「到那去？——手簿？」

「出去就回來——」松原向門衛擠了一下眼睛，門衛裝作不高興說：

「你們又弄女人去——中隊長一刻就點名。」

松原已經走過牆角，手裏握好刺刀鞘，還是漫然的吹着肉口笛。比較吹得更响亮了，使自己的脚步，踏着拍子走……

路上他想着，想着他從沒弄過一個支那女人呢！這該怎樣下手呢？雖然看過同伴們弄過

女人，他是害羞的，他還是新入伍，什麼也不如老兵們熟習，並且在臨行的時候，他的愛人芳子，殷殷囑咐他：

你打仗，不要弄支那的女人哪！這就够悲慘了。在松原沒有到滿洲，他就熟悉從滿洲回去的士兵所講一些怎樣殺中國人的故事。殺中國人，弄中國女人的故事……其間殺中國人的故事很動聽：

——要他們自己跪下，要他們自己解開衣服，露出胸膛來……用刺鎗的重踏步……刺刀是很容易就可以進去了。至於弄支那女人嗎……

弄支那女人的故事，比較使他更愛聽。他有時裝作不經意的樣子，問着其他的老年兵：

——你們全怎樣弄支那女人哪？

——這是很容易的咧！只要你用刺刀晃一晃，她們就什麼也順從你。不順從的你就殺了她。

——長官不讓吧？

——在滿洲地方，在打仗的時候，長官還管這些嗎？長官也一樣弄的。

松原在學校裏是「青年團」，「忠君愛國」是他的信條。他曾夢想自己會成一個「乃木將軍」，或在什麼地方，最好是在外國，「精忠塔」上能有他的名字。而他的愛人芳子，有時簡直是罵他：

——拋棄你的思想吧！爲什麼呢？那是下劣的！我不愛一個有下劣思想的人。

——你，你是國家的叛徒，天皇的罪臣，一個「社會主義」者！

他自尊的反罵她。他們有幾次幾乎進步到決裂。

——你打仗不要弄支那女人哪！這就够悲慘了！這是什麼國家的行爲呢？可詛咒的軍閥，成萬成千的青年死在滿洲了！

臨別的時候，松原看到了芳子悲嘆的臉，同時整千整萬悲嘆的臉，在站台的欄杆外；揮揚着帽子和手巾，老人揮着枯乾的手，送兒子「到滿洲去」爲天皇效忠，爲「大和民族」增光。

到滿洲去的日見增多了，回來的日漸減少了。在滿洲的官吏日見肥滿了。「忠魂塔」每處建築着，每次出軍歸來的「慰靈祭」。這無疑常常會傷害了松原的思想。一種「叛逆」在

「忠君愛國」的底下隱隱增加起來。

松原在路上隨時可以看到倒下來的屍體，女人們被割掉了乳頭，褲子撕碎着，由下部灘流出來的血被日光蒸發，變成黑色。綠色的蒼蠅盤旋着飛……女人生前因為勞動變粗了的手指，深深地，深深地探入地面去。他想到芳子的話：

——……這就够悲慘了！

他也將要去尋支那女人。他有些怯懦！停止了肉的口笛，也停止了脚步，癡癡的望着這被絲頭蒼蠅吮食着的，逐漸要腐臭下去的屍身。他癱癱着背脊，同時激起一種惡心！

——如果一個女人她不順從我，我也要她這樣嗎？這是悲慘的啦！哦，那個女人，怎樣呢？回去吧！回國的時候，我該向芳子說：日本帝國軍人在滿洲儘幹些什麼事情來！

他用手玩弄着自己新刮淨不久的嘴巴。抽出刺刀來，輕輕砍打着路旁的石頭，石頭被砍打得顯現出條條的白痕。偶而一點點石屑飛入他的眼睛裏，刺痛的使他扔開了刺刀，用手巾向外撥拭着，一刻他的眼睛開始有液體的東西流出。

從西邊有幾個醉了一樣的士兵，向這面手臂互搭在肩膀頭上走過來。皮帶全是斜掛着，

刺刀握在手裏。嘴裏唱着不統一的歌。有的許是小便過後忘掉扣褲子，生殖器還是軟垂着，不安定的搖盪在外面。

松原怕這會囉嗦，他閃過另個路去。雖然他已經聽有人在喊他，却很快的他躲到一段牆的後面。聽着這些皮鞋底擦在石頭上的騷聲，不和諧的高笑，歌聲……

刺刀拾起來，還沒有插到鞘子裏。似乎也不想再插到鞘子裏，不經意的向自己喉嚨比擬着，他想這樣自殺是很便當呢。

那羣爛醉的去遠了，他又跳出來，他不想再按着原路走，他茫然着，跳到這裏，又跑到那裏。

——那裏可以找到一個女人呢？

什麼思想全在他的意識裏被拋開去。佔據他的又是只有女人。

——她要不服從我將怎樣辦呢？

他用力握一握手裏的刺刀同時在眼前閃動一下——這是尺多長，「三八」式的刺刀，鋒利的，光亮的，還沒有一點缺口。

——這樣一閃大概她就可以順從了吧？然後就是命令她脫掉褲子。這還是我自己來呢，還是用刀割開？然後，然後，啊！然後……反正全是這樣幹，反正來滿洲的帝國軍人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死！反正自己的愛人也不會再屬於自己了！反正全是這樣幹，連長官也是一樣……

松原忘記這是走到了什麼地方，祇是死屍和彈痕減少了些。

……

慢慢聽到了孩子的哭聲，這使松原很吃驚！這是什麼地方呢？還會有孩子的哭？孩子連同男人全被殺淨了，老年的女人也不留。留的就是年青的姑娘和婦人……這裏是什麼地方呢？會有孩子哭？低低伏下身子，不使高粱葉响動，他想有孩子哭的地方一定有女人。這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呢？但望她不是太年老，或是太醜陋。他伏下身子，使頭部向那面張望着——

在一個小石崖的下面，爲了積年流水形成的一個深凹。水現在已經變得細小，再不經過這裏，從一邊偷偷的流下去。人就是假坐在這個石凹裏。

——啊！還是這樣一個年青的啦！

松原跳動着沒有經驗的心臟，呼吸迫促，祇加力握緊手裏的刺刀企圖鎮定自己，事實這也是沒有用。

「寶啊寶……好孩子……不要鬧……日本兵聽見啦……殺了媽媽呢……寶啊寶……誰照看你成人長大呢……等候你的唐老叔……他們打跑了日本兵……咱們就好了……啊寶寶……」

松原不懂這女子的說話，可是他明白她是在作什麼。他想如果他立地走出去，這個女人該怎樣呢？她會大聲叫起來，還是逃跑？還是如一隻母鷄那樣馴服着，一任他怎樣……？

——……這是够悲慘的啦！

芳子的說話，又擒住了他。但是還是努力的反駁着：

——一個「社會主義者」，一個天皇的叛徒，這話是聽不得的。眼前這是多麼好的一個女人？看那乳，看那胸膛……够多麼飽滿……頭髮和日本女人沒有兩樣……帝國軍人全是這樣作……長官也是一樣……假使天皇他沒有老婆在跟前……什麼人也不在跟前，他也會這樣作……

松原敢於把這思想移到天皇身上去，起始他本能的要戰慄。及至他發見他是爬在高粱地裏，對面是他監視下，伸手就可獲得的一頭獵兔；他就是這現有空間的主宰者，權威者，天皇又是什麼東西呢？於是他使自己的頭豎一豎，這樣似乎可以增加一些自己的尊嚴。同時他又想到在他們部隊前邊的「滿洲國」軍隊，一些支那兵常常死掉，也是爲了他們那長脖子的天皇？他也知道在他們的中隊裏，有多少不願意爲天皇打仗的少年兵。他們雖不是「社會主義者」，可是同情勞苦的工農，同情「蘇維埃」政府，有時簡直是同情當前的敵人，「中華民國人民革命軍」……但是他們在命令到達的時候，也還是認真的瞄起步槍來。而完了呢，他們又要悲嘆着自己的錯誤，有的幾乎淪於自殺！

爲松原所知道的，長官多是畏懼支那的革命軍，他們却故意的矜持着。

——作「乃木大將軍」，効忠我們的天皇。

「効忠我們的天皇」這是松原在兒童學校的時候就熟習的。現在入伍了，在宣誓的時候，長官也在教導他說：

——大日本帝國軍人，要終身効忠我們的天皇！

「啊寶寶……睡的好……唐老叔來打日本兵來了——」

李七嫂眼睛朦朧着，孩子哭得疲乏，也深深地睡過去。在朦朧裏，似乎唐老疙疸真的回來了，搖着那青春的肩膀頭，步槍抓在手裏，後面是漫野的紅旗，紅旗下面是漫山漫野的有鎗枝的革命軍，女人，孩子……全有。死掉的丈夫也參加在裏面……她撲過去——

「喊！你的……」

李七嫂的夢碎了，站在她前邊的不是有着那樣誘惑肩頭的唐老疙疸，也沒有了山野，也沒了紅旗。祇是一個笑着眼睛的日本兵。

她知道了，她知道這是結束她生命的日子。但是孩子還是加緊的抱在自己的懷裏。她忘記驚慌，心臟和靜止了一樣沉靜。靜靜地靜靜地她看着來結束她生命的這個魔君。眼睛變成金鋼石一樣堅定。——小溪在草叢，在身傍輕巧的唏噓着，孩子的呼吸照常平穩。

「你的……啊！孩子……那邊去……啊！我的好……幹活計……」

她聽着，同時看着這個少年日本兵，顛動着他手中的刺刀。眼睛赤紅的，牙齒不規則的探伸在唇外。貪婪的漲紅他的臉，鋼盔拋掛在項後，同時猥褻的開始來伸手取她的孩子，企

圖拋向一邊去。孩子從夢裏驚哭着，尖厲的叫着，小小的山谷起着回應。這使七嫂的心和周身蒙到了不可忍受的刺痛！

『你，王八蛋要怎麼啊？』

她企圖掙扎的立起，但幾日夜來，爲了飢餓，爲了恐怖，爲了疲勞，爲了焦煩的等待；什麼全在摧毀她。整個宇宙開始在她的眼前起着迴旋。一種沉黑的，窒息的重壓，開始昏迷了她！

醒來的時候，孩子被拋在溝下的石頭上。腦汁沁流在小溪旁邊，隨着流水流到什麼地方去。

她攤臥着，衣服變得殘破，周身漸漸恢復了痛楚！——太陽在天空沒有闕涉；高空飛走的白雪也沒有闕涉。什麼似乎也沒有闕涉一樣，對於人類的苦痛，對於當前李七嫂的苦痛。

她回想這也許是個夢？一個噩夢？事實會昭示她，孩子的顛骨碎在小溪邊的石頭上了；她……試想着去復仇，她應該向那裏走呢？連一柄刀也沒有。那青春的寬肩頭的唐老疙疸也不在她的身邊，那些英勇的革命軍也不在身邊。他們全拋開她，去鬥爭。最終她想到那爲了

鬥爭而死掉的丈夫……她軟弱，無止盡的流着眼淚！無止盡的悲傷……

在空氣裏時時挾雜的飄送着各種糧食半成熟的香氣。高粱啦！大豆啦……每年九月初在田野上笑着的男人和女人，忙着工作着。大車上綑好高高的垛，牲口們在車停止着裝儼的時候，紛忙的拾取地上的遺穗嚼食。人們並不惱怒。孩子們下面赤着腳，身上却披了過去冬天的棉襖，跑着，叫着，不經意也許被鋒利的「高粱楂」劃破了腿肚子。流血也是不管的，拾着紅紅的高粱穗，喂着自己所心愛的牲口。

沒有土地的老年人，常常背上搭着一個口袋，到每處拾些牲口吃不盡的餘穗；或是在已經剪過穗頭的樹子裏面，意外的想企圖獲得些什麼剩餘。這是地主們的「收穫節」，也是窮人們的「收穫節」。

今年是什麼也不同了。田野上的莊稼，不被注意的留置着在。年青的去參加了「鬥爭」，着了瘋狂一樣，似乎正是所期待的。老年們雖然聽說又要「皇帝」出現了，「皇帝」後面應該是隱藏着永久的「太平年」。可是皇帝聽說是日本人的皇帝，日本人打天下。這使老年人對於皇帝也不得不失了希望！並且年頭也還是不太平！村子裏的高麗反到張狂起來。老

年人不能攔阻青年人，也不能幫助青年人！老人們常常是留在村子裏，被日本兵後來的砲火轟得淨盡。

李七嫂無止盡的流着淚，無止盡的悲傷着……她沒有勇氣，再去看看頭顱碎在石頭上的小東西。那會更加深刺痛她的心！她怨恨那個寬肩膀的農民，那個青年的情人！爲什麼他會不知道她在這裏苦難着？打仗便什麼全忘了嗎？連自己的情人也一樣？她要去尋他，現在除開他，她覺到生命的希望，像燈一般地不可靠！起始她的希望是生活在孩子的身上，現在呢她又把她的希望，無把握地繫在了唐老疙疸的身上！——唐老疙疸是生活在不斷鬥爭的羣裏的。

『我也去吧！我也去吧！和他們一道去吧！讓「鬪爭」死了吧！和情人死在一起！』
一種力，一種復仇的力；求生的意識興奮她，可是當她一瞥間，無意又看到那小東西的時候，她又軟弱的睡下！憤恨被悲哀所淹沒……

一直到黃昏，這個慘澹的影子，終於還是抱起了那個殘碎了的小東西，搖曳的，瘋狂的沒向了田野那邊去。

松原忘掉了吹肉口笛，步子無節奏了，頹然的向回走。路上又經過那個割掉乳頭的女屍近邊——那羣集的蒼蠅，比前更見增加，形成不整齊的羣在爬行，在啄食……

走進營盤的時候，已經黃昏。院子裏聽不到什麼雜音，祇是那個上尉隊長在講話。兵士們挺着身子，胸膛提到前邊，沒有理由恭順的站着。腳踵應該一律並攏，形成一條條單純的肉柱。

『報告』——松原使自己的聲音剛強着，這樣可以表示他是一個強梁的英勇的兵士——敬着軍禮，身子適度的傾向前邊，手掌垂斜附到鋼盔的遮沿。

上尉，就如沒有松原存在一樣，還是繼續的說着。一種帶沙音的，詞句不連屬的講話，刺痛人一般的難堪。

他在誦讀帝國軍人，應該一生效忠天皇；努力討伐匪賊，這才是軍人的本分。同時他又說應該時刻防備匪賊的反攻。

部隊依然還是站着。但是上尉中隊長，却將一雙沒有溫情的眼睛，向松原這面投射過來

。先是由他的臉上，而後轉到他的全身，甚至到一顆不必要的鈕扣。而後又回到他的臉上……在詢問，同時擒住松原的眼睛每下掀動——松原還是未完畢的敬着軍禮。手臂適度的舉起着。

『你到那邊去來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松原他當然不會有回答。雖然他知道他這不算犯什麼軍規，官長也是一樣，去找支那女人。這話只能埋在喉嚨底下，他不應該說他也是和別的兵一樣，和官長們一樣，去弄支那女人——幾十條同伴們的眼線，也是向他的身上，和臉上集中。

『你的——』上尉隊長走近他——那沒有溫情的眼睛，便顯得銳利嚴峻。活似兩個可怕的深黑的洞！松原的眼睛，感到衰弱，臉頰燃燒，不可逃避的什麼事情，馬上是臨到了！

『你的什麼理由沒有，就這樣晚歸？——』

兵——第一個嘴，把松原的鋼盔高高地落到脖子後邊。身子是那樣側了一側，很快的又站在了原地；接着是第二，第三；松原的手臂依然舉着，這是表示還沒有得到長官的答禮。

上尉隊長打起嘴巴來很熟習！响亮而有力。松原的嘴裏浸浸發見了源源的血流。兩個面頰也同時增加着紅潤和肥滿！

上尉隊長走了去。士兵們從集合的隊形，也開始解放。並沒有人敢走近松原說些什麼，軍隊的規矩是這樣。他祇是孤獨的，鋼盔落在腦後，嘴流着浸浸的血，面頰燃燒一般地痛濕，被罰站在院心。

晚風吹襲廟角的銅鈴，响亮清脆而細碎！門扇早被掀倒在地上，泥塑像沒了莊嚴，肚子殘破的躺在每處！——一處廟脊角，被流彈掃了去。

松原現在所想的祇是兩個理由：長官應不應該這樣打他，打他的理由是否充足？雖然他常常也看到別的同伴挨嘴巴，那是對他無關心。有時他還要暗地譏諷這個挨打的人。他從沒去安慰過任誰。今天他一樣也是沒人來關心到他。第二個理由便是這樣了：

——長官不也是一樣嗎？弄弄女人回來晚一點，就是這樣嗎？打得這樣苦，沒有情面：

想得太多了！想到他的「祖國」，「天皇」，愛人「芳子」，以至於被他把孩子摔在石

頭上，而强奸了的那個支那女人，和那個割掉了乳頭的女屍……

——這是悲慘的哪！

他的眼淚開始在眼睛裏起着迴旋。

夜間哨兵準備出發了。松原也被派在裏面。同伴們嘲笑他：

『女人幹的怎樣的好哇？』

『幹女人，挨嘴巴，一定是味道兩樣的啦？松原！』

『沒有經驗的跛腳狗，也要去獵兔子嗎？』

日間在村子裏那個喝過酒的，生殖器軟垂到外面的老年兵，也在嘲笑他。他們全像變成中隊長一樣有權威了，使他誰也不能反抗。忍受着整備自己的背囊，水壺，步鎗，和其他應用的工作器具。

『出發——』曹長命令着。他過來踹了松原的腿肚子一脚說：『不長進的，丟臉！還不
走？』

照例檢驗過了服裝和器械。誰的步鎗發生了損壞障礙嗎？誰的子彈不足嗎？或是誰忘記

了必要的東西……簡單的接受中隊長口頭的命令：

『時時防備匪賊反攻——』

低低地，低低地，沿着山脚爬到了巔頂。交替過了。在交替的又說給新來人應該注意的事項啦！或是應該注意的方向和物體。

曹長又帶着那換過班的人和準備到另一個崗位接收的人們，爬下了山去。

松原的伙伴，開始吸着紙烟。餘烟被風激盪着，飄到這，又飄到那……最後飄上了圍牆又迅速的飛開去。

『吸烟是不好的啦！被敵人會發見呢——』

松原這樣表示有經驗的說話，並不能促起他同伴的注意。——他還是那樣悠閒的輕鬆的吐着烟絲……

在松原這又是一種恥辱啊，他簡直要哭！他看着對面無綿盡的山崗；一條苗細的小河，現在似像沒有流動樣。晶亮，曲折的睡着。脚下的村堡，在樹蔭蔽下。成片的白樺林，成片靜悠悠的田野……可是在有人家的地方，已經看不到了炊烟。

草蟲們叫得很淒傷！在草裏，在石頭の間隙裏……全是吟鳴……全是吟鳴……

這不是松原的故國……大陸的景物對於他也是生疏的呀！

在薄薄雲層的後面，一顆半殘的月子，徐緩的移動過來……

『松原，你白天弄到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哪？』那個伙伴已經又點上了一枝烟，還是那樣悠閒的，輕鬆的吐着烟絲……顯着很平常的樣子，問着松原。

『什麼女人？我不准你問！』伙伴的問話激怒了松原。他使步鎗的底踵在石頭上加力的撞了一下。眼睛移轉過來，樣子像要決鬥。伙伴並不爲了這個恫嚇有什麼改變，並且眼睛祇是抬抬又低垂下去——悠閒地輕鬆地吐着烟絲。烟絲雖然漸來漸模糊，可是那每次吸動的火光，却顯着擴大……

『這有什麼呢？誰也是一樣的；長官也是一樣的……』

『我祇不准你問這——』

那個兵笑了。在月光下，笑得却是很模糊！松原把刺刀鞘把握到手裏。

……

松原一直是陷在沉思裏。眼睛注視着對面的山崗，河流……全是無所見的。浮現到他眼前的，只是所不樂意，所駭怕的一些幻像！那割掉乳頭的屍身；摔死在石頭上的孩子……女人的掙扎；上尉隊長……他又用手摸撫到自己的嘴巴，——腫脹……刺疼……

松原的伙伴，却睡了。腦袋垂斜的，譏步鎗躺在兩腿的中間，看來他是什麼也不關心。

——這個不忠於職務的人；不忠於天皇的人！松原又想起：

——誰也是一樣的，連長官也是一樣……

一種潛在的不平，深深地，深深地，迷惑了他。

——今夜也許沒什麼？匪賊還會來的嗎？這個時候，什麼動靜也沒有。再待半個鐘點，也許是至多一個鐘點，就可換崗位的了。

什麼對面的山崗；什麼河流……什麼匪賊隨時可以來襲擊……天皇……長官……什麼什麼全臭虫般地爬開了去。疲勞和困憊整個的將他佔據。

醒來的時候，一叢叢的人影，正是逼近着他。他要取自己的步鎗——

『不動——』一枝步鎗早迫近的指向他的胸窩。他的那個伙伴也是一樣。一個高身材，

腕子下掛着手鎗的人，吆喝着他。他雖然不完全明白這是什麼意思，但是他却覺得，只要他一掙扎，馬上就會有人開鎗。他的伙伴已經完全馴服的，將自己身上的子彈箱，解下來，放在地上。——他的態度，也還是吸紙烟時一般的輕鬆。

『解下你的來——』

那個高身材的，鼻子顯着突出的人影，用手鎗又指向他。

『狗養的——快點！媽拉個的……』誰在罵着。

他意會着，照樣也解下自己的彈盒，放好在地上。那個高身材的又指示後面兩個手裏什麼武器也沒有的人，照樣將他們的彈盒圍在自己的腰裏。拿了他們的步鎗。

『唐同志，留在這裏——他們那一個亂動的時候，就鎗斃——』

高身材的影子，率領着其餘的人們走去還不到多久，就聽到了接連的鎗聲。松原知道，這準是和來接換崗位的哨兵起了激戰。

『糟糕——這是悲慘的啦！』他意思着，他一刻也許就被鎗斃？他偷瞧看守他們那個敵人，一個多麼強壯的傢伙！

唐老疙疸聽到鎗聲，他記念着李七嫂，却恨着鐵鷹隊長。爲什麼偏要留他在這裏看守俘虜呢？不然他可以到村子裏尋一尋啦！那個苦命的人！怎樣了呢？一定會被日本兵給殺了！殺了還算好，如果……給日本兵們怎樣了……？？？

一種急轉的毒恨，轉到這兩個的俘虜身上來。他要立地開鎗斃了他們。準備先向他們那一個瞄準：

『何——何——』那個俘虜叫喊着，兩隻手高高遮起自己的眼睛，聲音是慘沮的！

唐老疙疸的手指又重新退出了護手圈。扭轉保險機，鎗身又歸復到了原位。深深地透了一次呼吸！他看着這兩個可慘的動物僵在牆根下，沒有把握地抽動着。他不射擊他，這似乎沒有憐憫，這只是任務阻止了他。他不能忘掉鐵鷹隊長的命令：

『他們誰亂動的時候就鎗斃他——』現在他們是那樣的馴順，像兩頭落過水的母雞，他沒有理由鎗斃他們。從來「人民革命軍」的紀律是不殺不抵抗的俘虜們的。司令常常也是這樣講：

『……那些萬惡王八蛋，吸兵血的軍官們，我們不要饒過他。無論是日本，還是走狗們

的。他們全是吸兵血！兵們，全是好弟兄！合我們是一樣的痛苦！只要鎗，除開實在太妨礙我們進展了纔要傷害他們。他們將來全要和我們一起合作……「兵不打兵」記住，同志們記住吧！……除非萬不得已的時候……」

鎗聲繁密了。頂空聽到流彈飛翔的吟鳴。

鐵鷹隊長，揮動一柄長刀，在火光裏趕殺着那個服裝不整的中隊長。

一種嘎叫，一種肉搏的鬥爭，清楚的呈現在唐老疙疸的眼底下。他透力抓緊步鎗的身子，這儼然是一個夢幻。

快近黎明的時候，才看到每個浴着血的身子，困疲的爬上了山坡：

「把這兩個捆起來，蒙好眼睛，勒住他們的嘴——我們走！」

唐老疙疸，他發見鐵鷹隊長手裏多了一柄長刀，刀上面凝冷着血的斑花。五十個同志，現在看來似乎全裝老了十年。同時總數目也不足了。不過臨來時沒有鎗的三十個同志，現在却很氣派的有步鎗掛在了肩上，有子彈盒圍在腰裏。那是網得很不熟習呢！有的也還掙着兩枝鎗。

爬下了山坡，渡過河流，開始又爬進了谷口。一直到看不見了一個人影。王家堡子的餘烟還是悠閒的在樹間盤旋。

李三弟說給唐老疙疸，這山口是他所熟習的。唐老疙疸想着李七嫂，而李三弟却想到了當前死却的劉大個和崔長勝：

「我們七個是一同從這裏出去到王家堡子來，第一次看到山崗上的紅旗，我們唱着歌的哪……」

人們只是困疲的走。當前的死亡一樣被忽略，誰也不想起三天以前死亡了的人！
鐵鷹隊長也不如平常矯捷了。上山急速搖動肩膀，明顯這是吃力。

穿走一帶樺木林，快要到邊緣的時候，第一個發見的是李三弟：

「喊！看——人！」

「過去看看——」

「李七嫂——孩子還抱着，噢~~~~腦殼破了！」

第一個跑過去的當然是唐老疙疸。他忘了一切，他跪在這個女人的身邊。女人坐在地上

半倚着一株粗大的樺樹，深深入睡。兩隻手死一樣還交扣那孩子的屍體。褲子磨破，一隻乳頭，還是伸向孩子熱着血污的小嘴邊。

人們誰也忘掉這該怎樣處置。鐵鷹隊長也是一樣夢般地站在那裏，一任唐老疙疸哭着嘔音嘶喚！

「這樣辦吧！誰到近邊水溝裏去弄點水來——用拾來的日本兵的鋼盔。」一個年紀較大的提議。

用冷水輕輕激着她的頭，一刻聽到了加重呼吸。唐老疙疸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呼喚，他向圍觀的人們，請求一樣的看着。人們也是請求一樣的看着他。

「快着呼喚哪——笨貨，瞧什麼？」

「隨便怎樣稱呼還不行？反正這全是自己的弟兄。害（還）娘拉屎的害羞咧！」

人充着嫉妬性的罵着，腦袋向前探伸，形成一個人肉的桶。空氣全要被隔絕。鐵鷹隊長揮了一下胳膊命令着：

「散開這裏——到那邊去集合。」

人還是要貪戀的看看這個女人怎樣復蘇，醒過來以後，是哭呢，還是怎樣呢？不過鐵鷹隊長的命令比什麼全重要。那是說不能不去集合。

唐老疙疸也沒有例外。

「同志們，我們不能在這裏耽誤！——那個女人應該扔掉她，敵人容易追到人們——」
鐵鷹隊長眼睛經過唐老疙疸的臉上停止住。

那個女人扔掉她——這句話如一枚靠近的榴彈炸裂了的轟鳴，使唐老疙疸失了感覺。他抖顫着，復蘇一般流着眼淚！無顧忌提起了抗議：

「這不能，隊長同志！那個女人不能扔她……」

「什麼理由？——」鐵鷹隊長堅定的瞧着他。人們如靜肅的一羣烏鴉樣，排列的直起身子，在傾聽：

「沒什麼理由……什麼理由也沒有……把鎗給你們吧……我不去革什麼命……我陪她在這裏，一同教日本兵用刺刀通得稀糊爛……你們走吧……要不，你們就把我鎗斃……可得連她……」他跑到倚在樹下七嫂的跟前拍着說：

「……連她一同鎗斃……我是反革命了……同志們……對不起呀！怎樣辦呢？隊長同志……」

他當真將步鎗放在地上，隨着把解下來的子彈袋，也一同放在了槍的近邊。蹲伏了身子，使自己的臉埋在膝蓋上，開始啜聲大哭！

鐵鷹隊長陰沉了，舉起眼睛來詢問這羣不動的烏鴉；烏鴉們也是用眼睛詢問這個平常什麼也不會被動搖過的「鐵鷹」。

一種可怕的沉默！一種悲傷的沉默！

太陽光掠過了樺木林，投射向那邊田野去了。田野上的穗頭，也一樣在沉默！

「同志們，這該請大家出主意！——三分鐘。」鐵鷹隊長說。

三分鐘過去了。人依然還是沉默的烏鴉。唐老疙疸的臉，依然還是埋在自己膝蓋中間。

「同志們——」鐵鷹隊長又扣緊了嘴角，看一看蹲在地上的唐老疙疸；但是他並沒去看那喘息着的李七嫂。接着說：「唐同志，你這是革命隊員的精神嗎？爲了你自己弄老婆，你要想使所有的同志全死滅？日本兵……如果得到王家堡子被襲擊的消息，馬上就可以趕到我

們！我們的任務是來作什麼呢？那一次你私離隊伍跑出來也是爲了這個女人……現在你又這樣……同志們每次攻擊全有死亡！今天又死亡了五個同志！同志們全是爲了什麼死？我們爲了什麼向死亡路上跑？……你是一個革命隊員，你就應該知道這……今天你要我們裁判你，好！這是沒什麼憐惜！——『鐵鷹隊長的臉色更來得險惡了；嘴角也顯得更陷下；同時將腕子掛着的手槍拿到了手裏。頰骨向兩側伸展。但是他還是說下去：『……應該記念我們的同志！一次一次被日本兵和走狗們殺死的同志吧！爲了給他們復仇；……我們的任務……唐同志……你一定要……一定要強健起自己來！』

這些話對於唐老疙疸，就如一陣輕飄的風，碰在了沒有洞孔的石頭上樣，不發生什麼回應，他依然還是哭泣。

在山口外面似乎有什麼轟叫。飛機嘆息的聲音，已經是清切的可以聽到，那是經過這裏，循着道路向前面飛行。這是一帶長林，日本車估計他們一定走得很遠了，祇是一盤旋，無目的底投了一枚爆彈就飛開去。

人們分開伏向草叢豐密的地方。砲聲也還聽得真切。那好像向堡子裏在射擊。也許恐怕

堡子裏還有他們的敵人潛藏。

唐老疙疸沒有誰的勸告，自己也爬向了叢草去伏下。李七嫂也被拖到叢草裏——她已經能够睜開眼睛，並且還能辨別出伏在她身邊的就是那個寬肩頭的，在苦難中也還想着的人。

「天啊！真是……你……嗎？」她的嘴起先被血凝結住。眼睛擴大的，抓住這個青年的農民！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是死了吧？我是死了吧？我是夢裏見到你嗎？我的孩子呢？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她祇能擴大眼睛，沒有眼淚流出。這可以看出她正在過分的驚訝！同時她又發見了唐老疙疸的身上沒了槍！

「你的槍呢？你的槍呢——你爲什麼不拿槍呢？槍被日本兵搶去了嗎？」

唐老疙疸他才意識到自己的槍，還放在那邊地上，連同子彈袋。

『你還是死了吧！我的媽！你還是死了吧？要不然我們全得完！隊長不准許我帶走你，你是不能走的啦！隊長要槍斃我！我說我們全死了吧！我交了我的槍，要隊長槍斃我，……我們就一同在這塊地上併骨吧！誰讓……誰讓我們……我們……好……好一回呢……！』

唐老疙疸哭成一個孩子了！肋骨瘋狂的抽動着。

『孩子呀！爲什麼要同志槍斃你呢？同志能槍斃你嗎？去檢過鎗來，我也要同你們走的，我軟弱嗎？一點也不……一點也不呀！……』

她爲了要表示自己的不軟弱，瘋狂的跳起，但一種什麼疼痛却使她跌落下來。眼睛更加擴大的揮着手，嘴雖然張動，但是沒有聲音，活似一條失掉水的魚！

『你……你還是去拿自己的槍……我，我……是不成的了……』

槍聲使全森林變成騷亂。草叢裏的人也開始還槍射擊。藪草色銅盔的日本兵，灰色的「滿洲國」兵，飛穿着樹的間隙，形成了間隔不勻整的連環，兩翼延伸的橫包過來。機關槍，不間斷開始掃射，子彈低垂穿貫樹身，野蒿……時時有小樹被折斷，或是飛騰起碎的野蒿。

『同志們，舉起我們的旗來，前進——』

鐵鷹隊長身子從草叢裏躍起，手槍固執的揮耀着。口笛困苦的嘶叫着衝鋒的調子，接連是同志們的躍進。

只看見的硝烟，只聽到狹長的彈子噉叫，現在被一片粗魯的叫罵和殺聲所淹沒！

——不前進即死亡，不鬥爭即毀滅！全數的毀滅……

隨着紅旗的探伸，人是瘋狂了的海濤樣！橫捲過去。

六：這樣一個女人

從每處樹葉的間隙，有清冷的月光投射下來。草葉輕妙的搖曳着，處處是蟲子的吟鳴：一股黃蒿的香味，雜着夜的露濕氣，很醇厚，又似近乎一點憂鬱；蟋蟀常常會跳出來，無顧急的叫。草裏的蟲子也是一樣。

垂折下去的小樹，大樹上的樹枝，有的完全萎落到地上；有的一生還連續着母幹。折斷的部分顯示出骨頭一般的慘白和參差。那上面的葉子看起來還沒有什麼改變。

李七嫂瞧着幾步以外唐老疙疸的屍身，帽子遠颺到一邊，臂膀還是那樣寬闊，兩腿長長地拉直：那一邊是他的步槍。子彈袋也是放在一邊。孩子被拋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她模糊，她不知道是自己拋開的，還是別人。現在她清明，她知道孩子死了！自己的情人也死了

！他是怎樣死的呢？她記憶着，那是當日本兵攻進林子，他跳躍着去拿自己的步槍，幾棵子彈中了他，中了他的心窩，中了他的頭顱，當時他沒有大叫，也沒有呻吟，似乎只有一聲悠長的嘆息！也許是當鐵鷹隊長揮動着手槍，同志們瘋狂的捲過去的時候。李七嫂爲了這，她又昏迷過去。——唐老疙疸的屍身，那時是不被注意的，在同志們衝鋒的步子底下，被踐踏過去。

現在，什麼日本兵，什麼同志，什麼……那個鐵鷹隊長……全不見了。祇是這森林微微响着夜的騷音。

她輕輕搔着地上的泥土，茫然的思索。就如浮在遼遠海洋上面的一片秋葉，雖然風濤是不穩的，誰知道湍際在那裏呢？如果要自殺，她爬過去，當然很容易就可以將那步槍拿到手裏。子彈也有。她試着使自己的身子翹到能坐起的地步，這並沒有使她艱難。她又試着使自己的身子立起，這次却是失敗的，重復又被跌到在地上。闕是那樣的不用啊！軟顛，抖動……

什麼慾望鞭策着她，终于在幾次試驗的底下，她能够憑藉着一棵樹幹，堅定的立起。

牙齒在嘴裏扣緊，一切是艱難和痛楚的。一切全脅迫她，要她再重復坐下吧！等待死亡！求生的慾望，却要她忍受一切的苦痛和災難。

椰子阻礙她，因為那是破碎得跟圍裙一樣，被地上的野藤牽扯着。她沒有憐惜，整個的拋開牠，掙扎到了唐老疙疸的屍身近邊。

使自己的頭枕到屍身的胸膛上。那有彈力飽滿的肌肉，寬闊的胸膛……一切曾是她所熟悉的。現在呢，也還是熟悉的啊！這却變成了冰冷！也沒有了那可怕和可愛的抽動！當他們先前每次相愛着的時候！

她吻那胸膛，用口唇溫暖牠。她知道不會將他再吻活過來，再拿起步槍，去和敵人們交戰。再和別的同志一般英勇……和那鐵鷹隊長一樣英勇，和海濤一樣淹沒了自己的敵人……也知道這是不會有的希望了！但她還是滿存着希望一般，吻着這個已經快僵冷了的屍身！

——睡吧！……孩子！睡着吧！媽媽好漢的孩子！這是多麼好的地方啊！你握在這裏！你的同志們……念着你……念着你……中國同胞們也念着你的呀……不要忘了，用你的血和肉……在這裏培長起這樹林……

淚，濕着死人的胸，沾着活人的頰！這個王家堡子一個美麗青年農民，被情人的眼淚埋葬了！

李七嫂剝下了唐老疙疸的衣服，使自己穿上。子彈袋也束在腰裏。提過了那步槍，又復跪倒在屍身近邊！

——等着吧！媽媽爲你去報仇！睡吧！睡在這裏吧！你的同志們念着你咧！媽……媽媽念……着你咧！睡吧……念着你……

一種堅決的，忍受的步子，踏着野蒿，踏踐落在地上的樹枝，踏着碎細的月光，踏着茫茫的夜，沒過了山崗。

唐老疙疸照樣安穩的睡着。草蟲吟叫，蟋蟀跳出來，又跳開去——也在吟叫。被李七嫂輾轉，躡過的茂草，也開始了可憐的舒伸。

到那裏去呢？她是真的掘起唐老疙疸的步槍來了。她要復仇嗎？

周身汗浸着，脚步不安甯，感到了飢餓！知道在這裏飢餓也沒有希望，祇有趕到龍爪崗那裏許能獲得她所希望的。道路不甚熟悉，每步更是艱難！

艱難，艱難，什麼全是艱難……他爬過了山崗；爬下了谷底，穿走着田野和森林……這世界在她現在感覺到，許儘是被這些山崗，谷底，田野和森林所佔據了。她軟弱下來，哭着……哭到疲乏恢復一些的時候，步槍又開始抱到她的懷裏。那森林里躺着的死了的情人，似乎催促她：

——爲了孩子的復仇，什麼全要忍受的啦！

於是，艱難的脚步又重在那狹得腸子樣的山路上曳走。月亮高高地，清明淒涼……繁星顯得沒了光芒。這與李七嫂完全沒有關係。她所想的只有「復仇」和「忍受」。「孩子」和「情人」。怎樣護盡所有的山崗；田野，和森林……早一步跨到了龍爪崗。她沒有更遠的回憶。不想怎樣和李七哥結的婚；更不想她第一次和唐老疙疸怎樣勾搭，以至於鄉村裏怎樣有了「革命軍」。唐老疙疸怎麼在她面前顯英勇，槍斃一個敵人的偵探……

——小老婆，你看看我掛上槍了呀！我去打日本兵啦，我是革命軍的隊員了！我教他們打死我，叫你作個第二次的小寡婦，看你害怕不害怕……？

他說話常常似唱着的。李七嫂打他的背脊，笑眯着眼睛，也常常假做氣惱的樣子，來恐

嚇這個青年玩皮的農民。

在鄉村沒發見過日本兵的時候，在鄉間那是太平日月。「胡子」，有也是不多的。對於窮人更有什麼關係呢？李七哥那也是什麼人全交結的，胡子也常常會到他們那個孤獨的小房子裏去夜餐。她對他們也全是熟習的，說玩笑也是常有的事。官兵和「胡子」並沒兩樣，不過胡子却更規矩些。

唐老疙疸在李七嫂面前誇耀自己作了革命軍，作了隊員……她會更巧妙的挖苦他：

——把那槍給媽媽拿過來吧！讓媽媽來給你槍斃個日本兵看看！你的奶毛子還沒乾呢！小心不會放槍，坐倒了，自己哭出眼淚來……媽媽沒工夫給你擦哩！還有你的小弟弟呢……實際，唐老疙疸在村子裏是很有名的射手呢！打飛着的麻雀，和聳立在百步外牆頭上的「子母筒」（註：卽是子彈筒）總是不常落空。

李七嫂，看見過那在紅旗下面，集合着的革命軍。唱着歌，喊着萬歲。司令紅着臉，一隻手插在皮帶裏，粗嗓子的演說。村中婦女們全掛着眼淚！不知那是歡喜還是悲傷？那時她想如果不是有孩子，她一定也掛一枝步槍和唐老疙疸一樣，和別的隊員一樣……加到那紅色

旗的下面。聽那個短身材的人演說，聲音並不美麗呀；語句也並不巧妙！但是人們却被他感動着，吸引着。女人們眼淚掛到臉上。狗到牆根下安靜的垂着喘息的舌頭。

——同志們……男同志，女同志們，我們從祖先就在這裏居住啊！看那樹啦，井啦！牆上的一塊石頭，房子的一根椽子……全是祖先費過力弄得的吧！我們過去的祖先，是受前清那些王八羔子們管轄。給他們納租，納糧，叫他們作「皇上」。我們爲什麼要「皇上」呢？……後來，張作霖父子又來管轄我們……他們養兵，打仗，造「兵工廠」……這是爲的保他們自己的天下……誑騙我們說是衛國——打日本人——現在日本人真的全來了……他們却一槍也不遞的就跑了……他們腰裏有錢……到別處還是一樣享福的啦！他們把錢全存在外國銀行裏……

那個司令，一隻拳頭上下搖動，他憤恨得似乎這拳頭可以擊透了地體，擊碎所有的敵人……聽着的人們，似一塊整塊的鉛，沒有騷動，也沒有分離。這粗粗的聲音又繼續下去了：

「——現在日本人一天比一天多了，日本兵也一天比一天惡了，還有高麗人……他們要完全將我們趕跑！他們住我們的房子，種我們的地，老的牛馬他們殺死，檢強壯的使用……

我們祖先的坟墓要刨了的，我們的子孫，也再不能在這裏活下去了——

提到子孫，這使年老的悲傷了。成羣的响着鼻子。

——……爲什麼呢？應該打仗的王八們，跑了。遭殃的是誰呢？除開我們老百姓還有誰呢？我們現在就等着日本兵將我們趕跑嗎？叫他們將我們趕到大海裏去喂王八嗎？還是就等死在這裏？

——不，不——一定要和他們拚命！拚命……

這是羣的聲音，漂沒着山崗，淹沒着遠天……牆根下半睡眠，垂下舌頭喘息的狗也驚跳起來，被不老成的年青人踢開去。這是表示着不能緩和的憤怒。

——是的啦……我們一定要和他們拚命……！我們是「人民革命軍」……凡是不想死的全應該來加入……我們自己來救自己……我們的同志在什麼地方全有的啦！我們一定有全聯合起來的一天，建設起我們自己所需要的政府啊！什麼前清，張氏父子，什麼「滿洲國」，「等々等」……我們全不要他們。他們不是將我們當人看待着，他們拿我們作奴才。我們死了他們是一點也不可惜！現在日本兵把「宣統」弄來，要在滿東作皇帝！這就是證據！我們

爲什麼要作奴才？我們不想作奴才，也不想被日本兵趕跑，殺死……要建設我們「自己的政府」。我們一定要先把屠殺我們的日本兵，日本軍閥走狗們殺得一個不剩——一個不剩我們纔能活着，我們子孫才能活着……

青年農民們回家準備自己的槍；老年們勸勵着。婦女們自那天起，全要自己的丈夫加入「人民革命軍」。

當夜，李七嫂她一直是思索到天明。孩子累了她……不然她也會同男人們一樣，爬山崗，打日本兵，和自己的情人在一起……不過這全成了李七嫂過去的幻想！成了她過去一點點鮮明的追憶。

孩子完了，情人也完了，如今她真的揹起情人遺留下的步槍，同別個男人一樣。這不是她能夢想得到的。

在幾里外，由各種間隙，恍惚似有篝火的光透射過來。沉思被這篝火光打碎了。

……

鼻子突出，眼睛深深地埋到眸子裏。兩條臂，捉抱着膝蓋。臉色爲了篝火所燎烤，顯現

在發紅。但是沒有光澤。鬍子蓬蓬地，腮上頰下和唇部的四周全有。衣服的一隻袖子，裂開着長長的洞口，輕輕起着飄飛。帽子除下，頭頂近乎隆起而閃光。輝映着天空的月亮。

輕輕聽到了呻吟的聲音，發自背後。在背後，在地上，那是連環的睡着幾十個人。其中着了傷的不能忍受，發着連環的吶叫！

『同志們，痛得狠嗎？把帶子再緊一點——』

鐵鷹隊長很困苦的轉過頭去，茫然的，向發出吶叫的地方看了一眼，又接着說道：

『……大約還得忍受一刻！我們的担架隊就可以來的。這裏派去的同志，去的工夫也不小了，怎樣呢？疼得還利害嗎？「掛彩」（註：係陣中隱語，即言着傷）在我們真常事啊！』

他說着沉默了一刻，似乎說了不應該說的話一樣。在革命軍裏，已經不許再用匪賊中的隱語。爲了習慣，今天他却用了一句。同時他又看了看自己那隻有着洞口的衣袖。他知道如果那個日本兵的刺刀再準確一點，這隻臂膀，也許不會再是完整的了。

呻喚照舊是呻喚，勉強的一刻自尊，總是抗抵不了現實持續的苦痛！起始還是小聲音的

，接着便匯合得龐大了，最後竟挾了哭聲，和詛咒：

『媽拉巴的，担架隊全死絕戶了嗎？不來……？』

『這樣再……疼一個鐘頭，我非用槍自己打死不可……』

『對，我也隨着你，反正這算殘廢了！我的左手算完了。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悲慘的互訴着，哭泣着，詛咒着，絕望的嘆息……這全在刺痛鐵鷹隊長的心！他摸摸身邊的手槍，又無意識的放下去。眼睛不轉動的向着篝火堆——火堆也漸來漸顯着黯淡下來。火焰無力跳動，越來越短小，四周增多了灰燼。灰色的夜，輕穆沁涼，沒有間隙的團圍着人。

呻喚好似不安定，不正常，海裏的波浪，起伏不定，連續也不定。但是每次全似擊打沿海礁石一樣，激打着鐵鷹隊長的心！

——這是一個創傷啊！

他想着那日間交戰，唐老疙疸怎樣了呢？還有那個女人？也許被背後抄進去的敵人俘虜

了去？或當時就殺了。不然他們一定要被拷問。唐老疙疸是不可靠的隊員，他曾因了難忍受那種種拷打，非刑，而什麼全說了！那，本部隊現在的地方是危險的啦！不然，担架隊應該快來的了？

篝火不再有火焰跳動，有的只是炭塊一般的燒燃，近乎安寧的喘息！

一個傷者，在呻叫得沒有希望的時候，他竟開始唱起歌來，這歌聲儼然是一條燃燒的火柴，拋在了有毛絨的毯上；一塊石頭投到安寧的水裏……傳染了所有的傷者。即是睡在地上沒有着傷的隊員們，也逐次被這歌聲纏裹住。起始還是朦朧，模糊的，在半睡裏接受着感動，接着他們竟是跳起來踏着拍子合唱起來：

.....

弟兄們死了，被人割了頭；

被敵人穿透了胸！

活着的弟兄，要紀念他們，他們作了鬥爭的犧牲！

世界上，惟有爲解脫奴隸的運命，纔是偉大的鬥爭。

惟有，作了自己弟兄們的先鋒，才是鐵的英雄！

才是偉大的犧牲！

弟兄們忍耐着艱苦，

弟兄們忍耐着創痛，

不耐耐沒有成功；

不流血怎能解脫奴隸運命；

在地獄的人們，不會有天降的光明！

祇有不斷的忍耐，不斷的鬥爭。

飢寒交迫的弟兄們……

……

鐵鷹隊長在臉上輕輕地掛了兩條感動的淚流！他的眼也還是笑着。歌聲和呻吟聲一樣擊打他。在這歌聲裏面，他尋到了力的源泉。在月光的昏暗裏，他又輕輕的將這淚痕拭了去。

爬伏在不甚遙遠草叢裏的李七嫂，起始她爲那呻吟聲所煩擾，後來她又被這歌聲所搖動

。她爬起來，馬上就要過來，也加入來唱；可是她又趴下去……一直到歌聲止了，人們漸漸又回復了安定，呻叫聲又輕輕繼續起來……這煩擾使她再也不能安心爬下去。她爬起來，順了草叢，步槍橫提在手裏，很快的走過去——

鐵鷹隊長正在尋找思想一般的思想着。叢草騷動的聲音，使他清醒了。接着是一個深灰的影子，已經浮現在幾十步以外，並且很快的蠕動起來。

『誰——？』手槍担在一隻腕子上，迅速的伏下身子去。接連着所有站着或是坐着的人們，也全伏下了身子。

『誰？趕快站住！』

『我……我是……』急切，李七嫂她該怎樣稱呼自己呢？誰知道她叫李七嫂嗎？還是知道她的閩名叫「環子」？這又是不容遲疑的，她的心臟不可制止的騷動了，顫着聲音說：『我是李七嫂……我是從王家堡子來……我是認識唐老疙疸的……是也認識鐵鷹隊長的人……』

漸止了一般的氣流，開始輕鬆。在人們有了一種小騷動。步槍依然還是担在地上，瞄準着這個幽靈樣子的灰影。

「你是李七嫂，從王家子來？——舉起手啊！」

「李同志，你去看驗看——哦！你再向前來幾步啊？手不準動……」

伏在那邊的李三弟，弓下身子挨過去，臨近了李七嫂。使他驚訝的是李七嫂所穿的衣服。在臂上也還繫着有地有星的臂章。這一切全是他所熟悉的。他看了看睡在李七嫂身後的那支步槍。

「得啦！她是李七嫂——」高喊着接了又問：「你怎麼跑到這裏來？你在樹林子裏……怎麼逃脫的？——放下手，讓我拿着那步槍，到這裏來！」

在七嫂似乎有點熟悉李三弟。那是在唐老疙疸抱起孩子跑的時候，他曾那樣吆喝過他們。

傷病者也停止了呻喚！有的還儘力爬向前邊要聽聽李七嫂儘說些什麼故事。形成了一個人環。這時的李七嫂，儼然似一個孩子被丟失後，見到了自家親人，喚起不可遏止的，睡着很久的傷心！雖然這裏沒有媽媽，也沒有了情人；有的儘是掛了槍的同志們……

他們知道了唐老疙疸是怎樣了。也知道李七嫂怎樣能變成像一個英勇的女人！他們狂熱

的讚嘆她，全把一顆青春的心要送到她的懷裏去溫暖！他們大家去擁抱她，親她的臉……傷病者要她到每個人的跟前，摸撫他們的傷口。

歌聲又在人羣裏拉起，霧一般升騰着歡笑。

鐵鷹隊長深深地深深地，用自己的全心擁抱着這人羣。他摩撫着李七嫂攜來的步槍，眼睛向着人羣，又輕輕地，輕輕地在臉頰上掛下了兩條淚流！

李七嫂夢樣迷惑着，她不知道這是歡欣；還是什麼？心臟懸空地，什麼全忘掉。被洗浴在蒼茫的歌聲裏。

歌聲不久就聲消失的。那時才，不安定和愴痛的心，現在也隨着這歌聲疲倦下來。同時她清明的意識到，從此她也將和別的男人們一樣。現在她是什麼也沒了牽掛，沒了孩子，沒了家；也沒了情人……却有了同別人一樣的步槍。她不獨可以防止了日本兵對她的強姦；還可以任便殺死了他們。她常聽唐老疙疸稱讚過司令跟前那個「高麗」姑娘安娜：

——喊！那小傢伙！真是什麼全懂！替司令管文件……常常還給我們講：爲什麼非革命

，中國的農民和世界上的被壓迫階級，就不能再生活下去；爲什麼當前非得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打跑不可……要不然日本人一定要比處置朝鮮還要加利害，來處理滿洲的民衆……那小傢伙，也教給我們認字，她說一個革命隊員必得要隨時隨地求知識。這樣才能對於革命更熱烈……她的鎗也是打得很「靠」哪！

當唐老疙疸每次掉着文說着安娜的時候，他的眼睛總是熱烈地閃着光，拳頭打着自己的膝蓋。唾沫星飛濺着，命使七嫂詛罵他：

——一個男子漢，被一個女人教訓着，還不是羞恥嗎？在這裏還有臉說？

——……你不用不佩服，早早晚晚你一定能……那個時候你就服嘴了！

唐老疙疸笑着狡猾的眼睛。

——別人能幹的事，我也能幹得來！將來幹給你看看。

李七嫂每當說到「幹給你看看」，她的臉色會嚴肅的，隱隱透露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堅決。

鐵鷹隊長又如先前，孤獨的坐在那已經殘得要盡了的篝火旁邊，手裏還是摸撫着那枝步

槍，誰也不知道他儘想着些什麼。在天的一邊，已經淡淡地拖直了一條乳白色的狹帶，像要將這所有的山峯，束合在一起。接着一種酒醉了似的緋紅渲染着。接着又是沉重一抹濃雲——

露水，雨一樣浸濕了人的衣服！一種沁涼，近乎透骨。傷病者似一具鍵條不好的鋼琴或風琴，沒有節拍的發着呻吟！

從對面的兩個山峯的鞍部，拖長的爬下了一隊灰色的人們。曲折的，一刻又被樹林遮斷了。

樹葉靜着，各樣植物的葉子也靜着。人們是縱橫的睡在這山環裏一塊小草原上。這是在一個山腰，腳底下有着不可測的樹木和溪流。水流動的聲音，還能聽得到。李七嫂尋找她夜間的來路，很不相信自己能够這樣熟悉竟來到這裏。——到王家堡子的道路還在這谷的外面。這裏是安全的，到龍爪崗有着複雜的小路，差不多任是一個隊員全熟悉的地方。

「同志們，我們的担架隊到了——」

傷痛者止了呻吟；睡着的跳起來……這是救主一樣使他們歡喜啊！

這該是怎樣的担架隊呢？同志們抬着同志！在臨上担架床，會使傷者不能克止了呻吟和尖叫——担架床却是很好呢！全是由日本兵那裏獲得來的。

安娜也來了，她沒有閑暇抹開自己臉際的汗流，迅速的裹着每人的傷口，嘴裏還是這樣說着：

『同志們，怎樣？太緊些嗎？忍耐點，路中省得脫落。』她說話舌頭不很自然，但是溫愛而又甜美的，每人全這樣感覺到。

『安娜同志——』鐵鷹隊長走過來。『這是新加入的一位女同志，李。她可以幫助你裹紮紮帶——』

安娜並不停止她的工作，她笑着，看鐵鷹隊長指給她的女同志。——一個穿着不相稱的男同志服裝的人。

『好的，李同志請你來吧——』

很快的李七嫂學會了安娜幾種紮紮帶的方法。同樣她也是這樣說着：

『同志們，怎樣？太緊些嗎？……』

.....
 穿着樹林，穿着山腰，靜默的開始了向龍爪崗進發。太陽透不出光芒來，祇是在陰雲後，被掩沒着打轉。

鐵鷹隊長的手槍插入帶子裏，他隨行在隊的後面，眼睛深陷地看着前邊。

李七嫂同安娜走着。她看着她那強健的腿肚，不費力的踩着山坡……

「安娜同志，怎樣？你不覺得累嗎？」李七嫂很難為的，扯着安娜的手指尖。在她自己是感到充分的疲乏。

「這個是一樣的——」她笑一笑擺脫開手指尖。

李七嫂從路邊搯到一枝小小的野花，簪在安娜的帽子上。安娜並不拒絕她。

鐵鷹隊長，看着這拖長的一隊；看着每個担架床上同志們臉色——灰白衰弱……在滿是陰雲，沒了太陽的天空下，更顯得慘淡！

他又注意到安娜和李七嫂。她們兩個背影也會使他如遭受了或種侮辱一般不安定。——如今女人們也拿起槍來了！

在鐵廠隊長一向是知道女人不能拿槍的。克服敵人還是男人的事！他對女人常存着蔑視。

在過去的夢裏，他一向是英男的。雖然殺人是平常的事，但他從來也不殺女人和老年人。他不屑毀滅一個不能和自己抵抗的生命！他也從沒愛過女人！雖然在當胡子的時候也有女人伴着睡過，同別的伙伴一樣。這是不常有的。現在他作了革命軍隊長。打仗現在是有計劃的打了；現在打的是日本兵。司令訓練他，他也知道了當胡子是反革命的。當胡子並不是他本身的過錯。

當他一切什麼全明白了以後，他變得軟弱了一點！雖然他的身材還是那樣挺直的，他打仗也還是比任誰金英勇！變得軟弱的是他的心。他懂得了怎樣思想；怎樣非撲滅了日本軍不可。怎樣把同志看成比自己的弟兄更親切。怎樣遵守和奉行革命軍的紀律……

每次同志們戰死全要使他心傷！他心傷不給別人知道的。別人知道的祇知他是一個英勇的隊長，一個守革命軍的紀律，和遵行革命軍命令的戰爭員。他們一同投來的同志，在每次鬥爭裏全葬埋了！他沒有被葬埋，那也許是因爲還沒有到應該葬埋的時候。周身印着每次鬥

爭的彈疤，這是他所忽略的。

——「掛彩」是常有的事呢！

山頭有風吹過來，他一隻臂上久久被忘懷了的洞口，現在又被風鼓動着，飄飛着。從這裏下去奔大路，那是有被日本飛機偵察的危險，可是這是比較平坦的。

『同志們，還是走小路，奔右邊那個山呀——』

他待隊先頭將要到叉口的時候，在後面喊着。

『着傷的同志全受不了啦！小道上的石頭太多；樹也太多！担床的同志們脖子全腫了！大路平穩得多——』

『不成，我們必得走小路——』

.....

樹根裸露着，道路因為每次雨水的匯流，已經形成一條小小的溝。溝底裸露着有稜角的石頭。

担架床不安穩的顛盪，床裏的傷者呻喚得已經絕了力！有色澤不新鮮的血水，透過單薄

的床布，輕輕不被注意繼續飄落到地上。

這裏沒有時間，也沒地方可以掉換他們的綑帶。安娜和李七嫂只有無奈的焦煩。李七嫂周身酥軟着，安娜扶持着她；步槍已經由戴鷹隊長掛在肩上。

一種飢餓。損害所有的隊員，困疲無言的爬行。待到距離龍爪崗還有三里路的地方，李七嫂她再也不能拖延的走下去，她留在一塊石頭的旁邊，開始着嘔血！

安娜留在這裏，其餘的還是前進。戴鷹隊長使李三弟也留下。

戴鷹隊長加重着焦煩，手裏撫摸着唐老疙疸的步槍！

——這又是一次損害呀！

在龍爪崗他看見了飄動的紅旗，他對於這紅旗，這次帶來的却是損害！

戴鷹隊長向司令陳述着戰鬥的經過。陳述同每次鬥爭失敗了一樣，沒有什麼表示的，祇是頰骨咬得更痛楚些，臉色沒變動的說：

『沒有紀律，終歸是不成的哪！這次被損害了，這是唐同志，忘了任務！忘了紀律——』

在每次遭了損害，或是獲得成功，他總要提到「紀律」！彷彿「紀律」是什麼全可以主宰似的。

『是的，這次又是紀律上的損害！』

鐵鷹隊長很同意的這樣說了一句。在那面，石頭上坐着的蕭明和另外幾個隊長，却似不注意到這些。

『司令同志。連同唐老疙疸，我們這次是被日本兵損害了七位同志了！現在還有着傷的這些！同志們的屍首，不見了！同志們的槍枝也損害這樣多！怎麼辦呢？這裏是再居留不下去的，我們再沒有力量和他們接連的對敵，應該找個地方休息一下……』

『是的，我們得休息一下……恢復力量！同志們的傷，也是需要調治的！』

別的隊長附着蕭明的提議。鐵鷹隊長沈默着；卍脚尖輕輕點着地。陳柱兩隻手交叉的糾絞在一起，也是沈默。

山坡下傷者們呻喚；別的同志準備早餐。其餘的，縱橫的睡在草原上。不甚遠的從左面山梁上有人爬過來了。看得清，那也是正抬架着一個人呢。

「我們得休息一下——楊同志，你們今夜在附近要攻下一個「大家」，最好離大路遠一點。就是崗那邊有炮台的一家吧！楊同志，何同志，你們在一起，另外再選拔三十個同志——」

當：拄着人的担床，走過陳柱他們的眼前，那張慘白的，由嘴角還在向外沁着血的面影，寒顫着他們。長長的頭髮，時時被風吹動，一半是擦準着臉上的血。

「鐵隊長同志——」安娜費力的跨上了山坡，得救一樣坐在一塊石頭上。她先除下肩上的綳帶包，隨後又解下手槍。人們全聽着她要說什麼，她不勻衡的喘息了幾口呼吸，才接着說道：

「李同志，怕是不行哪！我們再這樣跑；這樣對敵，那她一定非死不可。——別的看着傷的同志也是一樣。應該休息在房子裏。」

於是「休息」的提案，便成了決定。當前的鬭爭，和所需要的就是怎樣擊到休息的地方。

「蕭同志，楊同志，何同志，我們就這樣決定了。今夜你們要將那個「大家」房子借好

了——在必要時應該攻擊的。」

他們從崗頂將那飄颺的紅旗，也取下來。一同到草原上去早餐。

司令他看過每個傷了的隊員，他們吃着東西，那是黏米豆團，有的吃着，有的祇是放在一邊仰面看着天。傷勢比較輕的，那是打穿了肚囊，也許沒有傷到腸子和胃吧？雖然呻嘆着，也還是甜蜜的吃着。這全是由王家子每人分帶出來的乾糧。

碗是不敷用的，輪流儘傷者用。強壯的，到山下去喝溪水。最後陳柱又走到李七嫂躺在的地方。她昏迷的已經什麼不知道了。輕輕的不勻整的呼吸着。肚皮一起一落。眼睛闔閉，頭髮委落在地上，那身不相稱的衣服更陪襯了哀傷！安娜正弄到一點熱水，爲她洗着嘴角和臉上的血污。血色已經變得發黃，同時還黏結得很固執。

「怎樣，安娜同志，她許不要緊嗎？」

「這不敢說定哪！她血嘔得够多了！」

「別的同志呢？」

「別的同志……？」她依舊蹲伏着身子，祇是扭着臉向那邊——那邊的傷者，有的企圖

要舉起來，呼喚着別的同志來幫助他。別的同志們有的吃完了自己的糧份，不滿足一樣的打着遼視；交抱着胳膊，有的來復的跑着，笑着，或是擦拭自己的槍。幾個隊長正圍在一塊石頭近邊，計議着什麼。小紅臉在一株孤獨的樹下，又咬起了小菸袋。他傍邊的是正吃着黏米團子的李三弟。蕭明在草地上打着徘徊……

「……有的，在應該休息時候才能想辦法！我們的藥啦！綳帶啦……什麼也快完了！」
安娜又在藥囊裏尋到一個小瓶，倒出一點藥水來攪在一隻盛着半下清水的金屬的盃裏。

「來，請你幫助我翹着她的牙齒，我把這點藥給她灌下去。」

安娜把一隻匙子先翹着李七嫂的牙關，而後交給了陳柱。他很擔心自己會不能勝任。他微顫着多毛的手。注意地看着安娜輕巧而敏捷的動作。

「好了——」陳柱把匙子交給安娜。她又開始走向了傷人的叢裏。陳柱一隻手插好皮帶裏，遼闊的看着這個忙碌的小影子，他嘆息着：

——女人是沒有疲倦的母親啊！

他輕輕的，像貧窮人家的一隻貓，又走向別的方面去。

……
小紅臉，臨看着這些忍着飢餓，在日本兵彈火下逃亡的一羣！草地上同志們的呻喚，又引起他的回想。那是和投向王家堡子路上所想的沒什麼兩樣：

——什麼時候我可以自由耕田呢？手裏把持着犁杖柄，也可吃菸袋。老婆啦！孩子啦……那個招人愛的小王八羔子……老婆也還是好的啦！多麼知道疼熱！願意吃點什麼便作點什麼……只要和老婆一說——

陳柱的影子將他的思想給截斷了，他走過來，用確定的眼睛在尋找誰：

『王同志！吃你的菸，你就說給我蕭明同志到那去了？剛才我還看他在這裏走着……』
『蕭同志——？』小紅臉閃着眼睛，他不能決定他是將小菸袋由嘴裏取下來好呢，還是就那樣存在着？最好他還是不取牠下來。

——反正這也不是軍隊裏的官長！用不着怕，也用不着講禮節的。

『你找蕭同志嗎？……』

『我找他——』陳柱節省着聲音。

「他，他剛還在這裏來……許是到那裏去小便？李三弟你知道嗎？」他用脚尖觸着睡在地上的李三弟。——他的帽子扣到臉上。

「你到下面去看看，他也許在那裏！」

「我去找吧——」陳旺又貓一般的走了。小紅臉却接續不起他的思想。梁興由那邊爬過來——他的帽子儘可能的扣在後腦勺上。胸襟裂開。似乎什麼也沒威脅過他一樣，坦白和愉快。

「好哇！小紅臉同志！今晚又該開火了！崗底下那個窰子——看看我有這麼多的子彈呢！分給你幾個？」梁興抽打着掛在身上的彈帶。

「我不要，留你自己使吧！」小紅臉笑笑地看着這個孩子的臉——變得消瘦而枯黑。接着說：

「你還是愛浪費子彈！等缺乏的時候，那是危險呢！比糧食還要艱貴哪！」

梁興他並不以為這話是對的，他是看不起小紅臉常常那樣咬着小菸袋，沒有生氣般的胡想着。他心裏却這樣埋着一個仗持：

——反正打倒一個敵人，就有子彈使的。

他從不想敵人會打倒他，他是信任司令，也信任鐵鷹隊長，他有點不大喜歡蕭明了，那是因為他太文縐呢！

——我們革命軍，無論目前怎樣失敗怎樣犧牲，最終勝利還是我們的。失敗，犧牲，那是爲了被壓迫的弟兄們。我們是先鋒隊，我們是被壓迫弟兄們的先鋒隊。我們不犧牲，誰犧牲？……同志們，我們無論缺乏什麼，敵人全會送給我們的，這就是說：「他們是我們的輸送隊」！

這是司令常常說的。所以當他們每次和日本軍隊或是「滿洲國」軍隊接仗，他們就稱這是接迎自己的「輸送隊」！當兩軍接近，能够聽到互相叫罵的時候，他們總是這樣罵着笑着：

——輸送隊呀——輸送隊……

是的，敵人隊伍中，也一樣叫笑着，他們並不生氣叫他們作「輸送隊」——實際他們常是這樣的輸送着。他們也有時把子彈賣給革命軍，這還是公平的交易哪！

『司令才向你說什麼？』梁興拾起一塊石頭拋出去，接着又拾了一塊，在手裏顫動。

『他找蕭明——』

『找他幹麼？』

『這是不知道呢！大約是商量，晚間怎樣攻打崗底下的窩子吧！』

『你說給他，蕭明到那裏嗎？』梁興笑着，歪着脖子，顯着挑皮和狡辯！用手裏石頭投到地上，又拾到手裏。

『剛才他還在這裏走着，走着不見了——司令自己去找了。』

『啐！他也許我得到？』

小紅臉聽着梁興的語音，他遲緩的翻着眼睛。看了看梁興，接着說：

『你又想說什麼壞話嗎？小夥計！』

『他媽拉的，反正女人全愛漂亮的小伙子，別看不起我才十八歲！什麼也全瞞得懂呢！』

——同志們全在說蕭明的壞話哪！』

小紅臉不理他，加力吸了兩口菸。他感到無味，丟開手裏的石頭，帽子照樣儘可能扣到

腦後，响着肉口哨，走開了，又加到別一堆人裏去。

陳柱撥着向山坡下去的乳樹和茂草，向前移動。在快要到臨近水邊的地方，他聽到了似乎是安娜的聲音。他下意識的止住了脚步，讓自己的身子隱在樹幹和草叢的後面。

暫時是靜靜地。

蕭明和安娜並肩的坐在小溪邊一條橫倒的樹身上。安娜用一枝樹條不經意的擊着流動的水波，使牠輕輕濺起零星的飛沫。綳帶包和手鎗垂掛的留在身子的後面了。蕭明的帽子也除下來，頭髮很妥貼的臥伏在頭頂上。

「……九個同志，死了四個了！我也明知道這是應該的，就連我自己也是一樣！不過，我還是想念他們，這是任誰也不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我這樣人對於一個真正革命隊員的要求，還差得很遠！一個革命隊員一定不許有動搖，有悲傷的……」蕭明的聲調是一致，沒有抑揚，也沒有頓挫，彷彿是一汗汗在月夜裏面流去沒有漣漪的水。

「你有時，也想念到你的祖國嗎？……」

蕭明把中途的話折轉到安娜的身上來。

「祖國？……多少是有些懷念的啦！不過，我是生長在中國，故國的情形，總是爸爸向我訴說的！……」

「……你父親，他在上海怎樣呢？」

「那面情形很糟糕！」安娜用力使樹條抽打了水波一下，接着說：

「……在幼年的時候，父親，媽媽，總是講着祖國裏的悲慘啦！日本政府怎樣使朝鮮總督加緊壓迫朝鮮人啦！他們常常是痛哭一整夜！一整夜的；父親的友人們來的時候，也是集在一起討論，痛哭！引得我們小孩子也痛哭！我從有記憶的一天，我就記得向日本復仇……」

「你幾時加入組織的？」

「這個很早咧！在十四歲的時候，我就開始被訓練着了。爸爸現在的鬚鬚很長了！他再也不提到祖國，也不再流淚，他現在工作是忙的，還時時有被中國政府逮捕的危險……」

「你到滿洲來，是組織裏的任務嗎？」

「是的，也是父親的意思……在臨行他說：『去吧！安娜！到滿洲去工作吧！只要全世界上無產階級的革命全爆發起來，我們的祖國就可以得救了！不要信任別的，安娜！到滿洲」

去吧！那裏有我們幾百萬同志，也有我們的敵人！開始去和王八的帝國主義者們，作血的鬪爭吧！」他說「祖國」這是最末的一次哪……！」

安娜只是訴說，在她們背後的陳住，被感動着。他手抓住一株乳樹，勉強鎮定着自己。同時他想到安步東，一個怎樣英勇的，爲革命而什麼全丟掉的英雄！

「蕭同志，你應該努力克服自己呀！——動搖會死滅了你自己……」

而後他們的聲音使陳住聽不清了。同時也不想再聽下去。他要退到山崗上，叫別人來找蕭明，好計劃怎樣在夜間攻取那個窰子。

一塊石頭，嘣——一聲，投到水裏去了。水花橫濺到人的身上，他們驚愕的尋找投石頭的人，發見了，在後面帽子儘可能扣到腦後勺的梁興，狡猾的在笑。

「你這賊——」蕭明用手槍指着他，同時臉頰不自禁的有了漲紅。

「我不是賊，我是司令的傳令——司令要你馬上就去，蕭同志，聽見嗎？」梁興的帽子還是儘可能的扣到後腦勺子上，搖擺的走了。蕭明同安娜也爬上了山坡。

太陽已經快掛過天西。偵探的人們回來，揩着臉上的汗。在一處有蔭的樹底下，司令就

坐在那裏。人們坐着，立着，或是兩肘支着地圍着他。蕭明，安娜，他們分別走開，安娜去巡視病傷者和李七嫂；蕭明一直向人圍的方向走過來。

『司令同志！』蕭明向陳柱打過招呼，就檢了一塊石頭坐下。一刻安娜也回來，在臉上似乎增加了一層哀愁，深深地印入蕭明的眼睛裏。

『諸位同志……』陳柱看一看他周遭的人，全似期待着什麼一樣。他接着垂下自己的眼睛，安定了一刻而後說：

『……今夜，我們要攻下崗下那個院子，要注意這是比和日本軍鬥爭還要難！這裏面要有幾十枝大槍和小槍。據去偵探的同志回來報告，那裏守護得很周密。炮台也很堅固……』

他又沉默了一刻，最後他把手扭絞着決定的說：『無論怎樣，也是得攻下來的……如果要他們自己答應我們：應該是困難的！總之非得攻下來——反正，這全是有勢力的地主。』

一切按照計劃開始佈置。把所有的人，分成了四部，一部由鐵鷹隊長率領——安娜也屬於這裏——守候這裏的傷病者，和行李，算作預備隊。餘的三部由陳柱，蕭明，楊隊長，率領着。在月亮還沒有爬過山頭的時候，他們開始向預定的目標，作着探險一般地爬行。

正是這個時候，在山谷裏，在安娜的懷裏，在鐵鷹隊長和所有留待在山谷裏的同志圍繞着的當中：李七嫂死了！唐老疙疸的步槍，也還是放在她的身邊。

七：斃了他們必要嗎？

消息，像秋月裏的蚊蟲，嘴角尖銳刻薄地到處飛着，傳佈着，傳佈瘴疾那樣傳佈着各種各樣的消息——某個市鎮，某個鄉村……被「義勇軍」佔領啦；某個地方的農民組起了「自衛軍」，自衛「紅鎗會」，「黑鎗會」，更傷心的，竟有一面抗戰着日本兵，一面和鄉村裏的大戶作對，所謂「人民革命軍」也出現了，日本兵一天用砲滅幾個村莊；「滿洲國」的兵們槍斃了日本軍官，叛變去投入了各色的團體……不間斷，流着的水一樣，在各處流走着。採取不同道路，不同的方向流走着。他們共同惟一的呼聲，是驅除和殲滅屠殺民衆的日本軍，和那些走狗的軍閥們。

王三東家，自從聽到崗上有成夥的人蠕聚着的消息，他是感染了瘴疾一樣的不安。他想

不出這流派是那一流派呢？義勇軍嗎？是胡子呢？義勇軍和胡子是沒什麼區別的啦！不，義勇軍是不綁票呢！要槍，要子彈，煙土；紙烟……也是一樣的哪！他們也不同日本兵，官兵，那樣到處強姦女人。

『南崗山窪裏，又來了那些人哪！打着紅旗，自己在那裏做飯呢，全有鎗，還有女人……』

一個早晨，放牲口的禿四，跑着來告訴王三東家。王三東家在院子裏走着，看着內院的牆壁，外院的牆壁，牆角間的砲台……家裏的快槍是足夠用的，祇是伙計們太少了。家裏的錢財不必就心，全存在城市的銀行裏。大東家，二東家，同他們自己的老婆孩子們，全到城裏去住了。三東家，捨不掉這樣一片宅子給佃戶們住，或是被胡子們佔了去。他發誓要守在這裏，時時他念着老人給留下這樣的家產，是不容易的啦！一千垧地，這樣的房子……太平年月總會有的吧！他瞧不起他的哥哥們吃鴉片烟，賭錢，娶鴉子女人……他是樸素的呢！不肯浪費錢，也從不肯讓過佃戶們一個和錢。佃戶們給他的綽號「白臉三曹藥」。見面那還是稱三東家。

他想着，這應該怎樣辦呢？到城裏去請官軍一定來不及。不然，早晚山崗上的人一定要下來。這與窮人家沒有關係的。他是這裏的首戶，一定是脫不過。一直快到黃昏，他決定了把所有附近的佃戶招了來，一面他祕密派禿四到有「剿匪軍」的地方去報信。

就近十幾個佃戶，拋開自己的家，來聽三東家的吩咐！

三東家在院心裏走來走去，手不停的指着兩山崗，嘴裏講着好聽的，使佃戶們有點不相信的言語。因為三東家從來嘴頭是巧妙的。禿亮的頭頂，也是有節奏的來回擺動，小眼睛深深的很輕妙的嵌到肉裏去，形成一條縫。勉強笑着，因為在眼尾有皺起的肉紋，那是在表示笑；也是在表示焦煩。

佃戶們青年的，全不耐煩聽這樣屁一樣的嘮叨；老年們爲的要表示他們的厚道，要表示他們是忠於地主們的佃戶，却顯示出更謹慎。企圖在患難裏感動三東家的心腸，至少是有好處的。雖然他們也明知道三東家是「白臉曹操」。

「東家說的不錯啊！俺一家老小全是吃東家，穿東家，指仗東家活着……現在東家有事了，就是要俺們的命，也說不出別的來哪！」

佃戶老孔，特別要表示他是更忠於東家，用手掌 着自己的胸膛，他的小鬚辮很固執的 蟠踞在頭頂上。脖子的脈管高高地裸露着，鬚子起着稀疏的顫動。

「老孔，才是血性漢子哪！」三東家稱讚他，同時又說：「好歹我們是地東地戶多年了，平常誰對，誰不對，全是有個担帶的。比方我們家裏有事，你們來幫忙；將來你們有事了，作東家的，還能够白瞧着嗎？……還不是一家人一樣嗎？……」

誰全知道老孔的老婆是今年春天死的。死的時候是用一領破蓆子捲着埋到土裏的。三東家什麼全知道，三東家也並沒說什麼。不過老孔並不計較這些，農民是不曉得怎樣記仇的一種人。

每人一枝步槍。三東家，又每人給了五十粒子彈。告訴說：

「子彈不要浪費啊！子彈現在真貴的兇呢！要兩角錢才能買一顆。放完槍的「子母筒」也不要丟了，留着當銅也是很值錢呢！」

三東家特別破費，殺了一隻豬。肉在鍋裏滾煮着。大蠟高釀酒，做着口。酒的香氣四出飄溢的引誘着人。

王三東家的伙計們，佃戶們，一共是二十七個人，二十七棵步槍：「七七九」，「大蓋」，「八米釐」……全有啊！王三東家也掛了盒子砲，和一枝「馬牌」八音手鎗，巡邏院子裏每個砲台。每到一處他總是這樣說：

『他們不動手，我們可不要惹他們。』

在砲台二層下，安置着火藥缸。那是爲了長筒的「抬槍」，抬槍是很利害的，可以裝大粒的鐵沙，釘子形的「單子」。在半里地內可以成片的噴射着。專打馬隊的胡子。

年青人，驚奇的玩弄着步槍。王家的砲手們說給他們怎樣放，怎樣填子彈，怎樣放完了把子彈筒投出來……他們無忌憚的吃着煮豬肉，不熟習的飲着高粱酒……輪班在砲台裏，在院子裏守望。興奮着如孩子們盼望過新年過季節一般的盼望着，那南山崗上窩藏着的傢伙們，馬上就爬下來——王三東家恰是相反的，在心裏默默在禱告：

——老天爺，還是讓這些賊種們全過去吧！什麼義勇軍，什麼革命軍，全是可惡的啦！全是一些不安分的游民！還是讓我們過太平日子吧！有「皇上」也好；日本鬼子全佔了也好，反正「誰坐天下給誰納稅」吧！萬惡的「紅軍」，竟妙想天開來分富人的土地財產嗎？天

地間發財要命的哪……

高粱酒燒紅了青年人們的眼睛，燒熱了青年們的心，沸騰起野性的血流。他們大聲的罵着，罵着南山崗還不馬上就下來的一些人；唱歪曲和淫褻的小調。他們不和老年人在一起。在砲台裏面談論女人，又談到義勇軍，革命軍，和聽到日本兵在什麼地方把小脚女人的脚刺下來，掛在樹枝上；割開有孕女人的肚子，綁她在打紅鎗會那些事。就他們所知道的他們全談論着。有的在談論裏，因為酒吃多了已經睡去。最後他們又談論到王三東家——

王三東家巡迴到這裏，又巡迴到那裏。每到一處，他總是這樣說：

『天是時候了，多清醒點吧！』

所有的狗，全關鎖起來，怕牠們吠叫混亂了聲音。

『全像今天這樣還不錯，有酒喝，有肉吃……』一個嘆息一樣的說着。

『可是王三這傢伙，真够鬼的啦！過河就拆橋。』一個暗在牆角的人這樣說着。

『你小心叫他聽見。』一個在勸阻他。

『聽見又當了屁毛？——你放心吧！這個時候，你就是罵他八輩祖宗，他也假裝聽不見

！聽見又能怎的？這些人把槍嘴一掉，就到崗上去掛個「柱」！這年頭才好呢！也沒有老婆癢着脚——」

「就憑你這脚色，還要去掛「柱」？你知道槍由那頭放？嚟！要說俺嗎？」

「放槍還有三天力笨？——就這麼一拉，這麼一推；再這麼——」「勾」字還沒說出來，嘣——的聲，他的槍已經走火了。人們開始騷動了。睡在牆角的人們粉忙着尋找自己的槍。『走火了嗎？』炮手在外面問着。人們的耳朵祇是沉重的响着，着了錘擊一樣的吱鳴着金屬樣的聲音。誰也沒有聽到門外的人在問什麼。

「發見什麼動靜嗎？還是槍走火？」王三東家也跑了來，他手揮探着一隻手電燈；另一隻手捏着手槍，機頭高翹着，用大姆指格礙在中間。那個槍走火的青年農民，他還是原姿勢抱着那枝槍。眼睛睜大的沒有回答。顯然他是有些昏聩了。霽落的塵土輕輕在飄飛；有不甚濃郁的烟，從槍口，從槍機槽的地方，悠閒的沁出。

「抽開槍栓啊？」一個青年農民取過他的槍，但是槍機因藥烟的黏結，很費力才算使彈筒丟拋出來。有的人抬起了牠，那是遵從着王三東家所說的「銅也可以賣錢」的話。

人們的騷動平息了。在林子裏却引起了夜鷹的長鳴。

.....

死靜死靜的圍牆，整齊排列得像一所小小的城池。在轉角部分更高聳一些的，那是炮台。模糊的，由炮台眼探伸出來的抬槍管，顯着很苗細，很貪婪……

秋蟲在各處叫得更顯著。使人感到一種不可說的悽傷！夜鷹在樹枝上打撲着翅膀，常常聽到小鳥們不安定的啾啾！

蕭明期待一樣看着天，想着日間，想着安娜，想着安娜用樹條抽打着溪水激起來的花沫……又轉想到這當前的鬭爭。——殺人是不可避免的。他想着崔長勝，常常問他：——什麼時候那樣日子才能到來呢？現在他又來無解答的問着自己：

——什麼時候才可以避免了人殺人啊？

十幾個同志，也是伏在地上。他們是沉默地，祇是等待當前的鬭爭，沒有想到更複雜的事情身上去。小紅臉也在這裏面。這時節卻沒有給他吃菸管的機會。

眼睛全注視炮台的黑孔；耳朵傾聽着槍聲。一會在牆裏，在炮台裏聽到了高笑聲音飄出

院子來，飄到遠方去。

『聽，裏面有放槍聲了。』一個隊員在後面說。

『這不像向外射擊的樣子，一定他們自己走了火。』蕭明解釋着。一直到槍聲引起了遠方的狗叫，院子沒了騷動，蕭明揮動手臂，他們又開始向牆腳的方向挨過去。那牆不容易攀登，外面掘就不能飛躍的很寬很深的壕溝；牆上佈滿了有棘刺的鐵絲。壕的外面縱橫的還放着很多不馴順的樹枝，杈呀的伸展。

在左側面也已經有了灰色移行的影子。蕭明知道那是陳佳率領着隊員們，去攻打正門。槍聲無節制的爆鳴着了。

炮台裏有鎗聲响了，每個炮台全開始騷動。接連有着拾槍向樹林，田野，遙遠的噴射。蕭明發命令，要隊員們加速的將壕沿的樹枝一齊填到壕裏去。他們踏着樹枝爬過了障礙，開始準備怎樣爬過牆去，去掘炮台的底座，好燃燒炮台下面的藏藥缸。

在前門有口笛噓叫，特別是東北角上槍聲更緊密，並且有喊聲：

『你們這些王八渾蛋，我們又不是胡子……』

「媽拉屎，誰管你們——着傢伙——看着，不要叫他們貼到牆啊！——放鎗啊——子彈咧——三東家——我眼睛什麼也不見了——真他媽，就這麼幾個子彈，够幹鷄巴啦！」

三東家鑽到什麼地方去啦？——四個炮台全沒用了——一會非搶進來不可——進來咱們還有好？——爲什麼我們替別人挨鎗斃？這個「刻牙鬼」怎麼也不來說「子母筒可以賣銅」

——

五十粒子彈，很快被他們發射完了。他們空着槍在院子裏穿來穿去，尋找三東家。從炮台眼裏向外張望着——那只是灰茫茫一片。

外面的槍聲啞迷住，在東南角上的炮台，轟地起了一個破天的轟响。在這意外的驚愕裏，世界被消滅了吧？太陽爆炸了嗎？整個的炮台沒了頂蓋，牆垣陷落下去，殘破的房椽，破的人的肢體飛騰起來又落到地面。濃黑的幕烟帶來了破磺氣味。整個的庭院，被這破天的火光照澈着，暮煙充塞着……由別的炮台角掙出來的人，成了沒有經驗，失了洞穴的耗子樣，在院子裏到處慌亂的穿跑。

從火光崩碎的牆缺，在火光高燒的輝映下，人，魔鬼一樣浴着塗紅的火影，接連的爬進

來，圍牆上也全發着喊聲：

『拋開槍，把手這樣舉起來……』

『不要開鎗，我們全是地戶啊！我們是被派了來的哪，給他看家。』

完全順從的舉起手來。大門敞開了，人們開始去搜尋王三東家，搜尋各炮台，各地方：

……陳命令跪着的農民站起來：

『站起來，弟兄們，我們不是胡子——』

揮着手，叫他們到一個屋子裏去集合。命令兩個隊員：

『同志，把這些弟兄們，全先帶到這個屋子裏去，看守他們，不准亂動——』

陳指着一間屋子，他同別的隊員們又開始向後面去了。在模糊裏，農民們看着這個矮

身形的影子，他們顯着驚訝和疑慮：

——這是什麼軍哪？是紅軍嗎？還是義勇軍？一刻全槍斃我們嗎？不然我一定也去幹幹

啦！這是機會——

在後面，隊員已經搜獲了王三東家和他的老婆。他們顫動的在人們圍繞裏面，像兩隻刮

掉毛絨肥好的豬仔。皮膚是白哲的，他們這時什麼全能忍受——在火光照耀的院心。

陳柱，並不向他們有所詢問，祇是簡單的說給蕭明，將他們拉到什麼地方去「槍斃」而後葬埋就完了。王三東家聽到要槍斃他的時候，他是死也不肯離開地皮，他哀鳴，他的老婆也哀鳴着，就如催繳地租的時候，他吩咐炮手們拉走佃戶的牛到屠場去，佃戶的一家那樣哀鳴着。蕭明，向陳柱說：

『槍斃他們必要嗎？』他們聲音放得很低，但是同志們全注視着他，傾聽着他。

『必要的，沒有什麼理由，再留他們生活下去——好，另換一位同志執行吧！』人們輕微地轟笑和騷動。最後是由楊隊長去執行。蕭明感到一種不安，近乎傷心和羞恥。陳柱並沒注意到這些。他開始分配哨兵，和派人去山崗上接迎病傷者。

在牆外不甚遙遠，發出兩聲沉悶的嘆息，那是步槍的聲音。蕭明知道了那兩個動物，已經被結束了。同時他又感到一種矛盾的輕鬆。他決定的自語着說：

——這是對的啦！

隊員們到處發現着可吃的東西，他們快樂的忘了一切。完全坦然，自己在廚房裏烹調。

陳柱到處檢點着牆的缺口，隨時在命令什麼地方應該用人修補。而後他又訊問那一羣，被關在屋子裏的農民和砲手。他們大概是知道王三東家已經遭了槍斃，他們也感到共同的不安。

『弟兄們，不關你們的事。天亮的時候……全可以安心回家——你們有知道鎗枝和子彈放在什麼地方的，可以領着我們取出來。別的我們什麼也不要，我們走了以後，你們可以隨便拿的。這全是他們剝削你們得來的——你們不全是他的佃戶嗎？這就對了……』

王家的兩個炮手，他們忠心的，願意領着去尋藏子彈的地方。同時他還說大約他還能知道藏「烟土」和錢財的地方。那是應該在三東家自己的臥房裏，一向被三東家老婆掌管着鑰匙的。

『別的我們沒有用，只要鎗和子彈。』

一直到黎明的時候，才萬般全安定。廚房裏時聽到鐵勺高亮的，摹做着飯館裏炒萊那樣的聲音，和有很濃郁的香氣，散佈出來。

長長地在每個屋子裏擺着桌子，什麼碗盞全是齊備的；年青的隊員們走來走去，興奮着啃吃豬骨頭。

小紅臉在一個屋角，悠閒的吸着菸袋，看着這不常有的現象。隊長們一樣也是興奮的。其中飲到酒的，紅着臉色，不必要的打碎牆壁上帶鏡框的照片。找到紙烟，不會吸的也開始吸，玩笑着用鼻孔來代替嘴，而後引起哈哈的笑聲。

從扯開每扇的窗子，汗臭，烟氣，盤旋的上升……陳柱一隻手插在皮帶裏，輕輕眇閉着一隻眼睛，高高站在門前牆石上張望着南崗。

秋月的清晨，一切是清澄的。崗頂幾處輕輕靜止着幾條薄薄的秋雲。夜露濕暈過的樹葉，凝碧而顯着沉重，有的已經發黑和輕黃。沒有熄滅盡的東南炮台裏面，還不斷有烟上升，同時也還散佈着惡辣的氣味。一隻破碎了的，已經不大清楚是不是人的屍身，被焦烤在燃燒着的一塊木柱上，源源沁着脂油……

打斷了的鎗枝，子彈筒……在院子裏各處散佈。女人的綉花緞鞋，被一隻狗在那裏撕碎着……

陳柱走上了一個炮台，他察着這個地勢那裏是容易被襲擊的地方。在東邊山上，已經有自己的紅旗飄動。那地方是很適於瞭望，同時他想日本兵和「滿洲國」兵，馬上是不會追擊

到這裏。

——這是比較安全的。

.....

遙遠他看到從崗上已經有人向下爬行。担架床艱難的搖擺。一刻被樹林和田野遮開。

——他細細地辨認每個人，却分辨不出來。他猜想行在人羣後邊那個較高身材的，也許是鐵鷹隊長。他關心的尋找着安娜，用手遮到前額上，這樣也是分辨不出。

在最後面又出現了一具擔架床。那一共是三個人，兩個擔架的人，和一個走在後面的人。衣服呈着淡灰色的閃光。

——這個，一定是安娜了。那個同志傷重了嗎？爲什麼走在後邊？

他確定了那是安娜以後，竟覺得周身輕鬆了許多。同時偷偷在嘴角掛起一點笑意！這笑意在陳柱的臉上，像是久久被冬天封鎖的大地，一旦春來了，鬆軟了，有幾顆嫩黃的小草芽，在枯草下面生長着一般。

他踱下了砦石，什麼地方飄來飯，和肉炒菜的香味，煩擾了他。從廂房裏他看見梁興紅

着臉跑出來；赤着背膊，後面有誰在追着，罵着……他看到了陳柱，待要跑轉去，但是陳柱用眼睛止住他說：

『你在掉什麼玩皮？喝酒嗎？』

『當然要喝的啦！不喝王八羔子們的酒，喝誰的？司令同志，你也想喝一盅嗎？』梁興顯着玩皮粗野。直直身子站在廂房門口。是的，梁興近來會更俏皮的說着流行話了。他從來也不想到實際是什麼。他變得更快樂，更粗魯。變得更會巧妙的罵着自己的敵人。就是在打仗的時候也是一樣。

陳柱微笑還是掛在嘴角，靜靜地看了梁興一刻，已踱向別的地方。梁興看着這個不甚美麗的司令，一隻手插在皮帶裏，緩慢的又踱向對牆角小紅臉吸着菸管的地方。梁興搖搖自己的頭，兩隻眼睛交替的睜了兩睜，身子一勾曲又轉身鑽入了廂房裏。廂房裏的呼喊聲還是無停止。

『司令同志——』小紅臉，正又陷在他過去的沉思裏——什麼時候才可以太平呢？什麼時候可以分到應該得的田地呢？日本兵和日本鬼子，什麼時候才可以完全消滅盡呢？……

他從牆角現出，把菸袋從嘴角裏恭敬的取下來，習慣使他如在鄉村裏見到某個熟人那樣，高擎在手裏說：

『司令，够辛苦了，吃袋菸吧！』同時用手摸了摸菸袋嘴，這表示是擦得干淨。

陳柱接過那隻小菸袋，咬了嘴裏，很熟習的噴着烟。順便也坐在小紅臉身邊那條繫腳的木凳上。

『趕情，司令也會抽菸哪？』

『是啊！我也會抽菸。』陳柱似在體味着什麼，一隻眼睛微眯着，顯出意外的安靜。

『怎？平常一回也沒見抽啊？』小紅臉像個很殷勤的主人，以主人的身份用菸袋來招待客人，在鄉村這是普遍的。小紅臉一轉瞬又想到了他們那個以產菸著名的鄉村。

『這菸味道還好嗎？』小紅臉見到陳柱祇是埋在什麼追憶裏一般的沉思着。於是他又補充了一句：『這菸味道還好嗎？』

『還好的。』陳柱和先前一樣沒有變動。

『這不如我們家鄉的菸味多多了！這味道一點也不厚。真是噁！』小紅臉說到這裏，他

停止住。陳柱注視他的臉，那是已經有了很多條變苦的摺紋了。臉色也還是不鮮明的紅潤。

『想家鄉嗎？王同志——』陳柱已經把那半菸袋鍋菸吸盡，在鞋底上企圖叩去裏面殘留的灰渣。小紅臉發見陳柱那隻「水襪子」（註：日本勞工著用者，可避水泥，橡皮底，輕便耐用，登山最宜）已經殘破得可憐了！一隻底子已經有了開洞。陳柱還很開心用那菸袋鍋，在那殘破處搔創了一下。

『還有家可想嗎？不因爲日本兵把家給拆散了，我恐怕還到不了這裏哪！嚶！家？』

這似乎引起小紅臉無限傷心樣。他要過陳柱手裏的菸袋，探入一個不很小的皮囊裏，熟習的扭轉幾下，又是一鍋滿滿地菸末托出來。他用一隻拇指輕輕按按，又遞給了陳柱。陳柱也沒有推讓，咬到自己的嘴裏。這時在每個房間裏，全是騷動的大笑，猜拳……唱着衝鋒歌……

小紅臉，第一根劃着的火柴滅了。接連劃着了第二根。陳柱又歸復了沉靜，開始吸第二袋菸。

『這菸是從那裏得來的？』

『梁興同志在什麼地方弄來的。——你的「水襪子」破了呀！』小紅臉很關心的說。陳旺沒有動他的腳說：

『是的，破了！走起路來很耽心！昨夜裏一顆石子^〇。得我好苦，現在還是疼着呢！』

『那怎樣辦呢？』

『等到集場子再說吧！所有等到的鞋子，一雙我也穿不合適！你應該去吃點飯吧！這裏有好些吃的東西呢！足夠我們吃些日子。』

剩餘的半袋菸他給了小紅臉，孤獨的走出了二層院子去。小紅臉好像遺忘了什麼，懷着追悔的意味，看着這個值得親近的人。

——我忘了，我不是應該問他些什麼嗎？關於……

將近早晨七八點鐘的時候，才發見隊員們，抬着傷病的同志，從大門走進來。門衛隊員開始敬着禮。

鐵鷹隊長，臉顯着削瘦，下巴突出伸長着。李三弟和別的隊員，也全是一樣顯着疲乏，倦怠，勉強支持着自己的眼睛，看看這寬宏院子的每處。

那已經殘破了而現在還有多餘的烟在昇騰的炮台，却使他們感到了一點振奮：

「昨夜就是由這裏攻進來的嗎？」鐵鷹隊長，握緊陳柱的手掌——那手掌多毛，而厚重。陳柱點着頭；經過這裏的被安置在擔架床上的傷者，他們一刻也似忘了痛苦樣，困苦的笑著，張望着那點奇蹟！

「昨夜在崗上，我們聽得很真切。這炮台被炸時候的火光我們也看過了。那真是很大的動靜呢！我們在山崗上，爲你們唱過「衝鋒歌」！」

鐵鷹隊長漸漸又恢復了他那鷹一般的丰度。

蕭明，楊隊長，梁興……也全跑出來。

「安娜在後面嗎？」蕭明問着鐵鷹隊長。

「在後面——」

蕭明他不再問到別的。陳柱輕輕地看着他。

「安娜怕是要病吧！」鐵鷹隊長注視着遠方，這時所有傷着的隊員，已經不經過了。他接着說：

「昨夜她是够受的了，兩個同志：一個因為熬不了痛楚，自己爬到一塊岩石碰破了頭，一直到天明才「過去」的。李七嫂呢，在你們下崗不多久就「過去」了。」鐵鷹隊長說話時候好似一點沒有感動，聲音低平，同時眼睛一致看着遠方。

「馮同志和七嫂全「過去」了？就是昨天晚上晚間嗎？」

「……」鐵鷹隊長沒有回答梁興，也沒有回答其餘的人。

從樹林轉角地方，有着兩具擔架床出現了，接着是安娜也出現在後邊。

「這就是兩位同志的屍首——」鐵鷹隊長指示給人們。人們的眼酸楚的投射過去；下面安娜和抬擔架床的隊員，他們的眼睛也是得救了一樣，投射上來。

八：爲死者祭！

三發槍聲响過。一條悲哀的生了刺樣的長鎖練，貫穿了每顆剛強的心！陳開始他的演說：

「同志們——」眼睛向前邊懇切的望着，用兩隻手臂分撐住兩邊桌角，顯着過分強制哀痛的艱苦。聲音不响曉的接着說：

「我們自從開始和帝國主義的軍隊鬥爭，一直到現在，同志們死的已經不在少數！……眼前這又是兩位同志的屍首！……」人的眼睛全集注到人當中兩共鬥板上的屍首——很安靜的看不出有一點悽慘！李七嫂的頭髮，已經被安娜剪得很短。那一個隊員，頭顱也還是包裹着，透出來的變得發黑的血漬，也還能看得出。身上全搭着綉花的被子。——人們的眼睛又

恢復了低垂！恢復了烏鴉樣憂傷！天空看不到太陽，祇是濃濃的攤滿了半天雲。陳往使自己身子挺直一點，一隻手抓住了腰間的細皮帶，腮邊和上唇的鬍鬚，不馴順的起着糾絞。在眉間那兩條成直交的紋皺，也顯得更清明：

『……不要忘記！先前死了的同志，是死在誰的手裏？是爲了什麼死的？現在這兩位同志是死在誰的手裏？是爲什麼死的？同志們……一定全知道？』停頓，接着又說下去：

『……我們死，是光榮的死在我們敵人的手裏了！我們死是爲了自己的志願，爲了替人民作革命的先鋒，爲了自己的責任，爲了目前新的世界，爲了向壓迫，殺戮我們的同志，和殺戮我們姊妹弟兄的敵人復仇……我們的犧牲是必不可免的啊！……』一隻拳頭重重的投擊到桌子上，使每個人的周身全遭了碎擊樣——聲音又放低了：

『同志們全知道，我們當前唯一非撲滅不可的敵人，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閥，政客，資本家。爲日本帝國主義作走狗的「滿洲」軍閥，官吏，地主，土豪，劣紳……他們是無恥的東西……他們是企圖破壞，阻礙，勞苦大眾的革命發展；他們企圖永久使弱小民族，勞苦工農，和士兵階級，永世千年，子子孫孫，在他們的地獄裏生活！爲他們做牛馬，作奴隸……』

……

聲音震蕩着氣流，震蕩着圍牆外面的樹林，深深地，深深地向四圍山谷裏去消沒……

「……我們有的從農民裏來的；有的從軍隊裏來的；更有的是從別的柳子（註：胡子部隊名）上來的……我們這樣辛辛苦苦，忍飢，挨餓，集合到一起，浴着血來和我們的敵人鬥爭。爲什麼呢？這是得已嗎？這是偶然嗎？全不是的，這是我們的敵人將我們逼成這樣的敵人他們要消滅我們的力量！……要回頭想一想吧！你們在軍營裏，你們的長官全是怎樣的啦？他們抽「大烟」，他們娶「小老婆」，他們每月還要從你們那幾元錢的餉錢裏揩油水。他們向士兵們使用軍法，自己却作着種種犯法的事。他們自己做錯了事來拿你們「槍斃」！好證明他們的軍法無私！他們的親族可以作官，他們可以使用士兵們的勞力來換他們的榮譽；他們可以將你們的兩腿打得皮破肉開，而後再用兩個鷄子來收買你們的心！他們會說更好聽的迷湯話。當他們到前敵的時候，他們向你們打善意，作兄弟稱呼。那是怕你給他們槍子吃！平常他們會像豬一樣的待着你們，向你們賣弄着威風！你們一千一萬個死滅，那是不能被誰注意的；你們忍飢受寒，那是沒人同情的，因爲你們在民衆的腦袋裏，被憎惡了；在大

衆的溫情裏破辦棄了！你們一樣也是有血，有肉，有溫情的身體；有聰明的腦袋。但是貧窮鞭打着你們，輾軋着你們，驅逐你們去當兵，去死在沒有代價的槍炮下面，去築成資產階級的堡壘，作成資產階級狗軍閥的工具，一無所知的，大量屠殺着自己同一階級的弟兄！這是怎樣可悲的呀？……過去，受着那些狗東西長官們的壓榨已經够受了！而今呢！又增了兩層的日本兵的壓迫……當過兵的弟兄們，你們現在是作了爲勞苦大眾，爲全世界弱小民族爭自由，爭平等的好漢了！這是靈驗的啊！我們一定……一定要和壓榨過我們的，那些狗東西們鬥爭！同志們……鬥爭啊……」

當過兵的隊員們，高高的紛亂的揮擊着手臂，嘎叫着，垂掛着鼻水和眼淚！

『司令同志，說呀！——說下去呀！』顛狂的叫喊。站在隊前排的小紅臉，鼻子困苦的起着抽動。鼓噪起來的氣流，輕輕蕩動着李七嫂的頭髮。

蕭明，安娜，鐵鷹隊長……他們的頭髮鬱的掛下着。

『說呀！司令同志，說下去呀！』

陳柱點着頭，同時笑着兩條細小的眼睛——凄惘而安靜。

「……同志們！」他先舉起兩隻手，又隨着騒音平平地放下去，手心向下。看着這漸漸停止了蠕動的人羣：

「……同志們！我是當過兵的啦！吃過軍棍，爲連長太太抱過孩子……打過前敵。我是「滿洲」土生土長的莊稼人！我作過放豬的孩子，爸爸是「抗活的」（註：長工），他的肩膀是很寬的哪！身材高高的，屯子裏全叫他作「陳大力」。因爲他的力氣大，地主們全歡迎他。誰知道他的力氣在四十歲的時候就完了。四十一歲他的生命也就同他的殘餘的氣力，同他的高身材，闊肩膀，埋在地下了！他自生至死，就是一個賣苦力生活的老實莊稼人！他沒有一天是爲自己來種地；也沒有一天不是爲老婆孩子賣力着——他常常拍着我的腦袋說：「柱子我必定要叫你念兩天書！爸爸是瞎了一輩子的眼睛啦！不是嗎？也就得一輩子給別人抗活！」啊！同志們，他是看到自己東家的兒子閨女們全念書，念完書就作官，作官就有了錢，有了錢就買地；錢是越來越多；田地也是越來越多……結果有錢有地的子弟，永遠是用不到勞一點氣力啊！至於沒錢沒地的呢？僅僅用勞力賺生活的人們，那就一思想就知道了。結果是富的更富，窮的更窮了！同志們，你們在年青的時候，同我這樣環境的，一定也是有的

多多啦！現在我們知道了！這是不公，這是慘無人道……這是不能和解的冤仇……我們祖先受過去那些王八羔子們：「皇帝」，「軍閥」，「官僚」，「土豪」，「劣紳」……的統治，蹂躪，現在他們又把我們盜賣給日本兵。日本兵又在他們的大炮，刺刀的後面帶來了一批批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閥，官僚，走狗……照樣來統治，蹂躪我們，屠殺我們的弟兄，我們的同志，我們的姊妹。」陳柱的聲音斷下來，人們彷彿是正在行走的列車，突然遭了停止，感覺上作着一致的顛簸。

陳柱，打拍着自己的胸膛，同別人一樣被自己的感情燃燒着。最後他擴大了喉嚨，近乎嘶鳴一樣，高高地把一隻手臂撐向天空去；接着又迅速的拋下來：

「……我們就到全死滅的一天，也不能軟弱，也不能曲屈着腦袋，再叫那些王八羔子們來統治了！同志們，你們是不是抱了這樣決心，才來參加革命的？……我不必徵求誰的意見，那是一定的……不過我還要向同志們要求，要求同志們要認清了革命軍的「紀律」！要尊重，嚴守革命軍的「紀律」！譬如這次鐵鷹隊長同志，收仗了，唐同志和其餘同志們的死傷……這是同志們忘了「紀律」！沒有重視和實行革命軍的「紀律」！譬如：唐同志那樣，

那是應該「槍斃」的——這是鐵鷹隊長同志犯了感情上的錯誤！——結果是這麼多的同志受傷了！從此以後，同志們一定要担保自己，不要再有這相似的事情發生吧！我們自身若沒有鐵一般的紀律，是不能和我們的敵人鬥爭的！也萬不能克服我們的敵人……結果……結果我們祇有全數死滅，全數死滅——現在把這兩位同志埋起來吧！我們一定要紀念着，爲了「錯誤」而死的同志們！我們要唱一個歌——」

在墓的歌聲裏葬埋了死者。

九、暫時分開吧

蒼鷹在天空打着盤旋，地上再沒有了一隻鷄雛，可以引誘牠們撲下來。山崗上樹林多的地方，色調已經不統一。有的地方變成了整塊的湛黃；山榆樹，野葡萄葉的殷紅，或者夾着發黑的綠色。

遠處田野裏，還是不發見有人收割，這已經來到八月末，照例收割的時候。成熟了的莊稼，只有沒興致的，和沒有成熟的時候一樣，生長在地裏。

佃戶們，互相傳講着王三東家裏發生的奇蹟。更是那夜由王三東家裏被放回來的農民們，發了瘋狂樣。在青年農民的心裏，開始生長起青草，再也不能安靜的工作下去了。拿着鎌刀，比擬作步槍，擔在肩上海處走。嘴裏摹擬着那夜學會的一句話：

「拋開鎗，把手舉起來——」互相的戲弄着。有時候不經意被鎌刀割破了手，鮮血流出，也是歡喜的喊：

「伙伴們！淋了彩啦！」

一心一意的也要去幹革命軍。他們還不知道革命軍是怎樣，在他們却有一個信念：「反正無論幹什麼也比莊稼人強啊！」

老年的嘆着氣，沒有力量能够把這些不馴順的野馬們，再鎖在農具上，一年到頭的拖呀拖：替地主們耕地，替地主們賺租銀。老年人，除開悲傷着自己，不會再有太平日子好過以外，還惋惜他們是快拖了一生，兒子們也快拖了半生，還沒有拖到幾頃地，和幾間自己的房子。只要是草和泥垛成的房子也可以。希望使他們灰心！眼前的莊稼不能收割；槽頭耕地的牛馬，一頭也沒有。一頭頭地沒了。連一隻小鷄全被過路的官兵殺盡。老人們常常要找到一起，討論着，在崗下王三東家裏，住着這些人，究竟是幹什麼的？不像官軍，也不像胡子。青年的小夥子，每天向那裏跑，一直到夜半才回家。回家還要大笑，高唱難懂的歌。

「我們報官去吧？」老頭子孫興提議着。

「報官幹麼？官軍比胡子又多了什麼？如今官軍裏又添了日本兵。誰報官還不把誰先打一頓嗎？才怪呢！」有人反對他。

「要不，這怎樣辦哪？我們的莊稼眼巴巴的不能割；青年人一天比一天來得可怕了！簡直他們也要叫那些天殺的拐了走，反了天。什麼救國啦！打跑日本兵啦！土地收歸種地的人種啦！……那些「二扯子」們，每天回家裏講——這不是簡直要造反嗎？平白的別人的地，就歸我們。好，固然誰都樂意，那就怕弄不成功啊！教官家弄了去，就得槍斃——連好人說斃還就斃，何況……還幹過……依我看還是報官吧，我們落得做個安善良民。反正我們老百姓誰當「皇上」給誰納貢吧；種誰地給誰納租吧。自己沒飯吃，得自己挨餓。什麼中國啦，日本啦，現在不是「宣統」又回了朝嗎？真龍天子一出世，天下也許就太平了……」

孫興接連的發表他的見解。那是他自己的窩堡裏，坐在院心。另外還有幾個老年的農民。他們全是有兒子的，這其中，孫老頭是有兒子最多的一個。他是堅決主張去報官。王三東家家裏放牲口的禿四，就是他的兒子。自從王三東家派出去報官，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回來。同時也沒見到有官軍來圍剿。

「禿四不是去替王三東家報官去啦嗎？好幾天了，怎麼還沒回來？」

「千萬你不要說啊！」孫老頭子兩手摸索的分張着，從坐着的地方站起來。屈曲着腰背，手掌頻頻地顯着過分顫動的搖擺！

「這可是說不得的啦！這被聽見……我們全得……槍斃啊！他們一定還不知道有人去報官咧……也許不知禿四就是我的兒子。也許這些不實調的青年人，會說出來。——「二東家」大東家」在城裏，勢力也有些哪！認識日本翻譯。調兵來那是現成的。」

「官軍也不見得就能打勝仗，多少次我們看官軍打胡子，不全是先給胡子一個信，胡子走了，他們才上來。胡子和兵，那是一個鼻子孔出氣呢！軍官下來不幹了就是胡子，胡子不幹了就去當兵。他們除非沒辦法，再分擠不上他們是不碰的……」有經驗的老秦，抖着他的白鬚子。

「……現在不是先前啦！」孫老頭子爲的要激貫自己「報官」的主張，他把他的駝背，聳了兩聳。爲的院子裏的蚊蟲，他極力揮動着蒲草扇。他的鬚子還沒有完全變白。『……現在改了「大同」啦！不似先前「張大帥」的時代啦！「宣統」回朝是日本人接來的。日本人

要保他作皇上，才把傾國人馬，全發到我們「關東城」。就說的是這些胡子不是胡子，官軍不像官軍的什麼革命軍啦！什麼義勇軍啦……會啦……全是反對日本人來東三省的。全是不准許「宣統」回朝的。那一定，日本兵要和他們開仗啦！原先……因為中國軍隊在前邊，見着敵人他不打，儘向半天空放槍。打仗的時候，……就打仗吧……嘿！還和敵人對面說玩笑呢！並且動不動中國兵就變了！跑到敵人那邊去。後來日本兵好了，他們不教中國兵在前邊，他們自己在前面，教中國軍隊在後面堵後路。現在要去報官，那一定要派很多的日本兵來呢……」

「你打跑了這一「隊」，還有那一「隊」呢！將來他們知道是我們報的官，你想想，他們能饒了我們嗎？還是想個好辦法，教那些年青人遠離開他們就完了……」

孫老頭子有點茫然。他開始無可奈何的看着院子的圍牆。那是長長的行列一樣，踽踽在四周。牆外响着高梁葉；牆下，窘迫的吟唱着秋天的蟋蟀。從崗下王家住宅的方面淹沒過來一片寬宏的歌聲，在歌聲裏還夾雜着高笑。

老人們全晒迷住。形成幾個小黑團團，像院中，在冬天不耐寒的狗，蜷起身子用自己的

尾巴溫暖着自己的鼻尖那樣。

蚊蟲們，沒有退讓的在人羣四周打着迴旋。

.....

火焰燒着天空，殘破的月亮還沒有顯現出來。風雖然是有，這是不被人們覺察着。人們能覺察到的，祇是大堆升騰的篝火。等待歌聲起來的時候，篝火便被遺忘掉；到歌聲高沸到不可遏止的時候，歌聲也被遺忘了。貫穿每顆心，充滿每隻眼睛，充滿每人的咽喉……祇是一種火流，一種淚，一種震蕩的嗚叫！

蕭明和安娜每人站在一條棹面上，身體一致的擺動。隨着節拍擊着手掌。隊員們也擊着手掌。篝火在院心，在人羣的中間。傷病者也架起拐杖，坐在椅子上。頭上，臂上，腿上的綳帶顯露着。痛苦被忘掉了。被蟲鳴的歡聲帶走了。他們一樣是拋開了拐杖。

按次序第一句是蕭明和安娜唱。蕭明唱低音，安娜唱高音。接着是隊員們唱。鐵鷹隊長的聲音是不夠的，明顯他走感到了一種焦急。陳任的眼睛在臉上小到簡直要沒有存在了。

「同志們，再來一次——」蕭明高亮着喉嚨，後面是龍爪崗的青年農民，他們也喊着：

『再來一次，同志。』他們忘掉他們還是龍爪崗的農民，儼然是一個革命軍的隊員。除開臂上還沒有一條正式的黃星的紅臂章，和一枝步槍以外，簡直他們是什麼也不缺少。他們覺到自己萬般全熟習了。一種不可抑制的引誘，抓緊每顆青年的心，開始爲這活躍的，新鮮的，熱情的人羣所引吸，所迷戀。簡直一刻也不能忘懷，一刻也不能忘掉；談論；忘掉了：『好，明天一定加到裏面去，跟着他們走走吧，看看天底下還有多麼大吧！前面儘是什麼埋藏着啊？』就是這樣的念頭。青年人商量着，計議着……老年們的阻攔早就不放在眼睛裏了。在那人羣裏，他們知道了好多的事。也知道了三東家爲什麼應該挨槍斃。

『那是臭虫一樣的東西啊！吸着你們的血！』

那些領袖，那些隊員，什麼全解釋給他們聽。雖然有時候也使他們不相信，也有時激起他們不明瞭的質問；可是那些人，並不罵他們是渾蛋！

孫老頭的二兒子，高高站在人圈的後面。想着他的爹，那個老頭子，真是被臭虫們咬嚼一輩子了。他們也開始被臭虫們咬嚼了二十年。現在臭虫死了一個他們還要爲牠悼惜。並且秃四還到城裏去替王三東家報官，搬日本兵來打革命軍！想到這裏，有些不坦然。他想：如

果真的日本兵搬了來，他們有大炮，有飛機，革命軍一定要吃虧的啦！他扯了身邊哥哥的袖子一下，一同悄悄地走出了院子。

後面的人羣沒有覺察，沒有缺少……歌聲一樣還是一次又一次的昇騰起來，一次一次低沉下去。篝火增加了些新的烟苗。蕭明和安娜也還是一致的擺動着身子，手擊打着拍了。

孫二將孫六領到一塊石頭上坐下，孫六開始問着弟弟：

『你叫出我來幹麼？那裏唱歌唱得怪好地！』

『幹麼！你只顧聽唱歌，你知道吧！老四不是叫王三東家，打鼓去搬日本兵嗎？』

『我知道，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信？不是在半路上教日本兵給殺啦吧？』孫六顯出懷疑和不安。

『殺不殺，先不管——要真的把日本兵搬來，怎麼辦呢？』孫二用衣襟揩着自己的臉。從人羣帶出來臉上的汗漬，被拭淨。同時爲了晚風的吹拂，才使人感覺到這已是快八月末的天氣了。

『那有什麼辦法呢？革命軍不是到處全打勝仗嗎！日本兵一定也不被他們看做一回事！』

「不，你這人真是……」孫二在星光下看着他哥哥那幅呆板的臉——忠厚得近乎可憐，愚蠢而沒有變動，筋肉好像凍凝的蠟油。

「……你這人，總是這樣沒緊慢！什麼事也不知道着急。平常你還總生氣有什麼事不和你商量，儘和老三商量，把你外着，現在可是來和你商量事了，你又是這樣……」孫二一半是嘆息和焦急，一半是憤恨着他的哥哥。

「那麼……還是你想方法吧！我聽着你的。」

孫大表示自己是個一無成見的人，淒然的向自己的兄弟笑了一臉。

「你覺到革命軍怎樣呢？」孫二像故意做一個煽動家，像投擊一顆皮球一樣，靜待孫大的回應。

「反正是很好吧？——我不知道！」

「你覺得這些人好呢？還是像王三曹操，那樣人好呢？」

「我覺得嗎……？你說呢？」

「我問的是你呀！」孫二的聲音強調一些了。

這回孫大要思索了。他思索什麼呢？別人是不知道的。他的弟弟等待他，他徐緩的搖了搖自己的頭才說道：

「依我覺得嗎——？我覺得還是王三東家那樣人好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不知道——」

「你願意和這些人好呢？還是願意和王三東家那樣人好呢？」

「當然囉！我是樂意和這樣人在一起嘍！也不用講規矩禮法——王三東家那樣的人家，儘交結有財有勢的。咱們幾百輩子能配得上呢？」孫大他嘆息，嘆息自己是個窮人，自己的老子也是個窮人。窮人總是配不上富人的。

「你沒聽那位司令說嗎？『富人就是窮人身上的臭虫』，祇有窮人，才是窮人的好朋友！窮人才會幫助窮人！富人們總也沒有好念頭在窮人身上打算的。在過去王三曹操不就是那樣嗎？用着咱們的時候，他的眼睛快笑得沒有了，嘴也甜了，像抹了蜜一樣……等到沒事該他收地租的時候，那就顯原形了！少一個也是不成！我們窮人，總是心腸軟，不會記仇！」

吃過他幾回虧，到有事的時候，還忠心耿耿地去給人家効勞。譬如這回事吧……」

孫二靜聽了一刻。院裏面已經不再唱歌了。似乎有人在講話。一刻人羣轟笑起來；一刻又是不規則的喊叫。說話人的聲音一抑一揚，那是很有頓挫的。孫大也似被牽引了，他被這院中發出的聲音牽引了。他挺直了坐着的身子說：

「你聽啊！這又是那個女的演說了。他們全說她是高麗人，我不信，高麗人能說那樣的中國話？高麗人不全走穿白衣裳，戴紗帽子嗎？她怎麼不那樣？」

孫大對於這個是高麗姑娘而沒有穿白衣，帶紗帽的謎，却感到了更深的趣味。雖然他弟弟說給他「富人是窮人身上的臭虫」，也只有無抵抗的承認下來。他並想不到應該怎樣把這吸血的小東西處置了。他還是繼續問着孫二：

「你一定知道她是不是高麗？你不是和她說過多回話嗎？」

孫大捧着半臉可憐的喜悅，向弟弟望過去。

「高麗不高麗，穿白衣裳不穿白衣裳，戴紗帽……這有什麼屁關係？儘扯蛋……人家懂得「革命」就成了！人家才是十八歲的姑娘，什麼全懂得。所有的隊員沒有一個不說她好。」

會治槍傷，治病，幫着司令下命令！平常每到一個地方，只要一安定下來，她就給隊員們講革命的道理。教給不識字的隊員們認識字，唱歌……人家高麗倒亡了國呢，還有這樣女英雄，咱們的地方如今不也教日本人給佔了嗎？我們馬上就要和高麗人一樣了。高麗先亡的，還是我們的老大哥呢！她說：我們現在苦不起來革命，將來比高麗人還要慘呢！日本人抓住不服從的高麗人，就腦袋沖下活埋！將來你也等着活埋嗎？……啊~~~~~」

「割命！割命是幹什麼啊？」他的弟弟每次提到什麼割命，他從沒想有一次求他給解釋過。現在他聽到那個高麗姑娘也「割命」，他想這割命一定是件什麼奧妙的勾當。

孫二狡猾的閉起一隻眼睛，瞧着這個頑固的哥哥，他真有點憤慨，同時又有點可笑！

「革命？革命就是把從祖先就欺負我們的那些臭虫們，全殺了；把現在東三省的日本兵全趕跑了。剩下田地我們自己種。我們不再納糧，納租，養活那些白吃白喝的臭虫們，懂了嗎？比方沒革命以先，富人們有三個五個十個八個老婆，你現在三十多歲了，還沒有娶起一個老婆呢，革命以後，一個錢不花，你就可以有個老婆！自己有地，不再給別人種了。懂了嗎？這就是革命！這就是那個高麗姑娘說的。他們同志們全是這樣講給我聽的。」

「這是那個高麗姑娘說的？真的？她就這樣：「老婆」，「老婆」的向你說？她一點也不害臊？真的？」

孫大過度的驚奇和興奮，自己的下巴全感到冒火。孫二又補充了一句道：

「你不信可以自己去試試看哪！那位高麗姑娘，誰去她全答理。她一點也不像王三曹家裏那些女人們！隊員們全尊敬她。說她壞話的一個也沒有——我在這裏等着你，你去試試看，看她儘和你說些什麼。回來我再和你商量別的事。去吧——」孫二鼓勵着哥哥。

「不，我不——」

「你不？那我們來商量正經事吧！——我還要問你，你到底喜歡革命不喜歡哪？」

「我嗎……？割命要是真這樣，真像那個高麗姑娘說的一模一樣，我就喜歡！」

「那麼，你革命不想革命啊？」孫二就如「頭獵犬追蹤一頭兔子那樣，不放鬆的追迫着他的哥哥。他使自己的身子靠近了一些，聲音也放得親切，低沉。

「我……咱爹一定不讓的啦！他那大把年紀，他能捨得教我們去打仗嗎？」

「捨不得教我們去打仗，就捨得叫臭虫吃我們一輩子血嗎？——我要幹，誰也不商量，

拔腿就走。這年頭還等着太平日子來？你不去打仗，將來日本兵說不定那一天碰到你，也殺了你。要不然你就給臭虫吃一輩子血！」

『我嗎……？哼！』孫大不相信的站起來，接着說：『我們該回家了。他們裏面還沒完呢！還是那個高麗姑娘在說？』

他側過耳朵傾聽着。——夜是靜的，聲音可以送得很遙遠。篝火的光還沒有減弱。這次的聲音却不是那個高麗姑娘唱歌一般的喉嚨了，粗大而陰沉。

『你先不要忙，我和你商量，如果老四報官回來怎麼辦呢？我想……他今天一定回來……：你不信嗎？——他回來怎麼辦？』

『怎麼辦？這我知道怎麼辦？』

門前守衛的崗兵，陰沉的走着。走過來，又走過去。步槍上的刺刀，偶然的會擺動出一縷縷閃光，借着門內的篝火。

『他如果回來，我決定要把他領來……見革命軍的司令——』

『啥——？你發瘋癩了嗎？你怎麼要把自己的親兄弟送去槍斃呀？』孫大驚訝的抖着自

己的手。斜對面那個守衛的隊員，也停止了她的走動，而向這邊挺立着身子，步槍固定在肩
上。

『司令不會槍斃他，那不是他的主意。』

『不能槍斃，這也不能教他見那個司令啊！他們殺人還算回事嗎？那天王三曹操，不就
是那個司令吩咐去槍斃的嗎。王三曹操和他的老婆還那樣的哀求，他連一點憐惜也沒有，就
命令拉出去給槍斃了！你想咱老四去報官……』孫二打了他哥哥一拳，把聲音給打斷了。對
面那個隊員也開始向他們這邊走過來，步槍變換了位置，不水平的橫在手裏。

他們全被嚇迷住。

……………

懷着興奮的青年的農民們，打着團結，打着連環走去了。隊員們也開始懷着習慣興奮後
的倦怠，到自己安眠的地方準備去睡。臨睡在炕上之先，年青的喜歡談論的隊員，譬如梁興
或是李三弟……總是抓住一個題目，爭執着，一直到問題像一团亂線，得不到端緒而裂成碎
斷為止。每夜習慣是這樣的。

小紅臉，還殘留在窗外面一條椅子上，小菸袋照例咬在嘴裏。他空漠地，和張德先談着故舊：崔長勝，劉大個子，和沿路上死掉的兩個伙伴……很安詳的談着他們。他們也談到蕭明。不過那是使他們感到有點疎遠了。小紅臉磕淨了殘燼了的菸灰，這次却不再裝滿牠，祇是用菸袋鍋，輕輕叩打着板凳腿，很輕妙的發出噠——噠的聲音。

『老張，我們一共跑出了九個人，現在賸幾個了？』這才……幾天工夫，老崔；大個子也死了。噯！』

『這誰不了啊！誰讓我們跑上這條絳了呢？這年頭，反正那裏也不能得好死！』張德先用着他那打過圍的眼睛，瞞視着遠方——殘破得不像樣子的八月下旬的月亮，已經快被遠方的山頭接待下去。牆外不能分滑的一帶樹羣的杪梢，輕輕地招展着涼意！——他一向是輕蔑着死亡。這許是因爲一些夏天的野鴨；冬天的野鷄和狍鹿……在他不落空的「圍槍」下，死得太多的緣故……他對於人的死亡，也一樣漠然！他以爲一個人的死亡也只是相同一頭不運氣的黑，遇到了幸運的獵者的「圍槍」一樣平凡。

『梁興那孩子，近來變得發狂了！也學着會造謠言了！』

小紅臉一半是嘆息，一半是近乎哀傷。

『你說，他是爲蕭同志和安娜造謠言嗎？那是瞎扯蛋！司令知道一定要勸告他，這全不用就心！年青小夥子，還是要誇大點好——蕭同志呢？』

『在那裏——』張德先順着小紅臉手指的方向看過去——在塔石上面一間耳房的窗上，還是顯現着燈火和人影。不過，人說話的聲音却是聽不到的。

『他們又在會議嗎？』

『不是——正在審問兩個人！』小紅臉儘可能的附在張德先的耳底說。

『審問兩個人？誰？——還是祕密的嗎？』

『這是值門衛的吳同志……得的。全隊部只我有知道，嚶！祕密的。』

『知道是誰嗎？』張德先也放低了聲音，他們担心屋子裏有未睡着的人，會出來看熱鬧……屋裏已經被沒有節奏的鼾聲，囁語聲，不規則的睡嘴聲，所充塞。

『就是每天晚……來聽演說，學唱歌的那姓孫的兩個弟兄。』

『他們？他們是好細嗎？他們，不是也要加入我們一伙去革命嗎？就是那個很精明的年

「青莊稼人？」

小紅臉沒有回答，只是表示的點了一下頭。

「我們去聽聽好吧？」張德先提議。

「去聽聽……？沒有妨礙嗎？沒有妨礙就去聽聽——」

小紅臉把菸袋裝在了口袋裏，掖好了，隨在張德先的後面。

由垂着窗帘的縫隙，可以看到裏面的全部。屋子的頂棚和四壁完全是潔白的。各樣奇怪的擺設，全爲他們所不熟習。

司令坐在一張椅子邊。椅子上燃着一盞大的煤油燈。火焰輕微打着顫動。椅子對面就是那兩個農民，他們並排的坐在一條板凳上。沿着兩邊的是安娜，各部隊長，蕭明正是斜對的坐在安娜的對面一個角落裏。

「……你們真心願意，加入革命軍了？」陳柱每一個字眼說得很清楚；很有力！

「真心願意——」對方似乎成了催眠受術者，意志上蒙了桎梏。

「好——這是應該的！」陳柱站起不甚高大的身材，眼睛愛喜悅的笑着。在地中間走了

兩轉，又回復到原位，沒有立刻就坐下，使一隻手握住了腰間的細皮帶，另一隻手鈎曲了一隻手指，敲打着棹沿，忘形的把嘴唇勾起來，樣子好似要打口笛。他並沒有那樣作——周轉地看了所有屋中人們一周——全是靜默的，有的已經感到了疲倦。窗外的小紅臉，張德先，也如被看到了一樣。他們忘掉他們是在窗外，不會被看到的。陳柱思索着看了一刻那輕微跳動的燈焰，復反又坐下，困苦地拉長了眉毛：

「孫同志，……這件任務現在要你們去作。就是明天以內，要把你們的四弟尋到，我們對他完全沒有責罰的。我們知道他是受了王三那狗東西的指使！不過他去報官，這對於他是很危險的！他們會誣指他是我們的好細！去誣他們來入圈套。……打個半死！王三家裏有勢力，在那裏也不會成功。了當的說，除非萬不得已，他們是不樂意和我們對仗。和我們對仗，於他們是不利的多。日本兵也是一樣，他們在這有山有樹的地方，戰術啦！飛機啦！不會有多大用！知道嗎？到處全是有我們的部隊，到處我們是被貧苦的弟兄們同情的。不同情我們的，就是王三地主這類渾蛋！他們是貧苦弟兄們的敵人，吸人血的臭虫，我們到處應該附帶把這些東西們剷除了，簡直就得消滅！將來的土地就是我們大家所有，公平分配啊

——！你們必得把你們的四弟尋到，完成這任務！二位孫同志！』

小紅臉同張德先，忘了他們這是偷聽祕密的訊問，一直到那兩個農民送出來，他們才明白這是應該躲避開。

……

沿了狹長的路，兩面儘是莊稼顫動。孫氏弟兄熟習的向回走。沿路愉快的講着；任意批評他們所見到的。最使孫大感到興味的談話，還是安娜！隔不過幾句話，他總要把話拖到安娜的身上來：

『……你說……老二，就憑那樣大姑娘……整天，整夜，和男人們在一起混……你說……還會貞節嗎？我看，他媽的，至少她和靠牆坐着那個小伙子——就是同她一齊唱歌那傢伙——多少總得有點勾頭！……』

孫大滿懷着不信任，走在孫二的前邊，很靦靦的笑了說；說了又笑……孫二暫時先不反駁哥哥這樣可笑的話。他知道哥哥想老婆已經着了魔；除開老婆以外他不會更想別的，也不會想到，爲什麼他偏娶不起一個老婆，就是怎樣醜陋的全可以。他探試着說：

「……那個高麗姑娘你看好了嗎？怎樣，明天我們托媒人，把妯給你作老婆，好不好？」

孫大知道弟弟是懷着不誠意打趣他；他並不着惱，心裏是笑着的，雖然他暫時是沉默着，這樣可以表示他是不滿意弟弟這樣惡意的打趣。

「……可是你要是不參加革命軍，這我可不管——我不管你幹不幹，明天我是非幹不可。保不準那個高麗姑娘……看我幹的工作好，還許跟我好起來呢……」

「你嗎？憑你嗎？——」孫大這次顯着很大的不服氣。他在前面特意地把身子幌了兩幌，順手扯下一片高粱葉；又急躁的掙開去。

「……就憑你……？人家那裏比你能幹的多着咧！看那些隊長們，那個大家夥叫他「鐵鷹」的，樣子多麼英雄！那個姓蕭的，正好和那個高麗姑娘是一對……你嗎？你加到革命軍裏，不也是小兵嗎？那樣姑娘，能看中你一個小兵？……」

「我不和你扯這些，到底明天你幹不幹？」

「幹麼？」

『革命去，當革命軍去打日本兵——』

『我不去——』

『你真不去？』

『真不去——』孫大又接了說：

『可不是真不去嗎！他給我一個老婆，我就幹；就是死了也不埋怨！』

孫二開始計劃該怎樣辦呢？他的哥哥，眼見是要做了障礙！回到家裏，他一定要把這事情洩漏給他們的老子。結果他四弟回來，一定要被放跑。司令給他們的任務要達不成。

『對了！我也不去幹了！咱們還是當正經的莊稼人吧！等年頭好了，我們多租幾頃地，賺了錢，我們一人娶個老婆，你看多麼好！咱爹又是那樣大的年紀——』

『老二，你說話可得算！憑咱們革什麼命？打什麼日本兵？先躲躲吧！等日本兵來了，把這些東西們全打跑了，我們再出來，好不好？咱還算安善良民！』

『對！可是你到家，千萬不要對爹說咱們今晚上的事情！』

『是啊！我不說——』

「我不信你，你應該發個誓！」

「還發誓？——好吧！我要說，我就死在你手裏！」

「死在我手裏嗎？」

「就算這樣說吧，親兄弟，萬萬沒有殺親哥哥的。」

「就算這樣吧！」

孫二沉下來，他看着哥哥的背影，看着，研究着，這個人的全身——背脊很寬，走路的腿腳，常常踢到路上的土塊或草根。他想不出方法能使他和一同去革命，革命對於這樣的人，一個可憐的「老婆迷」，不會發生影響。

聽到自己家裏黑狗在叫了。他們吆喝着，使狗好聽出是牠主人們的聲音。

屋子裏有燈光。狗在他們身周旋跳，用舌頭舐主人的手。孫二今天還是照常的挽着牠的脖子拖着牠，敲打牠的鼻子……他知道明天他將不再看到這條可愛的狗了！牠生得很雄壯，全身黑色，祇在頭上有一條縫隙一般的白紋毛。

——這時候還點着燈嗎？

他想，這也許是禿四回來了？他推開頑皮的狗。屋裏面已經聽出是禿四和老三的說話：

「你們，怎這時候才回來呀？」

「禿四回來了嗎？」

屋子裏正燒飯，孫老頭躺在炕上的一邊，顯着很衰弱的呼吸。太陽穴近乎更場陷，老人顯出更年老。麻油燈的光焰還如平日一樣：幽暗，羞澀，不時還起着跳動……

老三忙着燒飯，禿四的臉孔腫着，有時還能發見幾條劃破的傷痕。第一個注意到這個便是孫二，他靠近禿四，摸着他的臉說：

「這是怎麼啦？」

「這是日本兵給打的——」禿四對於自己似乎一點也沒有惋惜，他完全不經意，接了說：

「……他媽的，日本兵才不講理哩！差一點我沒叫他們槍斃！好傢伙！他們不願意出來打仗……」

「他們全問過你什麼話？」

『他們問我很多，很多，是一個翻譯問的。日本官們坐在上面，他們非叫我跪下說不可，我不跪，他們就用皮鞋腳踹我的腿！……看這腿……』

秃四儘力的將他的褲管擡到腿根，在那赤露着的大腿上，有一塊一塊的黑色傷痕！

『這全是用腳踹的嗎？』孫二撫摸那每塊黑痕悲憤的說。

『不是，有的是「槍把子」戳的……還有咧……』

秃四儘是指點自己這次由城裏回來，身上臉上所獲得的傷痕給哥哥們看。炕上躺着的孫老頭，他爬起來，揮擺着自己的手，麻油燈也隨着顫動，兒子們全等待他要說什麼話，但是，他又躺下去，垂閉了眼睛，憂鬱的呼吸着。

屋子裏變得不活動，屋外燒飯的老三，也挨進來，要聽聽他的哥哥們，有什麼意見發表。

『他們儘審問你什麼來？那些王八崽子，驢一樣，他們就知道欺負人！』孫大爲了四弟的挨打，他平時好忍耐的性格，這時也變得粗暴一點。孫二只是不說話想着，看着秃四那張腫脹的臉！他想：——王三曹操這狗畜的，臨死，臨死……臨死還叫別人去爲他挨揍！

『他們快發兵來啦！橫豎三兩天就到啦！他們要帶着我齊來打仗，他們怕我是「革命軍」的暗探，騙他們。他們說打不着革命軍，就槍斃我！教我給他們作「嚮導」。後來還是「二東家」，託人保出我來……』

禿四依然還是個孩子，吃着飯，他還是無疲倦的講着。痛苦深深擒住了孫老頭。他沒有言語，靜聽着兒子們的意見。不過他從沒想兒子會挨了打回來。起始他還說這是替「東家」盡了忠，到太平的時候，二東家定不會忘了他們的忠心。現在他也還是夢想着太平的歲月，不過眼前的却越來越不太平！——地主人被革命軍殺了，砲台燒了，青年的小伙子們全被革命軍給活迷住。自己的兒子就不可靠！老年人的運命，眼兒就要被拋到泥溝裏去。日本兵把禿兒子又給打傷！

『爹——你起來，我們要商量點事！』孫二搖動老頭的肩膀。老頭失了爸爸應該有的控制力量，顫着聲音說：

『有事你們商量吧！我在這裏聽着就是了！只要你們不離開我……不要忘了你媽的「坟」是埋在這裏……就完了！』

孫老頭沒有希望的訴說着。訴說到最終他的聲音被痰填塞住，眼淚却沒被填塞住。他始終還是躺在原地方。

「爹！你不要這樣！現在到了我們翻身的年頭，我們還錯過了牠嗎？你看四弟不就是個樣子嗎？日本鬼子來了，他還容我們分說嗎？我們又全這樣年紀青青地！他們打不好革命軍，還不把我們得去砍腦袋嗎？早先那些「勦匪軍」不全是這樣幹嗎？打不着胡子，拿好人「頂缸」，好回去報功！三窩堡的李麻子和他的兄弟，不全是這樣死的嗎？日本鬼子按說是更兇，我們又不懂話，又沒錢買通翻譯，還不教日本兵割腦袋，到城裏去顯威風嗎？——反正我們萬不能像一個小鷄崽一樣，隨便就等着誰給弄死——」

「你們全走嗎？一個不留？一個……不……不……留……」

「走，我們就全走，一個不留！」孫二的主張，使孫老頭坐起來，他的眼睛睜大着說：「你們年青，人家要你們。我這樣大年紀的老頭子，去幹麼？跑全跑不動，還用說放槍？去吧！你們全去吧！我是死了也不離開家。讓你們年青人去反叛吧！盼望你們早去早回來，等我死了的時候……只要你們有人將我的骨頭……埋在你媽的坟邊……就足啦……不要

教狗……教……狗……給啃得東一塊……西一塊……」老人抑止不住了自己的悲傷，眼見兒子們就如被什麼怪物攫去了一樣。兒子們被這悲傷傳染着，同時也被這悲傷催迫着。

「老二，老三你們去吧！我不去，我看不中那「割命軍」，我要陪着爹！等爹死了，我再找你們去！」

孫大固執的流着淚。

「你也去吧！你們一個不要留。省得日本兵來殺了你們！禿四也去——日本兵他們也不能要我這條老命；要，我就給他們，反正我也活够數兒了！」

窗外遙遙响着稀疏的鷄聲；「大黑」很安靜的吠着。窗紙慢慢佈上了灰白，反映得麻油燈的光亮，更是不充足。

簡單的每人尋到了自己僅有的鞋，襪；一件過去冬天的破棉襖！孫二將他的棉襖翻看兩下，最終他拋開牠，那是太破了！

「大哥，全仗你在家裏，侍候爹吧！」

一排地跪下去，每人給老人叩了三個頭！又給孫大叩了頭。老人的手無感覺的伸張着！

院子裏的「大黑」，還和平日一樣，當主人們出門或是歸來，總是穿跳的跑在身邊。孫二拍着牠的鼻子，吆喝着，一直到半里路，孫二才威嚇般用上塊趕牠回來。但牠還是依戀的停止在那裏，舌頭拖到嘴外，惘然的立着不動。一直到孫二他們的影子被高粱地遮斷，牠才嗅尋着自己的尿跡，跑了回來。

十：厚嘴唇說話了

一片一片落葉，什麼紅的，黃的，半綠的，帶點淒黑顏色的……樣樣全有，被夜間的露水鎮壓在地上。樹枝凝止不動。包圍在院牆四周的高粱，豆子……也是不動。院心殘存着將火的灰燼，沒燒完的木柴，一切和每日一樣。那張桌子上面，蕭明和安娜的脚印，泥土還是很新，可以清楚的分辨出：那幾顆是蕭明的；那幾顆是安娜的。

陳往深深呼吸着，使自己的頭仰起來，又俯下去。用兩臂收縮或是擴大着胸膛。走在房門前的石階上，厚嘴唇不停止的顫動。這又是他在思索。

夜間他沒有睡，他決定隊伍應該離開這裏，到東安去集合，中途還要經過集場子。不過還沒有決定，應該把誰暫留在這裏，等待幾個槍傷還沒有完全好和還不能照常放槍，走路的

同志們，一切恢復了以後，再去到東安集合。

他迫切的感到應該到東安去，隊員們需要訓練和組織，需要足額的槍枝，充足的子彈；到東安是可以更擴大了革命軍的組織；可以更進一步使農民了解而聯合起來。接近敵軍，使其分化……

他知道敵軍不久就會到來，守候在這裏，任務是嚴重而又艱難！除開蕭明以外，鐵鷹隊長只是適於攻擊的。其餘的隊長，也全是不適宜。不過他證實了，蕭明是愛上了安娜。

他把安娜也留在這裏，還是帶走呢？最後他決定了還是帶走安娜！

在孫家弟兄到來的時候，他從禿四的口中又知道了關於日本兵的一切。更加重了決心，決定非離開龍爪崗不可。在當夜，他集合了各隊長，在他的辦公室裏，會議是嚴肅的進行：

『……明天早晨五點鐘一切全準備好，五點半鐘開始出發……』全屋子噤聲住，誰也不想出應該提出什麼意見來說。安娜的臉色較平日微微有點不同，眼睛近乎癡呆。蕭明也是一樣，看來他比安娜更不能鎮定。

『蕭同志，和另外二十位同志暫時留在這裏，待幾個患傷同志，能够自由走路，再一同

到東安去集合——完了。一切行軍計劃，明天待出發的時候，再發表。今天晚間的勤務——山上的卡子，門衛，全歸留下的同志們擔任，把明天要行軍的同志們換回來——蕭同志和安娜同志，先不要走，我還有事情。其餘同志請回去發表命令，「休息」——早晨五點鐘一切全要準備好，五點半鐘出發——」

陳柱站在桌子邊，目送着每個隊長走出門去。在門外他聽到有人在發笑！

「蕭同志——」陳柱用手指搔着他的禿了髮的頭頂，開始在地上緩慢的踱着。並不抬起眼睛來看一看蕭明或安娜。他接着說：

「……在這裏你要當心，敵人時時刻刻有來襲擊我們的機會！當心你是負着保護不能放槍，不能走路的同志！他們的生命是寄託在你的任務上。二十位完全能作戰的同志留給你，你覺得怎樣呢？人數不覺得太少嗎？我們也只能留下二十位同志！多了不必要。我們要到集場子，也許尋到兩輛車，來接迎傷病的同志們……但這是不能指望的。必要的時候還應該自己掙扎着走——」

陳柱在屋子裏又空空地走了兩轉，最後他的厚嘴唇又說話了：

「我知道安娜你們相愛着了！這是沒什麼關係！不過……目前我們的任務……比戀愛還更要緊些！我們隨時可以碰到死亡；隨時可以碰到殲滅……「勝利」要我們用「血」去換！日本兵和日本統治下的走狗，沒有一時一刻不担心着我們；也無時無刻不企圖消滅我們。敵人隊伍中的弟兄們，也無時無刻不盼望着我們勝利！不過我敢保證，只要我們固執着自己的信仰，死一樣努力抗戰……不間斷的鬥爭……勝利必然是我們的。蕭同志，不要爲戀愛動搖了信仰，軟弱了意志……這是革命戰士們的恥辱……我並不是不承認安娜同志你們的戀愛！至少在目前……戀愛是革命的損害——」

陳柱固執的立在桌邊，他望着安娜，同時又控制一般望着蕭明說：

「暫時，分開吧！——注意，蕭同志，不要忘了那幾個傷患同志的生命……担保是規劃在你的任務裏——你必須要使他們安全的到了東安！」

「我不否認，我愛了蕭同志！但是我反對戀愛阻害了我們的任務！我不是僅爲了戀愛才來革命的！這裏不是安全談戀愛的地方！司令同志，你不要把這件事看得這樣嚴重。這和我們槍斃一個敵人一樣簡單！一樣簡單……從今天起，我宣佈槍斃了我的「戀愛」——」

安娜，高高抬着她的眉毛，面頰燃燒着，雖然她是近乎激憤，但依然還是可愛的。蕭明好像完全瘖啞了。他絕望的看着安娜！他使自己的手指糾絞着，使自己的眼睛絕了光！

窗外可以聽到每個屋子裏說話，笑聲，和夜風吹動樹葉的動靜。

安娜，她並不向陳柱告別，斬然的立起來，拉開門走了。蕭明一直眼送着那矯捷的背影消逝到門外，鞋底敲地的聲音再聽不到了，他還是絕望的坐在原地方。

『蕭同志！我是這樣決定了。——你也回去預備你的任務以內的事情。注意：不要忽略了山頭上的哨兵！』

蕭明機械的同陳柱打了臨別的禮節，慘白的走去。陳柱輕輕地點着自己的頭，巧妙地笑閉着一隻眼睛，目送着這兩個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步法走出去。同時在地上走了兩旋，嘆息着，才頹然的坐入一張椅子的懷裏。一隻手抵住額頭，思索了一刻，開始作他的計劃和命令。

蕭明被世界拋棄了那樣孤獨，悲傷，一千遍的在院子裏走着；一千遍掏出自己的手槍，

試驗着將槍口抵緊自己的太陽穴。只要把一隻手指，插入護手圈裏輕輕那樣一撈動，便什麼全完結了。……他沒有那樣作。也一千遍要想走進安娜的屋子裏，痛快的流一陣訴說的眼淚。……他也沒有這樣做。雖然他看着安娜的屋子裏，燈光還沒有熄滅，並且還可以時時聽到安娜在屋子裏走動的脚步聲；也知道安娜現在一定會變得不成樣子，應該像一頭失掉媽媽的羊仔！在那裏，一定不會再看到平日工作中那樣英勇和強捷的安娜！

最終，還是選擇在一個幽暗的牆角，坐下身子去。這裏可以看到安娜的窗口；也可以聽到近傍一間屋裏睡眠人的鼾聲。

二層院外值崗的隊員，很安定的來回散步的動靜，更顯得清楚。

無端緒的一些意念，像無數不規則的長蛇，穿進他的每個心孔。疼痛，難堪，不安寧……他想起近日來梁興對他的輕薄和侮蔑，小紅臉，李三弟……幾個一同逃亡出來的伙伴，對他全生疏的隔離着。更不堪是年青隊員們專為安娜和他造出不良的謠言，在同志們中間被當作奇蹟一般的談講。

——我們的蕭同志，真行啊！

——什麼鷄巴女同志！也一樣愛小白臉！他媽的，俺們這樣大老黑，革他娘的一輩子命，把自己革死了！也不會有人愛……

——還是當兵的好，開到那裏駐防，「密子」可以隨便逛。侍候不好，就是一頓蠻皮帶！什麼他媽的叫「戀愛」！反正一個男子就應該有個女人，一個女人就應該有個男人……什麼他媽叫「戀愛」？

——你說話應該文明點，現在咱不是「革命軍」了嗎？當「革命軍」的，萬不能再和當兵時候一樣野蠻的啦！

——當革命軍，就應該像個革命軍樣！那，蕭同志怎麼能……和高麗小姑娘弔膀子啊？這樣還算革命軍嗎？簡直他媽叫弔膀子軍吧！

——司令那傢伙，儘裝聾瞎……

……

這樣說話，常常是使蕭明儘可能的聽到的時候，他們才說。可是他們對安娜，在表面

上，也還是那樣敬愛着。

祇有鐵鷹隊長，從不會打趣過蕭明。他始終是一個鐵一般嚴肅的人，有的時候他見到蕭明，總是親切的握緊他的手說：

——蕭同志，近來部隊裏，對於你和安娜同志……謠言很不好！沒有經過相當訓練的隊員們，他們有的性格還是很壞！他們過去受了不好環境的教養，應該原諒他們。同時你也應該努力克制點自己的感情！不要使自己和團體的任務受了損害！我這不是勸告你，祇希望你不要忽略了過去不久的同志唐老疙疸的故事就好了……不是嗎？李七嫂就埋在牆外面……

——是的！鐵同志！除開我們是同志以外，我還敬重你，當一個親哥哥那樣敬重你！我應該克服我自己！

他會說過一千遍「克服我自己」的話；自己發過一千遍暗暗的誓言。他幾乎作了一個革命隊員絕對不應該作的過錯：禱告上帝與企圖「自殺」。他在意志上全蒙到了損害。

『安娜！』他低低地換着她的名字。他看着安娜的窗口，燈光依然是沒有熄滅。二層院外守衛隊員來復踱着的脚步聲，還是無改變的安靜。夜涼使他週身起着癢癢！

『安娜同志——』他去挨近窗邊用兩隻手指輕輕彈動着窗櫺。裏面沒有回應，這幾乎使他失掉了再彈動窗櫺的第二次勇氣。胸膛空曠着，深深地屏着氣息！一直到聽到裏面有咳嗽的聲音，他才又問第二聲。如果這次再得不到安娜的回應，他放下了決心，馬上就走開：

『安娜——睡下嗎？』

『沒——蕭同志嗎？』

『是我——』

『怎樣，需要進來嗎？』裏面的聲音，一點也沒有溫情！聲音發出來的位置，決定在同一方向——人是仰臥在炕上。

蕭明犯了躊躇，他應該怎樣呢，進去嗎？有什麼必要呢？明天同志們的謠言更是加多了。不然的時候……只要明天一到五點半，便什麼全完了！分別以後，他們還會很平安的見到嗎？這不是有把握的事呢！死亡什麼時候全會尋到人！

『是的，我想要進來，同你講幾句話！——不太晚嗎？明天早晨你是要出發的！』

『那麼……請進來吧——』意料外的，安娜竟這樣爽快的允許，使蕭明反感到一點驚

愕。

所有的門扇，全沒有加門。

蕭明謹慎的推開每扇門，同時又掩好，一直到了安娜睡眠的屋子。他發見安娜端然的平臥在炕上，頭向炕內，兩隻手交疊的墊在腦後，兩隻脚平平伸展到炕沿上。身邊一張炕桌上，放着燈，和一隻手槍。其餘的東西，早已整理得妥貼，有秩序的列在地上。一股股碘酒氣味很濃重的接迎着人。

安娜並沒移動他的位置，祇是用手簡單的指給蕭明坐着的地方，而後又將手交疊在腦後，凝然的投視着燈光。

『全準備好了？』蕭明用眼睛機械的，看着地上那些綑好了的，裹傷用的藥物材料之類問着。

『沒什麼準備的，也和往常出發一樣。』

『文件呢！』

『在司令那裏還有一部分，那歸他自己負責拿着——我這裏多是沒必要的，僅是一些宣

傳用過的底稿，和給同志們演講的底稿。」

相互間，誰全知道這些話是不必要。除開這些不必要的話以外，他們是沈默在可怕的，難堪的注視裏面。在蕭明不久的記憶裏，當安娜在陳住屋子宣佈槍斃了自己戀愛的印象，開始感到了無限的酸心！望着安娜，痛苦的望着——安娜還是那樣無感動，注視着燈光。院外守衛者的脚步声，依然還可以很整然的聽得到。

『蕭同志，你是來談情話呢？還是僅爲了來看一看，你要暫時分別的同志？無論怎樣全好，我們不用拘束。』

『我要問你！安娜！你把我們的「愛」真槍斃了嗎？安娜！我不知道，戀愛竟會這樣傷害着我們的意志！你怎樣解釋的呢？我看過描寫革命和戀愛掙扎的小說，戀愛全是被革命勝過了！有的戀愛也克服了革命的意志！那主人翁會跳到自殺的路上去！安娜我不知道，我們會怎樣作下去？我知道你會說我的信仰太不固定，同情心太薄弱！實在呢！我不是從真正無產階級生長起來的！我向你說真話，我是時刻在克制我自己！我能克服勞苦，艱難，和一切……只是對於你的戀愛我不能克服。我試過一千遍，結果全是失敗！全是失敗！失敗到我要

用手槍打死我自己！你是可愛的！同時也是偉大的母親！你把自己所有的來獻給革命！我阻害你，我擾亂你！我……』蕭明深深的埋起自己的臉，他跪倒在安娜的腳下。他像一個愚昧的「基督徒」跪在金色十字架的前面，祈求着誰的赦免！安娜並不為蕭明這樣理智昏慣的舉動有什麼慌張，她坐起來，她試驗着用手去托蕭明的前額！同時淚水沾濕了她的手指。

『蕭同志，請起來！這是沒理智的舉動。這對於一個革命隊員是侮辱的——』

『……安娜……你應該讓我在你面前，流一次痛快的淚吧！僅是這一次！就讓我們是沒有相愛過，看在「同志」的分上，讓我在你面前，痛快的流一次淚吧！就讓我今夜侮辱一次革命尊嚴吧！我不會辜負牠，我會用我的血完成牠的光榮……』

安娜的手指失掉感覺了，停止在蕭明的頭上。不知是什麼酸心，在鞭打着她，一刻那雙美麗的眼，被溶解了！她狂熱的吻到他的頭；她伏下身子去——

世界在人間消失了！暗夜也在人間消失，所沒消失的只是這一雙咬著嘴唇，用眼淚來洗滌着生的悲哀的青年男女。

在他們清醒過來的時候，現實的世界，現實的鬪爭，現實的苦痛，現實的艱難……依然

是存在的，依然環壓着他們的周遭，也許是更加重了一些！

安娜軟弱的睡在蕭明的臂彎裏。蕭明體察着這個孩子，爲了要取得人類平等，轉徙流離的鬪爭；爲了不能伸訴，不可逃避的愛戀交爭，存在於內心的憂傷，在那本來還是少女愛嬌的臉上，已經提早的便刻就了辛苦的紋痕！

『安娜！』蕭明低低喚着。安娜彷彿是聽見了，但她並不立地起來。她聲音顫顫地唱着：

我要戀愛！

我也要祖國的自由！

毀滅了吧！還是起來？

毀滅了吧！還是起來？

奴隸的戀愛毀滅了吧！

奴隸沒有戀愛；

也沒有自由。

蕭明不懂，安娜是用朝鮮語唱的一隻民歌。

『安娜！你唱的是什麼歌啊？我聽不懂！』

安娜還是反復的唱，不斷的從垂閉着的眼角，源源爬行着眼淚。最後她譯成了中國文唱出來！這使蕭明感動到沒了聲息！

院子外面守衛的隊員不再安靜的踱着步子了，他停止住，他奇怪安娜，夜是這樣深，怎還在唱歌？並且還是唱得這樣淒楚！他知道明天他們是要出發。夜深唱起歌來，還會擾亂了安甯。他走近安娜的窗前，沒有思索的用手指打着窗櫺說：

『同志！不要唱歌了！夜太深了啊！同志們睡着了——明天不是還要出發嗎？』

安娜瘖啞住；蕭明也瘖啞住。意識清明着他們全是儘作了什麼！安娜使自己的身子跳到地上，強制着啞咽的聲音，隔着窗紙說：

『謝謝你，同志！我正在準備行裝！馬上就好的。』安娜不動的站着，一隻手撩開拂亂在臉上的頭髮，靜聽着外面的回答，外面却是靜默。人的脚步已經漸漸地向遠方移動去，接着又是整然的在院外響着……

『聽出是那位同志的聲音嗎？』安娜說話聲音很朦朧！她看着蕭明，他是正在摸撫着自己上唇的短鬚。

『這是第二隊李同志，李三弟——』蕭明漫然的答着。

『他也留下同你在一起？』

『是的——他是我們一同叛變出來的！一位最忠實最勇敢的同志！』

『梁興也是和你們一起嗎？』

『是的，他也是——』蕭明明顯地不願意提到，儘說他壞話的一個人的名字，接着補充的說：『那是個很刁猾的小傢伙！他給我們捏造了很多的壞話！弄得同志們全疏遠了！就連

李三弟，平素我們私人交誼還算好，全對我起了生疏！』

『這是當然的啦！我們是跑上了生疎同志們的路了！』

蕭明踏着漫天的星光去了！在臨行的時候，他們又悠長的吻到，擁抱到，流下最末次的淚來。在死一般地沉默裏，準備着接待明晨的別離。

.....

隊伍，接連的出發。

紅旗輕妙地在每小隊的先頭招展；隊員們誇大的昂起自己的頭，搖動帽子向踐行他們的伙伴告別。用不同的聲音喊出不同的句子，那是意味着說：

——弟兄們，我們又開始出發了，新的鬪爭又將被我們先佔了！——

至於被留下的呢！——傷病的擡了拐杖，他們沒有這樣興奮，他們祇有把不久就好起來的希望，來填實這暫時的空虛。那也是在意味着：

『不要發狂！幾天我們也是和你們一樣！將有更好的鬪爭給我們留下的啦！』

蕭明挺立在部隊出發的路口。所有經過的每個隊員，向他揮着帽子，新加來的孫氏弟兄也無區別的和別的隊員一樣。他看見梁興扭着口唇向他打招呼，同時又向後指指，眯着眼睛笑着……在每張不同的——大致全是枯瘦和黧黑——臉形上，一致浮現着不勉强的笑，眼眉堆積起深深的摺紋！每個隊長也同他握手，拍打他的肩頭，說着半笑諛的言語。

鐵鷹隊長，手槍又開始在他的腰間出現了。他懇切的捉住蕭明的手，沉重的說：

『蕭同志！一切要當心！鬪爭的時候，把鬪爭以外的事情，全忘掉了吧！這裏不久一定

會有敵人來的。」

他戀戀地撒開蕭明的手，站着，似乎等待蕭明的說話。但蕭明只是這樣說了一句：

『鐵同志！我敬重你，一直到我死的時候！』

鐵隊長他拋開蕭明，去追趕他的隊伍。隊伍走盡，緊接着便是陳佳，安娜和幾個傳令隊員。

『蕭同志，一切計劃，全在留給你的命令裏！再待十天：傷病的同志們……一定全能走動了。你可以按照着留給你的地圖，到東安去集合——安娜同志還有話要和蕭同志說嗎？』
安娜很平靜。那個連裝底稿，帶裝雜物和綳帶的帆布囊，沒有改變的還是背在她的肩上。手槍也是一樣沒有改變。較每次出發所不同的，只是臉際上兩個平時很適度的眼瞼，如今增添了不可掩的浮腫和無損於美豔的殷紅！

『我嗎？——』她充實了哀怨向蕭明投視了一下，竟自沒有聲息的走去了！

陳佳微笑的，也親切的握了握蕭明的手，他感到蕭明的手已經失却了脈流一樣的沒感覺；但他還是微笑着，一隻手插在腰間的細皮帶裏，稍待了一刻，就用那隻手，將那脫了頂

蓋的「醬幕斗」，從頭上取下來，使那禿了髮的頭頂，裸露在晨光裏，一拖一拖的走了去。
(註：「醬幕斗」滿洲農民夏日遮雨和太陽用的帽子，用高粱幹皮編製，形如圓錐。)

現在只是悄靜，太陽從東山的缺處，開始向天中爬行。山頂卡子上的紅旗，輕輕飄動。
蕭明迷惘的立着，最終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了，在他眼前浮現的，剛才安娜的笑，司令陳柱的笑，每個隊員的笑，梁興眯眯的眼睛，鐵鷹隊長的聲音，一面面輕巧飄蕩着的紅旗……

迴旋着，迴旋着……沒有間斷的在蕭明的眼前迴旋着……

回到院子裏，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全院子被空曠佔據！再也聽不到從每個屋子裏發出的喧笑，從每個地方堆集着的人影。

安娜住過的屋子，任是一隻窗櫺對他全是感傷。夜間他站立過的地方，他低低喚着安娜的名字！他由這個空曠的屋子，走到那個空曠的屋子，地上亂拋棄着空的子彈筒，子彈夾，脫底的鞋子，用刺刀劃在牆壁間可笑的標語和漫畫，靠門近邊很真切的不知是誰留下了這樣一行字：

革命隊，弔膀隊，隊對對對

男同志女同志……

蕭明淒默的笑了笑，企圖用手塗了去。可是沒有這樣做，他又覺到這似乎沒有必要。屋子到處任意被損壞着！窗子破着洞孔，風由外面侵襲進來，窗紙便很無聊地發出哧哧的嘆息。

細磁的罈瓶，顏色像新剖出來的豬肝肺，肚子已經敲破了。女人們用的東西，從粧台裏傾出來，脂粉狼藉拋散在每處。

這全是很不成樣子的狼藉！

——爲什麼要這樣作呢？

蕭明他祇能嘆息着革命隊員們的革命意識和教養的不足，這樣無理由的破壞任什麼，就如當鎗斃王三東家激起來感情上的矛盾一樣。他要來憐惜到這不必要的東西殘破得多餘！他簡直忽略了隊員們每顆憤怒，而獲不到報復的心，是怎樣才遷怒在這些器皿的上面。

小紅臉坐在院子裏一條木凳上，安閒的又在吸着小菸袋。神情很落寞；不過看來却是很安心。他是由卡子上被換回來的。他沒有更真切的看到司令陳柱和其餘的隊員們怎樣出發，

僅是在山頂的卡子上，俯臨的看着那人羣，蜿蜿蜒蜒接連的爬開去。看來像紅點點一樣的紅旗，不固定的在晨風裏飄擺。那時，他是使自己的下顎抵在自己的臂上；臂是抵着卡子圍牆的石頭——另外的那個隊員，也是和他取着同樣的姿勢。那一個隊員他曾嘆息的羨慕着這出發。他打着小紅臉的肩膀頭說過：

『出發該多麼好！又換個新地方……還有開火的機會……看吧……人家全走啦！全走啦……！留下我們等着給日本兵撿蛋吧！』

『那裏還不是一樣。』小紅臉，不回頭的望着那漸漸被無邊際的田野遮開的部隊，空虛的笑着回答說。

『哼！那裏不是一樣？橫豎誰全樂意開火！誰也不樂意儘守在一塊死地皮！當兵時候也是一樣啊！開火該多麼有樂子啊？現在幹了革命軍啦，不天天開火，還算什麼革命軍？咱司令那傢伙……儘知道跑！』

鄭七點，滿不服氣的响動着自己的鼻子，儘是絮絮地說。在隊裏，人家全叫他作鄭七點，在他的臉上無間隙的疊落着天花痕。那是很有名的愛說話和愛生氣的一個傢伙。

那時他不回答鄭七點，自己只陷在一種沉思裏。一直到現在他還是纏綿的沉思——

蕭明正從一間屋子走出，他看見小紅臉，他們互相打過招呼：

『蕭同志！到這裏坐坐吧！』小紅臉將身子移動了一下。其實那木凳很長，即使不移動也沒什麼要緊，他用一隻手掌輕輕拍打着，意思是叫蕭明坐下來。

『你換過崗啦？』蕭明挨近了小紅臉，他却沒立刻坐下，只是站在小紅臉的身邊。他可以嗅到小紅臉從菸管裏發出來賸餘的烟味，同時用眼睛掃了院子一周說：

『這菸味很好哪！』

『當然不會錯的嘍！』小紅臉顯着忠誠的笑着。

『怎麼？這是從那裏弄來的？還是從王家堡子帶出的嗎？』

『從王家堡子帶出的早變成菸糞了——這是有人送的禮！』

『送的禮？這地方還有人給你送禮？』

『送得還很多哩！』

『還很多？誰哪？你的朋友是誰哪？真不要小賄你，你的朋友是誰？』蕭明很驚訝，在

這時候，還有人送給小紅臉的菸葉抽。

『我的朋友，他是個「反革命」的份子，被司令鎗斃了！』同時小紅臉並不笑，並且裝出很苦痛！

『唔……你這傢伙！』

蕭明從不會和小紅臉說玩話，今天他却笑着來拍他的頭。

院子裏除開東山卡子上的人以外，全陸續的出來了，傷病着的，架起拐杖，接近到屋墻上坐下。有的脫下身上的衣服開始捉虱子，將虱子放在墻石上，用小石塊軋得稀爛。

太陽光很溫暖，炙熱的使人要磕睡樣。小雀們亂串着墻外的樹枝，和房檐。蕭明坐在小紅臉同一條板凳上，開始聽小紅臉講他關於菸葉的故事。

那邊也是形成了幾個集團，鄭七點，在一個小集團裏，不平的正在伸訴這次出發他被留下看病人的委屈。

『真是的！你們快好了該多麼好？我們不是一同出發了嗎？從這裏奔集場子，再奔東安……在道上你們看吧！那些歡迎我們的莊稼哥們！他們掛紅布在門上，放爆竹；還殺豬……』

真是親熱得像親弟兄……連小孩子全知道親熱！女人們把自己醃的鹹鷄蛋全都捨出來，那全是用鹹子埋到地裏很深哪——怕是被官兵日本兵，或是胡子們給翻了去——她們捨得給我們吃，還說：「吃吧！吃吧！你們全吃了吧！省得給那些王八羔子們吃了。你們吃得強強壯壯地，好把那些日本兵官兵們打死！要不然我們是沒有天日了！平素叫他們欺轄得够受了！他們每回到鄉下來一次，應名是勦匪……勦匪……實在就是剝我們的皮……」同志們！革命軍該多麼露臉啊？我在「第四軍」經過那裏就是這樣的。誰知道現在啦！現在一定也不能錯，那裏的農民全了解革命呢！」

鄭七點，最後的一句話使滿院子的人們全笑了，他們是笑鄭七點說的那句話：「那裏的農民全了解革命呢……」一句術話，這還是安娜教他們識字的時候，順便說出來的，當時他們是不甚明白這句話的含意。曾經要安娜給解釋過，特別留心的是鄭七點，他竟很聰明而又妥貼的用在這裏了。他驕傲的挺着自己的脖頸，儼然像一個有智識，有教養的革命隊員了。

他繼續着便沒秩序的說到別的上。他又說到他親眼看過日本兵們處置年青的農民的屍首，和被捉去的革命軍隊員，用釘將手足給釘在樹上的故事，他們不叫他立刻死，割去他的

舌頭；女人們強姦過了，他們還要割下她的乳頭來……

蕭明和小紅臉他們不再聽鄭七點的說話。他們將談話又轉到了菸葉故事的身上來：

『……我是從幾歲就喜歡吃菸葉哪！我爸爸種菸，儘是成頃地種。我記得我剛能舉着走道，媽媽就教給我怎樣打菸葉啦……菸葉那東西……真不是怎樣可愛的東西。在牠青着的時候，很肥哪！看着還很好，可是摸着使人不暢快！黏膩膩地！有點辛辣！

打菸葉分幾種哪！第一種是好的啦！葉子全是大大的！爸爸愛惜每個菸葉比喜歡我還利害。輕意我是不敢弄壞一個菸葉的！在六歲我就學着吃菸葉了，那是偷着在沒有人的地方。爸爸是種菸葉，可是他抽菸葉……媽媽却不抽，她抽，但是她却管束着孩子們不許抽。她常常是抽一些最末次的，和一些零碎的菸葉。好的全是去賣錢……』

小紅臉說着沉默了。用手裏的小菸管叩打着板凳腿。起始是低垂着頭，後來便回憶的樣子仰着天空說：『……啊！我已經抽了三十多年的菸葉了！現在能夠抽到這樣好的菸葉……真還是第一次哩！』

他充沛無限的嘆息接了說：『……只要有錢，就是不種菸，也可以吃到這樣好的菸葉！

不種什麼，不作什麼，要什麼也全有，並且全是好的！——這怕就是司令和安娜同志們所說的「不平」吧？不是麼？蕭同志？」他不等蕭明回答他又說：「……真的，那裏有好多好多！像這樣的菸葉，全在一個很大的櫃子裏，還有已經有過十幾年的菸葉，也藏在那裏：」

他指給蕭明看，在院子西北角一間門掩着，現在沒有人住的房子。

蕭明默默的想着，他察看小紅臉的聰明增進了，已經再看不到有思鄉的哀愁掛到臉上。雖然他的臉還是一樣的紅。

小紅臉，望了一陣天空以後，他又裝滿了他的菸袋，熟習地擦着了火柴——

「這裏真是什麼全是富裕的，就連「洋火」他們也全預備了許多……司令同志他們到別處，恐怕不會再有這樣人家什麼全齊備吧？一定在路上要感缺乏！……爲了革命什麼還不得受呢？就拿我們一齊逃出來的幾個人說，才是幾天工夫呢……崔長勝老頭子……他是看不到我們的勝利了！反正太平日子，是不會容易馬上就來的。所以我看透了，我也不再盼望牠。反正什麼日子，還不是一樣的過？……」

小紅臉吐出的煙絲，一直向晴空裏飛動。鄭七點高亮的嗓音，使這院子裏，像只容着他一個人樣。

夜間，隊員們全睡熟的時候，蕭明在院子裏還是一直徘徊到天明——

十一：一條固執的蛇

隊伍走起來，是一條固執的蛇，長長地拖着尾巴，無休止的穿行着森林，田野，山谷：
……
殘落的人家……

太陽照耀在高空，在一個時間裏，沒有一點雲絲；也沒有一點風，高粱葉全停止不動了，豆葉湛黃，路旁邊的草看出漸漸衰老。可以看到在田野裏，開始有收割的人了。按季節來說，這時候收割已經嫌晚了一點。

工作的人，他們停止不動，遙遠的，即是靠近路邊的，似乎也並不驚慌。他們很癡呆地望着，一點也不躲避，似乎熟習這不是官軍，也不是日本兵，相信這許又是什麼大「柳子」，或是？？軍。

田老八，並且更近些看着，他看見了孫氏弟兄向他打招呼……：不停止的過去了。

孩子們無顧忌的叫着，指劃着，婦女們用禿禿的袖子去遮陽光，手掌揚在前額上作遮傘，習慣了一樣，企圖要知道這共有多少人？

『這些，怎麼沒有一個騎馬的哪？』一個小夥子，輕快的試着把自己的鐮刀割下了兩棵高粱說。

『對啦！看吧！有二百多！那個大個子，腰裏插手槍像個「當家的」！樣子很像麼！』
『我看他好像個「炮頭」』（註：胡子隊中的前鋒）要不然就是「秧子房」』（註：看管肉票者）上掌櫃的。』

『得啦！你們看，那才是當家的哪！』

大家夥的眼睛全集中，由那邊高粱地的隊伍，快過盡了，在隊尾巴上，才發現了陳柱和安娜，幾個傳令的隊員。

陳柱走路，他不如別人輕捷，脚常是一拖一拖的。但也並不緩慢，也不休止。眼睛常常像張望一樣探視着隊伍的先頭。除下自己頂的草帽搗着風，頭頂閃光的炙晒着太陽。手鎗

隨了步子的顫動打着自己的胯股，一踉一踉地……

『那才是當家的咧！還帶着一個女當家的哪！女當家的也沒騎馬？也一樣走？——怎麼沒有「票」啊！也沒有「馱子」馱東西！全是用人搯……』

女人們，在這個隊伍裏發見女人，感到一種親切的興味！

隊是很平穩的爬過去了。他們又開始了自己的工作。

『這年頭，你尋思女人就總得守在家裏養孩子呀？男人們能幹啥，女人們就能幹啥！過去那些「柳子」裏……不也常常看到女的嗎？還有「女當家」的！』很年青很粗魯的女人這樣說着，頭髮盤捲在頭頂上，赤着腳，誇張的挺着一雙貪婪而堅實的乳頭，使自己藍色寬大的長衫，盤捲在腰裏，鐮刀開始很敏捷地割倒每棵高粱，毫不落後的和男人們在競爭。

『嗯！女人幹的他媽……更兇咧！』一個男人這樣附議她。

『對啦！』她一用力一刀又多割了一棵高粱。

『那你也就去幹吧！——放下鐮刀。』

『對啦！怕他們不要，要，看那個「養漢精」不去？』

「你去，老八捨得你嗎？」

「放你的屁吧！」

在一排正割着高粱人們中的老八，他不作聲，他啞默地笑……

「老八，你的老婆可非管教管教不成！太撒野了……我要有這樣老婆……哼……一天非揮她八頓不可，至少我得教她怕我像一匹耗子見貓！」老婆，老婆。是張破鑼；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；一天一頓，歡天喜地……非打不可——」

「噫！你熬瞎了眼吧！你想老婆想瘋了吧？你還想打？你等着打自己的大腿吧……」本來女人還想要向下罵這個同他玩笑的傢伙，但是放在地頭的小孩子哭了，小孩子跑來報告她：

「媽——小狗子哭啦……」小孩子遠遠地連噴帶跑的……手還不住提著褲子。

「知道啦！大嚷小叫幹麼？跌倒叫「高粱楂」戳瞎你的眼！」她把鐵刀砍在一條地壟上，接着向男人們說：

「老太太先去乳乳孩子。奶奶你們的小大叔，回來再和你們這些王八比賽——」

「喂！聽見嗎？老八！你老婆罵我們全是王八！連你也在內呢！」

女人不再理他們，她踏動着寬大的腳掌走了。大孩子跑在她的後邊。小辮無條理的甩動……

「老八，真是好運氣，攤這樣一個好老婆，什麼全能幹！一養孩子還是一對……晚上那傢伙一定不老實……」

老八任憑伙伴們打趣他，他祇是一直很得意的笑着。

晚間睡覺的時候，他告訴他的老婆說：白天看見的隊伍，那不是什麼「獅子」，那是專門打日本兵和殺土豪劣紳們的「人民革命軍」。由龍爪崗來的。王三曹操，就是被他們鎗斃了。

「你怎麼知道啊？」女人輕輕拍打着孩子，眼睛醞釀的半閉着。脫得赤光光的身子；老八也是一樣。

「我怎知道？龍爪崗……老孫家哥三個……全幹上啦！他們約會過我，我因為有我和孩子們，我沒答應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女人的眼睛不眨了，她把聲音提高，同時驚醒了孩子：

「O……O……O……」她把驚醒的一個孩子又哄睡了，老八還是靜靜地躺着。

「再是假的，早就走了——」

「那你怎不去了呢？」女人說着輕輕地挨過身子來，接着說：「……你怎不去了呢？」

「不去……不去……就爲了這個……不……去。」

老八兇猛的抓過這個充滿了年青，女人的肉身子。

……

老八心裏就如有不知幾多條生絨毛的虫子，穿着心孔爬。每夜在這時正是睡得和蜜一樣的甜，就是孩子的啼哭和老婆的騷動，全不會擾亂他。他會一直睡到天明，被八嫂叫起來還像條夏天的狗樣慵懶，伸着懶腰才爬向田裏去。今夜呢？他想不出被什麼理由擾亂了，只是左右輾轉也睡不着。眼睛張開是清明的；闔起來的眼球却在眼瞼裹着了油一般的滑動。

孩子們的小鼾聲，老婆的大鼾聲，全很勻整而拖長的酬答着。老婆的被，被拋開，那餽

滿的身子一點也沒有隱藏地擺在炕上。星光映射進屋子裏，那雙堅實高大的乳峯，像兩個不馴順的小山丘，倨傲地聳據在突出的胸膛上。那腿，……什麼全是清楚的啊！

老八爲了避免自己心臟的騷動，轉過眼睛來，他讓臉對着牆壁。窗外面，牆縫際，吟鳴着深秋的蟋蟀！蟋蟀的鳴聲，平生來似乎才被田老八發見，平時他是什麼全忽略的。

鄰近的狗，虛空的打着吠。他聽見隣家爲牲口添草，大概是爲了牲口搶草吃，主人罵着和罵人用的一般句子……

——孫氏哥們，真行的！說幹上就幹上了！這比「掛柱」還容易哪！還還是打日本子，爲國出力，多麼露臉的事啊！將在把日本子全趕跑……哼！……人也不算白活一回……

老八常聽從城裏回來的人說：如今什麼全改變了！作官的作日本官了；老百姓納捐，納稅，全給日本子拿去了！日本子還要到鄉下裏來挑兵，到關裏去打中國人……

——日本子真是太欺負人哪！這簡直是蹲到頭上拉屎來啦！

老八從日本子一開始正式宣佈佔領了滿洲，老八的怒氣，就開始在自己的胸膛裏暗暗地積增。他的胸變成了橡皮球胎，消息却彷彿是由打氣管注進來的空氣。他總是說：

——若不是老婆太年青……孩子們太小……我真走啦！媽的，人橫豎怎的還不是一輩子？男子漢……大丈夫，總得闖闖！儘死一輩子在莊稼地裏……有什麼出息！

就是老婆太年青，太可愛，孩子們還太小，這是多顆多顆大小鉛錘，繫在老八的腳脖子上；繫着他的踝骨；懸掛在他胸膛裏！沉墜着他的心！他常詛咒着這些是累贅了他，要不然他一定是個刮刮叫的「革命隊員」。放槍那是他最愛好的，至於革命以後，打跑了日本兵以後，什麼平分土地……他却沒放在心上。反正他想着，怎樣也得賣苦力氣吃飯！不過他是不甘心教日本子們管教着。他只知道凡是日本子就不是好人：賣「嗎啡」，賣「大烟」，到鄉下來賣「洋藥」……全是日本子們幹的。

老八不識字，但人却是固執得很，他準知道日本子總不存好良心。有時也聽到城裏回來的人說：——日本人怎樣說要和中國人作弟兄啦！他知道這是「黃鼠狼給小鷄賀年禧，決沒安着好心腸」。

老八也有弟兄們，但是全分開家了，弟兄們和陌生的人也一樣，誰也不接連着誰。他想不到把他的老婆孩子們託靠給誰？他想得鼻子的呼氣全發了熱，還是想不出怎樣可以將自己

的老婆和孩子，丟下就走，去抗起槍來和那些人們混一場。眼見孫家弟兄全幹上了，自己缺什麼呢？年紀也正是壯年，力量在同伴裏面也不弱於誰……

——祇是老婆太年青，太可愛，孩子們……噯！太小啦！

老婆老了，孩子們大了，他自己呢……？不是隨着老婆也老了嗎？老八並想不到這一方而去。他瞥了一眼老婆的身子——沒有改變了位置和姿勢，乳頭蠻野地聳立着像兩個小山丘。那腿，……什麼全是很清楚。夜深了，窗紙更顯得通明。

她把日間的影像，重又在腦子裏溫習了一過——一隊一隊的過去了，人跟着人……人跟着人……步槍掛在肩頭上。每面紅旗……每面紅旗……上面全有那樣大的「星」……那樣大的「星」……那樣子英勇得很可愛，高個子的隊長……和那個脚步走路一拖一拖地亮頭頂的人……還有那個女人……那個女人……他知道她是高麗，並且還知道她叫安娜……叫安娜……全不使他憎惡，像憎惡一些官軍那樣。最使他難忍耐的就是孫氏弟兄當真的也幹上了，肩頭上每人全掛了步槍，連禿四那毛孩子也一樣……在隊裏不停留的向他打招呼！這該是多麼值得起火啊？！——簡直是侮辱了他！

老八爬起身子，到外面丟了一泡尿，夜風吹得他減低些了煩擾，有點靜下來，自語的決定着：

——噯！過幾天再說吧！老婆太年青，太可愛！孩子們呢……太小……等日本子殺上頭來的時候……再說吧！

漸漸地，漸漸地……朦朧地抱了他。在朦朧裏，他還是迷戀着那條爬行着的，固執的蛇！

十二：集場子

渲染在碉堡上太陽的斜射，已經由焦灼一般的殷紅，漸漸歸復了淡赭！四郊輕輕浮籠着灰暗的輪暈。祇是天西的雲，被太陽燃燒着了一樣，雲團分佈着，形成一幅地圖——兩處雲團伸長的尖對着，在兩處尖對雲團的環抱裏面，還是海一般的天空，那像渤海灣，從上面探下的，那樣子正像遼東半島；由下面伸向右上上面的，那樣子似山東半島，全沿岸侵透在燃燒裏。

這雲，並不很快，又分結成了別樣的形像。從別樣的形像又分解開……

在碉堡外面的人們，張望着，眼睛向同一的方向展視。裏面有的是：這鎮上商家的代表，農民的代表，學生的代表……什麼的代表……

每個棚樓上懸掛的紅綾；鮮豔而寂寞的飄動着……

爆竹堆在門邊一個三角架上，長長垂搭着「京鞭」，這是用接待官軍或「柳子」的儀式，來接待「人民革命軍」。

孩子們不安定，冷清着臉色，爬上牆，牆上樹端，儘可能的噪叫，跑來跑去……

大人們，爲了這樣儀式每次積漸形成的苦痛，深深埋在每人的胸窩裏。在面上浮現着一種忍受的落寞。刁狡，拱起鼻子的商人們，幻想如果這要是一個肥「柳子」，至少能撈到一筆錢：什麼女人啦！鴉片烟啦……燒酒和鷄雛……全是「柳子」上的人們所需要的。不幸的他們得到的消息却是什麼「××路，革命軍」，革命軍他們是見過的，革命軍是沒有錢可撈的！

黃昏了，還沒有見到本隊的影子，人們開始了沸騰！

「百八十里路，走一天，應該到的啦！」

「路上不許遇到什麼官軍嗎？」

「官軍嗎？哼，他們還避着走呢！」

「年頭亂，真是鷄犬不安！自從日本子佔了「東三省」，到如今，那有一天安定日子！兵來，將去，官的，私的，官不官，私不私，半官，半私的……我們這個鎮，慢慢每家人的骨頭全得被啃光了！噯！反正這是逼人上「梁山」的年月……上「梁山」的年月……」

「徐掌櫃！少說點閒話够多麼好！小心什麼地方全有耳朵，現在不用說大「柳子」，就是小小「柳子」我們也不敢動啊！比方每年吧！小「柳子」我們說不准他進街，他們就不敢怎樣！如今不成了……」

「快啊——點鞭，點鞭啊……」

「爆竹在無節制的鞭聲裏，狂亂的爆碎着，撲擊起地上的浮塵和着燭藥氣味，這會不安定的擾亂了人們的呼吸！」

隊員們忘了疲乏，臉上，眉毛上，掛着一路的浮塵：嘴唇被風吹襲得乾枯，當這時候他們歡喜得要發笑，乾枯的嘴唇會爲這發笑而破裂開，沁流出殷殷的血絲。

陳住，看見碉堡上的紅綢，不被注意迴蕩着晚風，爆竹的騷聲起始使他很驚愕，他要責問送消息的隊員，爲什麼不禁止他們這樣用迎接「胡子」的儀式來迎他們？終於他還是閉緊

了自己的嘴，他知道這是自己的錯，自己不應該忘掉說給來這鎮上送消息的隊員，禁止用這樣的儀式來接待他們。現在商民是這樣的作了，陳柱知道：「已經錯誤了的事情，悔恨是沒有用的。」只是準備着不要再有這同樣的疏忽！

商民們，手裏掉着自己的瓜皮帽頭，眼睛可能的笑着，背腰可能的俯下去……按次向每個走過的隊長行着折身禮。誰知道他們的嘴裏在問候什麼？在鐵鷹隊長是熟習這些儀式，他厭惡商人，他不向他們瞥一眼，他只是眼睛湛湛地，看着那些靠近鎮邊的農民——他們遠遠的站着，赤着脚，上衣多是脫掉扭扣的樣子，散掩着胸懷。

安娜一路隨在陳柱的身邊，距離總是那樣保持着，一路上除開必要說話以外，她一直是沉默到現在。

商民代表們，追隨的陪伴在陳柱的近邊，很巧妙的運用他們的智慧，來和陳柱攀談，陳柱呢？沒有改變，腳還是適度的一拖一拖地……漏頂的草帽拿在手裏：

「這又給你們鎮上添麻煩哪……不過今晚住一夜，明天一早就走的。你們轉告訴鎮上的大家弟兄父老們，不要吃驚，我們決不能有什麼招擾！我們是專和日本兵和日本走狗們的官

軍打仗的——」

『司令何必這樣忙啊！真是的，平常我們盼還盼不到哪！多住些日子又有什麼要緊呢！大家弟兄們也好歇一歇！——你們全是爲國効忠的英雄！我們是應該招待招待：』

陳佳很知道這些油滑的商民們在賣弄着乖巧。他們很有經驗，對於怎樣接待一些官軍，匪軍，革命軍……雖然他們在內心全這樣積藏着一種同一的意識：

——全死滅盡了吧！我們全不要這些！

可是他們的嘴依然是親熱而甜蜜的！他們知道只有這樣才會保護自己，老爺們的手掌才不會貼到他們的臉上；老爺們的刺刀才不肯探入他們的胸膛。陳佳只是微笑着，向隊先頭探視他的眼睛。——隊行在街心，兩傍已是駐滿了人。

『這裏……最近有日本兵來過嗎？警察這裏有嗎？日本走狗們的軍隊到過嗎……？』

『日本兵也來過，官軍也來過——他們走還不到十多天，他們說要到「山裏」去勦匪，不知道爲什麼他們又不去了，開回原駐防的地方去——』

隊伍停止在一片廣場上，行軍值日隊長，驗過了每處宿營房舍，繪了「草圖」，報告了

陳柱，他開始按着人數在「草圖」上作了記號分配。接着簡單的下了一應當每隊分擔勤務的命令，和指定宿營地值日官，一切他還是按着舊日軍隊那樣區分。

「同志們，走了一天的路，全是太累了！這時候我不應該有什麼可說的。我們全是革命軍的隊員……就是時時刻刻不要忘記了「老百姓」就是我們的弟兄……我們不是日本兵……我們更不是官軍和什麼「柳子」……要大家夥努力，使此地父老兄弟們了解我們……我們是一家人……我們是替一家人來抵抗我們敵人的隊伍——你們待他們親切，他們一定待你們更親切！在無論那一塊「舍營區」裏，總不要忘記了，我們是「中華人民革命軍」！——完了——除開有勤務的以外，諸位隊長同志們，到司令部去集合。」

在每次說完話的時候，陳柱總是把手臂一揮動，整個的隊伍，便開始分解開，按照規定的「舍營區」消滅一樣的走去。圍觀的人們也開始無秩序的議論着走開……

陳柱拖着脚步，隊長們跟在他的後面，向司令部進發。

安娜啞默得像在夢幻裏。

十三：招展的紅旗

『明天早晨，還是五點半鐘出發——』陳柱臉上的浮塵，被汗流浸浸地斬斷，快要流到嘴角。他用一隻手輕輕把牠們撥開。在一張地圖上指點着，他們要經過的路，和必要的路程說。

『我們在此地多休息一天吧！』一個隊長說。

『隊員們第一天走路，全累了。應該休息一天哪！』另一個隊長附議着。

『這不能——』陳柱山看地圖的姿勢，沒有改變，也不抬頭看一看這發言的人是誰，祇是解說着地圖：

『看見嗎？由這裏出發，奔東山，我們要走這條有山的小路……這條河，還不知道漲水

沒有？……不漲水的時候，可以走過去……漲水那還要耽誤時間——明天五點半出發。」

隊長們從桌子走開，各人又回復到自己的坐位。陳柱的眼睛像在尋找什麼一樣的說：

「……剛才那位同志提的意見，在這裏多休息一天？」

「我們——」剛才發言的兩個隊長，不甚得體的半欠着身子，他們以為陳柱對於他們的
多言，會有什麼斥駁。臉不期然的發了燒！

「請坐下，高同志和楊同志！我很知道隊員們今天很辛苦！不過，這裏我們是萬不能多停留！日本兵和走狗們的軍隊，很快的就可以來到——你要相信吧！今夜也許就有人送信給我們的敵人。今夜一定要當心點，隊員們不許到街上去喝酒！要緊是有電話的地方，把機械應該給他們損壞了——」

屋子裏，暫時是沉默！陳柱搜索什麼樣，又在凝想了一刻，然後才立起身子來說：

「一切就是這樣，關於鐵隊長同志，我再直接使傳令隊員送命令給他——請回去休息！當心隊員們的勤務！」

陳柱目送了每個隊長走去，他還是沉默的在棹角孤獨的站了一個時間。而後才輕鬆的呼

吸了一次，徐緩地將自己的手槍除下，擱置在椅子上。

這裏是一個「燒鍋」：有年青的店員來侍候他；商家的老板們，來向他道：「辛苦。」在他洗臉的時候，安娜走來了。她的眼睛深陷而遲鈍的望着陳柱。不說什麼，坐在陳柱才坐過的那張椅子上——

『吃過飯嗎？安娜同志——』

『吃的還是很好哪！有酒，還有許多的肉——』

『你喝過酒？——』陳柱開始來注意安娜的臉。起始她的眼睛雖然是遲鈍，現在却有些流動，在燈光的輝照裏，面頰上已經透露着浸浸的紅潮。

『安娜同志——你不應該喝酒，這是今天命令裏所禁止的——知道吧！你是違反了你自己。』陳柱整理自己的鬚鬚，用一隻梳子梳別着那已經沒有許多根的頭髮，那頭髮是更喜歡脫落了！他沒有發怒，也沒有笑的表示。眼淚充在安娜的眼睛圍緣。她不願眼淚流在別人的眼前，很快的揩掉，這是陳柱所忽略的。

『司令同志！我要回上海去——』

陳柱停止了手裏梳子的梳動，他望着安娜，安娜這時已經將臉埋下在兩條臂上。肋骨起着抽動！

「安娜同志！你要逃避革命嗎？這可是你自己的意思？你的父親不是這樣希望着，你不已經是獻身革命了麼？現在什麼意思呢？你是什麼意思呢？你今天這樣說？」

陳柱束好他的細皮帶在腰上，準備着吃飯了——飯的香味和菜的香味，更是酒香，使他有點迷惘。

「安娜同志，我很想知道，你爲什麼要回上海的理由？」他開始吃飯。爲避免酒香的誘惑，把酒壺放置到較遠的地方。商家招待客人的老板笑着眼睛走來了，很周到的說：

「司令到我們這裏……什麼好吃的也沒有！真是屈尊啊！——酒是我們本家出的，司令應該多喝幾盅，反正也是不忙啦！歇幾天再走——」他嘻嘻地笑着，同時他還命令隨在他身邊年青的店員說：

「你們這些無用的，也不摸摸酒壺熱不熱？問司令還喜歡吃什麼？吩咐廚司夫一聲，叫他們趕快作——」

兩個青年的小店員，啞默，同時有點驚悸，來用那枯瘦的小手，企圖給陳柱滿酒，陳柱止住了他們。那個操着直隸縣口音的交際老板，又轉笑了他的眼睛，可能的溫和着說：

『司令，您老這人太好了！真是難得咧！你老要喜歡吃什麼祇管吩咐吧！菜要是作得不合口味，也只管吩咐，這裏沒有別的好吃，祇有肉……』

陳柱很香甜地吃着飯，他沒有工夫來和這個商人糾纏。

『什麼全好，什麼全好！你請去忙吧！我們這裏馬上要開個會議——請你把這些收拾去』

——陳柱推開了桌子；安娜在地上來復的踱着，踱着……她的臉變得更緋紅。

『安娜同志，你需要回上海嗎？』商人們走盡了以後，陳柱問着她。

『是啊！我需要回上海——』

『我沒有得到你父親的通知啊！』

『我父親的通知，和我有什麼關係？』

『我是尊重你父親的意見！』陳柱固執着語氣。安娜正踱着的脚步，突然停止住，她作着一個挺直的立正樣的姿勢，挑戰一般的望着陳柱。陳柱並不抬頭望看她，還是照常的坐在

炕沿上，看着由茶盃裏，漸來漸迂緩升騰起來的蒸氣。

「我是不管你尊重誰的意見，我要回上海！」安娜也充分顯示着固執。

「這是自由行動，『黨』裏不能允許的——」

「爲了我自己——我需要『自由』！」

「安娜！這不是一個革命隊員應該說的話！更是你，你是受過充分訓練的！你是喝過酒的啦！你應該沉靜，去休息一下，等清醒的時候……你再來和我討論這問題——」

「喝酒？喝酒有什麼關係呢？喝酒比革命要充實的多啊！革命是什麼呢？革命是一隻寶貝的罈子嗎？裏面盛的是『苦痛』？還是『不自由』？——沒有端緒的她响着門扇走了。

陳住他了解爲什麼，安娜今夜會這樣完全失掉理性的狂言！他看着這個初次被愛情所咬傷的孩子，自己感到一種輕微的悲傷！他準備着該怎樣使她更切實的接近「鬭爭」。

在第二天出發的時候，安娜還是照常的走在隊尾。在她的身上什麼也沒缺少，背包和手槍啦，還是照樣的掛在肋下。祇是不常見的，在臉際增加一些消瘦和慘白。

陳住拖着脚，頭頂禿露在天空，照常是愉快的，臉微昂着，瞻視正在爬行的隊伍，和那一面面招展的紅旗……。

十四：「同志們安靜點」

消息傳來了，由鄉民之間傳來的。官軍和日本兵已經開始向龍爪崗進發——

蕭明從安娜走後，他整個的心身，投在夢一般的悲哀裏。這消息對於他，似乎不見得重要！小紅臉却常常警告着說：

「……蕭同志！日本兵聽說已經向我們這裏出發了。我們怎樣辦呢？同志們的傷還沒有完全好，我們是守在這裏嗎？還是走呢？走是應該提早走的啦！」

「司令的命令，那是要傷病的同志全好了，才能到東安去集合啊！不是嗎？這是司令的命令！」蕭明在說話裏，潛在的隱匿着一種冷淡和酸楚！同時是超然的笑着。

「蕭同志！爲了大家伙！應該委屈點自己吧！我知道你是不滿意把你留在這裏，他帶了

「安娜走！司令是把這裏的同志們委託給你，你是不能丟開不管的。」

「我是始終不能反叛我們隊伍的，你總會相信的吧？老詞志！我已經宣過誓，要用我的血來洗滌我加於革命的恥辱！無論日本軍，還是他們的走狗，反正來了我們便和他們「拚」！」

「這是不能夠的……蕭同志，你怎能這樣說呢？動不動就是血不血的！要不就是「拚」！把事情就誤了，「血」又有什麼用？「拚」又有什麼用？你總得顧大家伙！顧那些走動不容易的同志們！我們現在是健全的，我們再不管他們，還有誰？日本兵趕到了……還不把他們活開膛嗎？噯！「同志就是親弟兄」，你不是常這樣說麼？」

「是的啊！親弟兄，親弟兄……那我們就一同等在這裏吧！死！死在一起。活！活在一起……」

蕭明是過分的燃燒着感情！小紅臉心裏在想：

——糟糕，這必須去和李三弟，及其餘的十八個人去計議。小紅臉望着蕭明一副顯現着無智的臉，和遲鈍的眼睛，實在是不似他所認識的時候那個爽快的傢伙！也不似他們一同出

軍營裏逃出時那個作領隊的漢子了！他知道在這裏和他糾纏，不會有什麼啓示給他。他變了，他拋下了蕭明，去尋李三弟。

在夜間，他們集會在一間廳堂裏。那就是陳住在這裏，常常召集各隊長會議的地方。病傷者，他們已經能够用自己的脚步移動了去，有的已經試驗着拋開拐杖。要強健起自己來的慾望，充滿着每人整個的心！

空曠的大廳堂，爲了缺乏油燈，便燃起了篝火在地中央。他們圍坐成一個不甚規正的圓圈。麻子臉鄭七點，和幾個愛說笑的隊員們，無思慮的說笑。他們談要到什麼時候革命才可以成功；又談着蕭明和安娜……

秋天的黃昏，在外面不被誰們注意的流走。他們看見蕭明和一條燙傷的狗樣，隱沒在牆根一條板凳上。

『我們的隊長，怎不來參加我們的會議呀！拖來吧！』鄭七點麻子臉，高叫着。別的隊員在附和。

『對的啦！拖他來……這傢伙丟了「魂」！』

『扔他在火堆上，看他知道疼不？我不信什麼叫丟了「魂」！』

『想女人……怎麼也不能比挨火燒還難受？』

隊員們有的向蕭明打招呼，嚷着去拖……但是却沒有人先動手。

在人全齊備的時候，李三弟開始由他的坐位上站起來：

『喂！同志們安靜點！聽我說話！』

大家夥平素是看得起李三弟的英勇和正直，連平常最喜歡破壞秩序的鄭七點，也啞默住；祇是篝火細碎的爆鳴，在輕微的繼續。李三弟多髮的前額，固執而單純的在篝火輝映裏，顯現在人們的眼前。聲音很不熟習還帶點沙啞：

『諸位同志——』這四個字却是很說得熟習。臉色變得近乎發紅，脖子四周的脈管也顯出不自然的充漲！接着說：

『……諸位同志！今天晚上開的這個「會」不爲別的！爲什麼呢……？就這樣說吧！司令留我們在這裏，爲的是等着受傷的同志們傷好了，再到東安去集合。到那裏我們是要被編成正式革命軍的啦！那裏同志還有很多哪！要正式和日本軍和日本的走狗軍隊們開戰的啦！

那裏聽說還有馬隊，有機關鎗……不過……蕭明隊長同志！他現在表示沒有能力來領導我們了……諸位應該對他原諒，他是忠實的！他不過被女人苦着了！這是他們知識份子，很艱難通過的臭泥窪！現在我們要自己來領導我們自己……今天早晨的消息，我們是知道的啦！另一股日本兵和走狗軍隊——大約就是王三曹操他們的家裏人弄的鬼！今天晚間不到，明天一早準到……怎麼辦呢？還是先跑呢？還是留在這裏和他們對抗一陣再走？這要大家夥來拿主意……』

在臨末尾的說話，李三弟並不那樣拘泥了，從容說完他所要說的。

周環的人像一個靜默的鐵環！全不自覺的向蕭明坐着那方面的地方望過去——他依然是沉埋在牆根下，更顯得模糊！

『同志們，現在要我們自己來作主了。蕭明同志他已經聲明，要服從我們的決定——』
『小紅臉窺知人們還是這樣不能自決，而還依存着領袖的傾向；他們還是系念着蕭明來規劃，來負責……』

『他媽的，來了就打打，別看咱們人少，只要把幾個山頭一卡，放幾槍，管保他們非跑』

不可。」

鄭七點閃動他臉上的麻子，用眼睛徵求着誰的同意，一隻腳蹬在椅子上。

「打一打，保管非他媽勝仗不可——他們準不知道我們這裏，僅僅就是缺胳膊，掉大腿的二十幾個人。要知道他們不早就來檢我們的蛋嗎？趁這個時候，我們虎他媽一下……虎好了他們就許給我們扔下點什麼！……反正那些走狗的軍隊，他們也不想真心賣命！日本鬼也是一樣怕死哪！他們比他媽，比什麼全好……不好我們再跑！反正我們人少，路也熟，跑的也快——他們連個屁也檢不着我們的！」

「另一個小身材的隊員，尖着嗓子附議着鄭七點。

「放你的屁！好腿好腳的這樣倒成了，那些槍傷沒好的同志怎麼辦？依我看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——」

「沒有看見敵人的扁毛就跑！明天別叫他媽的「革命軍」啦！叫「狗熊軍」好啦！不成，非打打不成！這有多少天沒開火了，再不開火……子彈全他媽的要生鏽啦！」

「誰愛打誰打，我是不打——」

「誰愛跑誰跑，我是非和他們打打不成——」整個的屋子，甚至連整個的院子全被人聲

騰沸起。爭論的人全離開自己的坐位！誰也忘了在篝火上應該加一塊木材。

傷殘的幾個人，他們遠離着這鬪爭一般的坐着，拐杖倚在自己的懷裏，向李三弟逼面叮嚀着眼睛；他們也彼此的叮嚀着眼睛。臉色浮出不可掩的悽惶！有的竟試驗着站起來丟開拐杖，企圖和好人一般來走幾步。結果是遭了失敗，幾乎跌倒在篝火上面。

『喂！全坐下——同志們，聽我發表點意見……不准亂七八糟的——』

一直等到爭論的人們平靜下去，連小的計較聲音全聽不到，人們感覺全屬於自己的時候，李三弟才開始扯開嗓子說：

『主張「打」的全是那幾位同志？舉起手來！』

第一個舉手的便是鄭七點。他把一隻伸得像箭一般地手臂，幾乎要穿破屋頂，脫離自己的身子，馬上就飛向敵人的隊伍裏去的樣子。接着是兩個，三個……一共是十個人。李三弟按個的記在心裏：

『好的啦！放下手——不願意打的，全是誰？也舉起手來吧！』

一共是五個。李三弟也是照樣的記在心裏。他很快的注視了人們一刻，便開始又說：

「……兩面全不舉手的同志，怎樣呢？隨着那方面？」李三弟向着不曾舉過手的隊員們笑着說。

「我們隨着的啦！李同志你怎樣決定就完了——「打」咱們就「打」；「跑」咱們就「跑」！」不舉手的隊員們他們是溫和的，全是大一些年齡的。

「隨着嗎？怎樣辦呢？我自己打了一個主意——」

李三弟停頓了一下；別的隊員們也停頓了一下。蕭明由那面暗的角落裏，也走向篝火近邊。

「……要打的同志們，就留在這裏一天；要走的同志們應該多辛苦點，你們就同受傷的同志們先走。你們到帽兒山等我們，後天一早晨我們也能趕到那裏——不過在道上你們得多辛苦點……換着班拾他們！」

第一個歡喜的是鄭七點，他無理由的打着自己的大腿喊着：

「對——對——對——還是李老三，這才像個樣兒，將來到東安我非舉你作隊長不可——」同時他是輕蔑的向蕭明投視了一下。蕭明沒有關心這投射，不動的垂着自己的頭在兩腿中

間；身子勾下着。

「蕭同志，你是怎樣？」打「呀？是「跑」呀？還是「想」呀？……」鄭七點抱絞起臂膊，一隻腳蹬在椅子上，刁狡的笑着問着蕭明。蕭明的姿勢沒變動，也沒有聲音。

這屋內的氣流，樣子似乎要漸結，嚴肅得有點可怕！鄭七點臉上的笑，不知是受了誰的指使，也不那樣輕薄了，漸漸變成了悽惶！

「蕭同志，你也應該表示你的意見哪？」

「對哪：或是怎樣，我們全是老同志！誰全能原諒誰的——不要儘聽鄭七點的瞎說八道，還是表示你的意見——」

「表示意見！」

「表示意見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蕭明再不能默着不動，他從凳子上站起來，聲音很低的說：

「我現在是完全服從諸位同志的啦！我已經同李同志們說過了！——鄭同志對於同志的

態度是不應該的！爲什麼要這樣呢？這不是對於同志的態度！我犯了什麼過錯，這是有你們的權力批判，但這是應該捉到司令那裏去！爲什麼呢？你們對於我的本人會這樣？要知道尊重你們的同志，就是尊重你們自己；也就是尊重我們的大家夥，尊重我們的「革命軍」……無論誰犯了過錯，那一定要有嚴肅的裁判，決不准許有什麼輕薄譏笑的成分在裏面——現在我雖是服從李同志和諸位的決定……可是「隊長」的責任，還是在我的身上，我是有權向諸位，更是向鄭同志來忠告的……對於同志譏笑，這是不准許的——」

「這樣吧！蕭同志就同那幾位同志，到帽兒山等我們去吧！」李三弟向着蕭明；同時也是向着大家夥。這樣決定的說了：

「就是這樣，準備明天的吧！——」

一九三四，十，二二。青島。

書後

~~~~~期待着~~~~~

歸來了。

這是我的祖國，我的母親！

在那裏：

有鞭撻，有輻刺，有——

無際垠的屠殺……

這裏也是一樣？

我的祖國，我的母親！

——對於勞苦的兄們？

在那裏：

有罪惡，有不平……

有盈街的乞丐，

有漫天的哭聲……

這裏也是一樣？

我的祖國，我的母親！

這美麗的都市：

有，人作馬；

有，人拖人……

這就是合理的社會嗎？

我的祖國，我的母親！

右面的一首詩，是我初生第一次踏到祖國的海岸，也就是第一次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勢力，表面上脫離以後寫下的。

啊！懷着鳥一般的歡心；火一般的愛！踏上了祖國的海岸；投入了母親的胸懷！可是當我在這可憐的母親的懷裏，生活還不足一個年，我明白了，所感受的原是「到處一樣」？一樣是生活在輾轉和恐怖裏；一樣是血腥，一樣是無恥，一樣是荒淫，凌亂，可惡和貪污……

一樣是滿洲……

可是，在滿洲和日本帝國主義者，一直作血的鬪爭的義軍，他們從同志們的血，敵人的血，以及本身流出的血裏，長成了智慧和聰明，擦製成了血的甲冑和紀律！本身在鞏固，在龐大，在不斷擴掘着鬪爭的路……雖然他們是幾多面受着敵人，敵人的走狗和「奸婦」們的夾攻，陰謀的損害……但，這又成功了什麼呢？最終的勝利，也還是屬於有海一般廣大羣衆擁護的這一面；人民所需要的這一面——在滿洲鬥爭的弟兄們，不正是爲成千成萬不甘心作奴隸的民衆們擁護和熱愛着麼？誰能否認這事實？

我傷心，這部書不會爲那正在鬥爭的弟兄們所讀到。如果，只要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能讀到牠，我便什麼全滿足了！我期待着。

如果可能——就是說，環境不迫害我到連呼吸全不自由的時候——現在正是要「城下盟」的時候，中國政府應該自動消泯百姓反日的思想及其他。「危害民國」的罪名，也許會貫到你的頭上。因爲我這是在反「日」，反「帝」，反對人類的殘害者呢！——一定還要寫，寫，寫……

這書，曾經給魯迅先生讀過了。並且還請他作了一篇序言。魯迅先生是我所信賴和尊敬

的，應該也是進步的讀者們所信賴和尊敬的，所以我要他把這書介紹給讀者。

前面說過：只要這書能够使正在鬥爭着的弟兄們，有一個人能讀到，我便什麼全滿足了！同樣，爲這書盡過力的朋友們——更是明——他們一定也是滿足的。用不到我來誌謝吧？

我期待着……



## 再版感言

蕭軍

除開略改了幾個錯字而外，餘的完全沒有增刪。即使可能，我也不想再有什麼變動，就連此次再版臨前重讀一遍，也還是爲了想忠實於讀者的一點責任感。在我每讀牠一次，相同忍受一次刑罰，原因：是我太熟悉牠了。

或有人說：這不像一顆成熟的果子，如果能修改一下，也許會好些。但，我是任牠這樣了，我個人不喜歡吃過爛的飯和過熟的果子，即使是恰熟也不怎樣喜歡，那不合我的胃口，比較帶些野味和生味的倒好。那麼這部書也祇好算一枚還嫌太愣的青杏。

若按我自己的預期，在一九三五年度內，牠就應該再版的。現在竟移到了一九三六年裏來。我希望牠今年還有再版的機會。

能够再版，這不是書的本身力量，前面說過，這僅僅是一枚青杏，爲了讀者現在過度口渴，所以需要牠。

記得，當這書印出後，一些可憐的小報紙，曾爲作者造了一批很可觀的謠言。有的說作

者是從蘇師歸來，爲「共產黨」的走卒（走卒也許比走狗還高明些，「卒」畢竟還是人）。又說這書是由魯迅先生「斥資印刷」，作者名利雙收。可是接連第二天又說，此書的作者不獨沒能名利雙收，而且連印刷費也還沒能付清。我想，像這樣嗅覺不銳敏也不準確的傢伙們，還是應該送到什麼「警犬學校」，多訓練些時日再出來服務的好。省得儘丟主子的臉！類似這樣造謠的小報，在別的所謂文明國度裏也許是有，恐怕還不如中國來得這樣下劣吧！可是在中國這樣下劣的報紙，幾乎成了主流。借這再版的機會，我要寫點事實在下面：

(一)本書的印刷費，一部是作者從別方面節省下來的一點稿費加入，另一面便靠着賣出後的所得。而這賣出收不到錢的也是普通的事。爲了欠債，在最後印刷局幾至不准拿書了。現在也還是欠着債。

魯迅先生並沒有一文錢在這裏面。因爲他本身既不是資本家，也不是靠着有錢主子生活的幫閒……他不會有這樣多的餘錢來投資。

(二)我沒到過蘇聯，也沒當過任誰的功狗和走卒。

(三)……

不再多說了吧！就結束在這裏。我還是盼望這書有更多口渴的人們需要他，更是正在戰鬥着的……。